

無聲之歌

2008印度朝聖專輯





目次

編輯手札 聽！無聲之歌

005 德里

- 006 一夜特快車 釋見據
018 尋訪人間的佛陀 釋悟因
022 印度是立體的 林玉葉

025 倫毗尼

- 026 永遠仰望的地方 釋見據
034 諸佛皆出人間 釋悟因
037 宗教生命的尋根 釋見瓚

041 拘尸那羅

- 042 生生世世生 釋見據
048 佛陀的聲音 釋悟因
054 佛的最後一堂課 釋自淳

059 毗舍離

- 060 微光中回首 釋見據
068 香光莊嚴 釋悟因
072 遙遠的現在 釋自駒

077 那爛陀/靈鷲山

- 078 寂寞的輝煌 釋見據
086 我願意 釋悟因
090 聖地中佛的加持 釋見翰
093 來去佛國印度 宋櫻花

095 菩提伽耶

- 096 第二件紗麗 釋見據
105 以戒為師 釋悟因
110 拜訪陽光 釋見寂
114 許一個生命的再出發 張杏娟
117 聖城，我來了！ 陳國瑩

119 鹿野苑

- 120 輪轉風發 釋見據
128 法輪初轉 釋悟因
132 為佛心為己心 釋見享

135 瓦拉那西

- 136 靠近神聖 釋見據
144 一把恆河沙 釋悟因
148 戀戀恆河 釋自頌

153 後記

- 154 旅途後的話別 釋見據
158 印度半島佛教主要聖地圖
159 印度簡史年表 編輯組

參考書目

1. 《古印度簡史》，許海山主編，北京市：中國言實出版社，2006。
2. 《印度史》，林承節著，北京市：人民出版社，2004。
3. 《印度文化史》，尚會鵬著，臺北市：亞太圖書，1998。
4. 《印度古代史綱》，林承節著，北京市：光明日報出版社，2000。
5. 《印度佛跡巡禮》，前田行貴著，李鳳媚、吳志揚譯，臺北市：十方禪林文教基金會，2001。
6. 《繽紛印度》，麥慕貞著，臺北市：上旗文化，2004。
7. 《印度聖境旅人書》，陳師蘭、林許文二著，臺北市：柿子文化，2008。
8. 《印度謎城：瓦拉那西》，林許文二、陳師蘭著，臺北市：馬可孛羅文化出版，2001。
9. 《劍橋印度簡史》，芭芭拉·麥卡夫、湯瑪斯·麥卡夫著，陳琦郁譯，新店市：左岸文化，2005。
10. 《千年一嘆》，余秋雨著，臺北市：時報文化，2000。
11. 《新譯大唐西域記》，陳飛、凡評注譯，臺北市：三民書局，1998。
12. 《印度：百萬叛變的今天》，「英」奈保爾著，黃道琳譯，北京市：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3。
13. 《印度：受傷的文明》，V.S.奈波爾著，杜默譯，臺北市：馬可孛羅文化出版，2001。
14. 《印度製造：探索現代印度的文明密碼與智慧》，索爾孟著，吳志中、王思為譯，臺北市：允晨文化，2009。
15. 《告別甘地：現代印度的故事》，伯納·英哈斯利著，臺北市：高寶國際出版，2008。
16. 《究竟之旅：與聖僧玄奘的千年對話》，理察·伯恩斯坦著，陳玲瓏譯，臺北市：馬可孛羅文化，2002。
17. 《書天堂》，鍾芳玲著，臺北市：遠流出版，2004。
18. 《流浪者之歌》，赫曼·赫塞著，胡洲賢譯，臺北市：小知堂，2000。
19. 《泰戈爾詩集》，泰戈爾著，糜文開主譯，臺北市：三民書局，2003。
20. 《深河》遠藤周作著，林水福譯，新店市：立緒文化，1999。
21. 《甘地：神聖的騾子》，Catherine Clement 著，施康強譯，臺北市：時報文化，1995。
22. 《約會》，周夢蝶著，臺北市：九歌出版社，2002。
23. 《周夢蝶·世紀詩選》，周夢蝶著，臺北市：爾雅出版社，2000。
24. 《在印度的微光中：諾貝爾桂冠詩人帕茲的心靈之旅》，歐塔維歐·帕茲著，蔡憫生譯，臺北市：馬可孛羅文化出版，2000。

德里

Dal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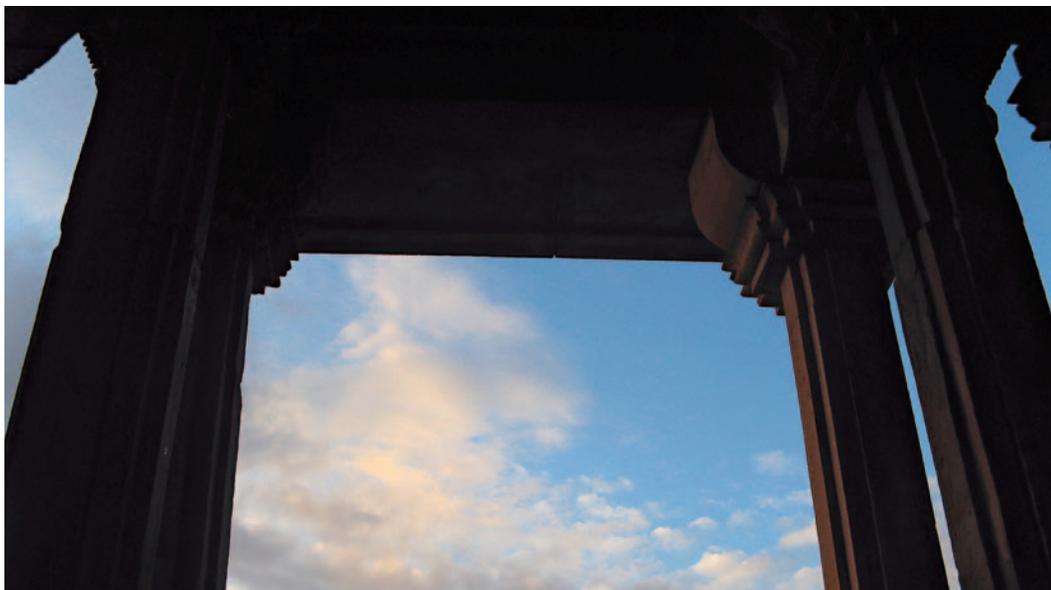
from Luminary Publishing A



一夜特快車

文/釋見錄 照片文字/簡伊伶

在我對你的一次膜拜中，讓我整個的生命，
像一群懷鄉的白鶴，日夜兼程飛向它們的山巢般，
啟程回到它那永久的家園。 泰戈爾



◎仰望印度的天空，在這個眾神聚集的國度裡，民主與種姓制度並存；軟體重鎮與貧民窟相鄰；逆向而來的車正大剌刺鳴著喇叭閃身而過。或許，在這國土面積大於台灣91倍的土地上，大地之母孕育了一切，也包容了一切。

(攝影：陳眉伶)

印度，怎麼介紹這個國家呢？世界最大的民主國家、人口是世界第二、三千年的悠久文明、世界三大宗教之一——佛教——的發源地、金磚四國之一，同時也是電影產量、電影票銷售量最高的國家。

印度的種族、語言、宗教眾多，有「民族博物館」、「宗教博物館」之稱。孕育多名出色的詩人、哲學家，如1913年獲諾貝爾文學獎的泰戈

爾；特殊的傑出政治家，如倡導公民不合作運動的甘地。數理人才世界一流，更是英國具代表性文學獎的常勝軍。令人不解的，十一億的人口，印度在運動場上的表現卻是乏善可陳，還被奧運會評為表現最差的參賽國。

印度，是什麼樣的國家？多元、神秘、矛盾，就靜待踏上印度大地的第一次接觸吧！

德里印象

飛機降落在德里機場，從台灣到印度，六小時，悟師父開示這就是現代神通，難道不是嗎？我們忙著點數行李，花了好些時間，緩慢的作業流程，跟機場裡現代裝潢真不協調。不協調？在接下來的行程中：火車誤點了三小時，在地導遊還慶幸地猛點頭說非常好；下午三點十五分起飛的飛機，已經四點了，人還在通關……，打亂所有設定，在這個將世間視為內心幻化的國家，一切都只是呈顯，也都順理成章，理，自在人心。

◎拉著三輪車的車夫、頭頂著大堆行李的腳夫、開著嘟嘟車的計程車司機、騎著腳踏車送貨的小弟、來來往往的行人，在德里火車站前，看似雜亂，卻自有其秩序地運走著。

(攝影：林侑增)





◎（圖左）戲院外張貼著近期上演的寶萊塢電影，英雄與美人，華麗的歌舞場景，為觀眾帶來生活中另一種夢想與迷醉。

（攝影：陳眉伶）

◎（圖右）印度的物產豐富，所有農產品自給自足，無須仰賴進口。路旁賣著水果的小販，正整齊地堆疊著一批水果，好吸引顧客上門。

（攝影：林士銘）



從機場進新德里城走了一會兒，車子就前進得不那麼順暢，大卡車、計程車、三人載客的嘟嘟車、像葡萄串般掛滿了人的公共汽車、腳踏車、人力三輪車、穿流其中的人、牛、羊、狗，全都擠在「路」上。沒有人車分道，也沒有固定的車流方向，司機得隨時閃躲逆向而來的車子。我們還沒來得及出聲驚叫，巴士的喇叭已「嘟嘟…嘟嘟…」響徹大街小巷，所有的車子後面都噴漆著兩個大字：「HORN PLEASE」，按喇叭是邀請，秩序，就由聲音來引導吧！

印度市街同樣引人注目：時尚現代的寶萊塢電影海報的廣告版在市街中心突立，路旁披著靛藍色紗麗的印度女性正優雅走過小雜貨店，卻一腳踩進店口前的一灘爛泥巴。婦女嘀咕兩句，老闆正和來客喊價，完全沒有注意到那位優雅女性的窘況。一頭脫落半邊毛的白牛，嘴旁還留存著剛在垃圾堆裡覓食沾到的醬汁，緩慢而神聖地經過婦女身旁，尾巴甩甩惱人的蒼蠅，正是一派接受宿命安排的自在。

纏著傳統腰布的老伯，鬆垮的白長衫下細瘦的小腿和那雙沾滿塵土的腳，正一上一下踩著腳

踏車踏板，車後掛著兩個裝滿牛奶的鐵罐，遇到路面窟窿時還灑出了好些，真是可惜。三三兩兩身著深藍背心、潔白長褲、赤腳的學生，手裡抱著書要過街，不過得先繞過半垮牆邊一整排或站或蹲無所事事的男子們。錯雜的擺攤，疊成寶塔高的橘子、蘋果，一串串倒掛的香蕉，正透露著豐收的喜悅。相對水果攤的悠閒，小吃攤的老闆，盤腿坐在桌上，忙碌地炸餅，需要嗎？順手拿起一個銀盤，老闆抓放一塊黃餅，淋上深土色的醬汁，還有一個小碟子裡裝了濃濃的燴菜。烤餅香、水果甜、汽油熏、公廁酸……多樣的氣味、多彩的颜色、煩囂的環境，黃濁的天際和漫天的灰塵。新德里，印度的首都。

一口咬下大漢堡

印度的歷史悠久，大約在公元前2300年，印度已發展出高度的「哈拉帕文明」。不過，大家較熟悉的是約公元前1500年，雅利安人入侵印度河

◎帶著帽的小童看見相機，扭捏地移動著身軀，躲到父親經營的餅攤子後面。父親因著孩子的舉動笑了笑。別怕，和父親一起照張相吧！

(攝影：簡伊伶)



◎即使是現在，在印度使用楊枝做潔牙的工具還是很普遍。導遊正示範著楊枝的用法。

(攝影：簡伊伶)



後創造的「吠陀文明」。吠陀文明所形成並創造的種姓制度與思想，影響至今。縱使歷經三千年，印度曾被許多外族統治過，傳入諸多不同的思想文化，一提起印度，種姓制度下的人權問題、風靡世界的甘地和平主義、嬉皮運動、瑜珈冥想等，仍離不開吠陀文明的籠罩。

真正籠罩印度的，還有不曾過去的過去。佛經裡提到古印度人用楊枝刷牙。這回到印度，常見面無表情的老人，蹲在路旁咬樹枝。什麼咬樹枝？這就是印度人嚼楊枝！就在我嘗試嚼爛楊枝時，耳邊傳來導遊的片言隻語：「要感謝印度人幾千年來的生活都沒變。所以，現在回到印度，還可以見到當時的生活實況。」我對著咬了開叉的楊枝頭髮怔，怎麼竄鼻的是青澀草味，卻有想掉淚的酸苦？

學校是一個地區進步的象徵，是西方歐洲影響力的代表。挺拔的英式制服穿梭人群，你仍會瞥見同樣是學齡的孩子埋在拆解的汽車堆中撿拾



可用的零件。操場、茅屋旁空地，都會見到男孩們打板球，這被英國紳士奉為國球的板球，現今仍是印度最普遍的運動。

在印度，相同相異外地本土現代古早，沒有任何會被取代，而是一層一層表現在此時此刻的生活裡，就像夾了蕃茄片、萵苣、蘋果片、起司……的漢堡包，你得大大口地咬下，鼓起腮幫子咀嚼，雜揉在一起，也許，這才是印度原味吧。

多樣的語言

這塊南亞次大陸，有一百多個民族，沒有佔絕大多數的民族，比中國還複雜。語言也十分多樣，約有179種語言和500多種方言，憲法承認的官方語言就有22種之多，國語是印地語。英語在印度還是很普遍，這是印度能夠榮登金磚四國的最大條件之一。

四方土語英語外來語的交相斑駁，並不難遇

◎一群孩童，正搭著肩牽著手走過。或許曾是英國的殖民地，學生們的制服都有著濃厚的英國學院風格。能上學的孩子，真幸福。

(攝影：陳眉伶)

◎下午三點多，路上開始出現三三兩兩背著書包放學的學生。青年注視著遊覽車上的我們，我們拿著相機拚命按快門，在匆匆錯身的幾秒裡，將微笑留下。

(攝影：簡伊伶)



見。我們從靈鷲山下山時，與一名兜售佛教文物的印度青年聊起。下巴有些鬍鬚的他，從小小孩就在聖地以此謀生，掛在脖子上各種size的菩提子，隨著年紀愈長串數愈多。流利的英語介紹商品，跟同伴嘟囔著印度語開玩笑，對著我們還能唱台灣話的「阿彌陀佛」、「南無本師釋迦牟尼佛」，也表演了他另一項絕活——一眼就能辨別出迎面而來的是哪一國人，緬甸、泰國、日本、韓國、中國或台灣，並以該國的語言打招呼。

青年的佛號唱得真好，只是隨著我們從山頂走到山腳，我們連條念珠都沒買。離去前，他無奈地笑笑，用著破舊的中文說：「沒關係！」很快地，一團日本人擠進搭纜車的小道，青年轉身趕忙前去「喔嗨呦！」如今，青年說的台語想不起了，留在我眼底的，是那下巴鬍鬚所增添的不屬於這年齡的滄桑。

印度與穆斯林

一切宗教都有光，而光總帶有或多或少的陰影。

（阿克巴大帝 / 蒙兀兒帝國）

複雜的種族、複雜的語言，印度還有複雜的宗教，也是眾多宗教的源頭。全印約有80.5%的人信仰印度教，其他主要的宗教還有伊斯蘭教（13.4%）、錫克教（1.9%）、基督教（2.3%）、耆那教等。印度的伊斯蘭教教徒數量近年上升至世界第三，僅次於印尼與巴基斯坦。

伊斯蘭教在印度，可以從11世紀初，來自中亞突厥人穆斯林征服旁遮普說起。經過多次征戰，穆斯林軍隊大約在13世紀初征服了北印度，大批佛教寺院就是在這個時期破壞殆盡。之後，13世紀一直到16世紀三百多年，是德里蘇丹五朝；1526年至十七世紀，歐洲諸國勢力進入印度前，則是蒙兀兒帝國。近六百年的時間，印度皆被穆斯林政權統治。



◎在印度，印度教寺院多不對異教徒開放，只能從門外一窺印度教的神秘世界。

（攝影：陳眉伶）

伊斯蘭教與印度教相當不同：印度教崇拜眾多偶像，伊斯蘭教信奉唯一真主，反對偶像崇拜；印度教徒相信輪迴轉世中，不斷修行以透過與梵我合一達到解脫，伊斯蘭教相信末日審判，拯救來自先知穆罕默德的啟示；印度教徒崇拜母牛，認為母牛是女神和豐產的象徵，伊斯蘭教卻有宰食牛的習慣。伊斯蘭教主張政教合一，積極傳教；而印度教消極柔弱。兩種截然不同的宗教雖常有衝突，歷經幾百年的交流與融匯，也為印度激盪出新文明的光彩。如錫克教就是受伊斯蘭教影響下改革過的印度教派：主張業報輪迴，提倡修行，但強調信仰唯一真神，反對任何形象的偶像崇拜、祭司制度及一切儀式。也反對寡婦殉葬和童婚，主張消除宗教對立。

由於印度神廟禁止低種姓與外族人進入，大批低種姓與賤民階層因此改尋真主的庇佑，加上

◎象王為印度教的護法神。相傳為大自在天的長子，因十分慈悲，凡有人祈求無不滿願。護法大黑天怒其善惡不分胡亂施捨，於是割其首級。象王告解後，大黑天方將象頭置於其頸上，收為眷屬，掌管天庫。崇拜象鼻神可令行者財富豐足，吉祥如意。在西藏的佛教密宗裡，Ganesh 被尊為「象鼻財神」。
(攝影：陳眉伶)



積極傳播的宗教政策，伊斯蘭教終在南亞次大陸落了腳。19世紀，傳入的西方民族主義促發伊斯蘭教徒的覺醒，彼此的衝突日益增加，終於導致1947年，印度與巴基斯坦兩國分治的結果。

這樣的作法並未消滅印度教與穆斯林之間的衝突。最近十年來留下的痕跡，盡是針對穆斯林而來的重大暴力事件。1992年，激進印度教組織的暴民將巴布里清真寺拆毀，引發一場宗教對抗暴動，死亡人數超過三千。2002年，一群印度教徒乘坐的火車遭穆斯林縱火，再次引燃宗教戰爭。還有沒完沒了的喀什米爾問題，已經變成趕不了也逃不掉的內耗。1998年之後，印度與巴基斯坦又分別進行核子測試，武力角逐只是將兩國對峙的緊張關係推到極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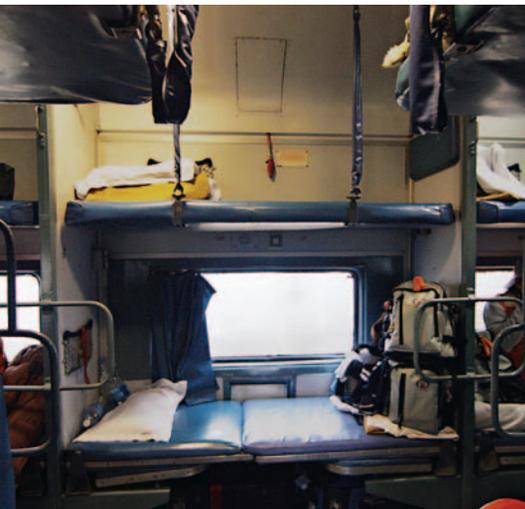
2008年11月26日深夜，印度孟買發生恐怖攻擊事件，造成兩百人喪命，三百餘人受傷，多數為歐美人士。印度指控巴基斯坦情報局涉入此起恐怖攻擊，巴基斯坦矢口否認，兩國緊張情勢急遽升高，甚至巴基斯坦傳出已做好開戰準備。

我們於2008年12月12日出發前往印度，距離孟買恐怖攻擊才剛過一個月，內心忐忑，可想而知。但在印度十日，只有最後兩日才見識到「戒備森森」。最後一晚，我們住宿的飯店是恆河泰姬酒店（Taj Place，是此次孟買恐怖攻擊鎖定的連鎖飯店）。進飯店前，安全人員開行李箱、搜索車底，確定無夾帶危險物品，才讓巴士直抵飯店大門。迎接我們的，不是高大帥氣的服務生，而是跟機場同樣繁複的檢測設備——滾輪轉動的輸送帶、紅外線、X光——漠然地滴滴聲響。

早已安排好的房間，為了避免串連，飯店早就另外安排，這可弄得百餘人無法順利進房休



◎2008年11月26日深夜，孟買發生恐怖攻擊事件。五星級飯店泰姬瑪哈也因恐怖份子佔領而陷入一片火海。



◎搭著臥鋪的特快車，我們將從德里前往聖地轉運站格拉普爾。即使火車上空間狹小（一個單位空間睡8個人），但這可是這數十幾節的車廂中的特別座了。

（攝影：簡伊伶）

息。等待房間重新分配時，閒坐在大廳裡發愣。聽說歐美人士都退房了，偌大豪華的泰姬酒店只有稀疏幾位印度人、華人走動。牽扯著美印、中巴複雜的國際關係，與恐怖反恐、西方文明與伊斯蘭文明惱人情結的相互渦漩，南亞這塊次大陸，政治問題一樣撲朔迷離。

一夜特快車

初來新德里沒有多逗留，我們趕往德里火車站搭車。一班從新德里開往比哈爾省的特快車，將穿越北方邦，前往邊境的格拉普爾城。我們將從此城越境至尼泊爾，前往此次旅程第一站：佛陀誕生地——倫毗尼園。

火車開出時間是17點15分，17點20分了，我們還在月台上奔跑。好長的月台，好長的火車，整列火車還是塞滿了人。當年英殖民政府為了經濟考量，在印度打造了綿密、完整的鐵路網。據聞印度每天有2400萬人要搭火車，班班客滿，尤其是開往比哈爾或由比哈爾開出的班次。因為這些印度窮人全靠家裡男人外出打工維生，「比哈爾幫」也成了到處打零工的代名詞。

我們全部團員先擠上第一、第二節車廂，行李隨後來到，來不及點數，先丟上火車，接著再丟上好幾袋的便當、橘子和香蕉，這是今夜晚餐及隔天的早餐。5點30分，火車開動了，溫馨的印度火車，還願意等人。並非一切已經順當，下一站火車一停，有20來位團員必須趕緊下車，趁著停車空擋，跑往另一節車廂。車停多久？另一節車廂還要跑多遠？外頭的天已經暗了，溫馨的印度火車應該會留意，人是否都上車了吧？

該是休息了。領子拉高些、夾克穿暖些，這



可是十二月的印度。記得，千萬別大力拉開臥鋪上的毛毯，那可會抖出一車廂的灰塵。搖晃的火車，緩緩啟動、停止，一站一站，印度的夜好安靜。

濃霧中，印度的天亮了。朦朧中，蔥綠的樹林裡跑出幾個嘻笑的小孩；頭頂大菜籃的婦女在田埂裡走著；驅趕羊的男孩；蹲地野外如廁的男子。田園景象，真是美好。一夜特快車，劃破印度北方的平原，至今仍難忘懷從車窗往外看到的閒適景象。但事後回想，掩藏其中的貧窮與落後，美好，是帶著無奈的嘲諷吧！

◎（圖左）火車在濃霧中前行，在睡睡醒醒之間，火車停靠了一站又一站。車窗外不斷掠過的景致，使人想起50年代的台灣。站在車門口深呼吸一口氣，在沁涼而夾雜著泥土味的空氣裡，尋找兒時坐平快火車的記憶。

◎（圖右）清晨，我們在火車上一起做早課，祈願這次旅程平安圓滿。

（攝影：簡伊伶）



尋訪人間的佛陀

釋悟因

時間：2008年12月12日

地點：新德里機場

現代神足通

佛陀有位大弟子叫目犍連，是佛陀弟子中神通第一。有一天，他想試探佛陀的聲音能傳到多遠。於是施展了神足通飛行。他飛越很多地方，但是無論他所到的地方有多遠，仍然可以聽到佛陀的聲音。後來實在飛得太累了，找個空曠的地方歇歇腳。剛好聽到有人在旁邊說：「我的鉢沿怎麼有一隻毛毛蟲。是人形，沒有頭髮，還穿著袈裟呢？」結果惹來一群人圍觀。這時一位長者開口說：「你們不要以為他是隻毛毛蟲，他是釋迦牟尼佛座下的大比丘弟子摩訶目犍連尊者，神通第一，你們可不要小看他。」原來目犍連已經運用神足通，從娑婆世界飛到另一個佛國，當地的居民是色身高廣莊嚴。

這是從一個佛國到另一個佛國的故事，兩個佛國相距很遠，用神足通才能到達。各位從台灣到印度新德里，花了十幾個小時，路途很遠，也是飛過來的，不是嗎？展現神足通沒有？我們的神足通，是運用現代科技「飛機」，以及空航員的駕駛飛過來的。

尋訪人間的佛陀

我們下一站要前往尼泊爾境內，佛陀誕生的地方。在佛世時，佛陀的故鄉尼泊爾屬於印度。所以說世事無常變化，國土的劃分不一定

永遠歸屬那一國。佛陀誕生的藍毗尼園(今譯倫毗尼園)，地點就在尼泊爾境內，這是有根有據的。(編註：請參見96期《香光莊嚴》，頁65。)我們就要到佛陀誕生的地方巡禮，去親炙一位偉人的誕生地。在那個地方，由於佛陀的降生、出家、修行、悟道，並對世人傳播他體悟的真理，從此一直影響著中國、台灣、韓國、日本，以及西藏和南傳的佛教國家斯里蘭卡、緬甸、泰國，甚至現代西方世界很多國家、地區。

各位也都知道佛陀遊四城門的故事，這城門是佛陀當太子時迦毗羅衛國的國城；誦經時也會誦到像「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等記載著佛陀說法的地點；佛陀也常常以印度的大河恆河來說譬喻。這些耳熟能詳的佛經故事，現在我們就要親身去驗證，看看舍衛國，看看恆河、恆河的水，摸摸恆河的沙。等你來到這裡親自體驗，經典中這些敘述，在跨越時空、場景，穿插著你、我、當地居民，都變成你自己的，有你的故事在延續著。

佛陀出現在人間，曾經與你我一樣過著平凡的生活。但是佛陀的悟性很特別。在年少時，他看到農夫在田裡耕田，看著耕牛犁田翻出土裡的蚯蚓很快被天上的飛鷹啖食，醒悟這是一個弱肉強食的現實世間；他同時看到印度社會四姓階級的不平等，遊四城門也看到生命存在種種不可逃避的境況。於是他發願尋求解脫之道，出家、修道、證悟、說法。我們是經由他的努力，知道人可以不必要那麼痛苦。生老病死一定是有的，但是，身苦心可以不苦。

佛陀的出生比中國的孔子還要早，也比耶穌基督早。他在二千五百多年前，對人的看法，對人生觀、宇宙觀的奧秘徹底地揭示。我們信仰他解決了我們人生的困惑、鬱悶，佛陀的教導我們信受奉行，也要繼續傳揚下去。所以，我們來這裡，要看看佛陀所處的國家、社會，看看從古至今有什麼不同；我們不僅要拾取恆河沙、碰觸恆河水，還要看看四姓階級的社會。

佛陀告訴我們世間是「緣起」的。緣起的思想很深奧，但並不難理解。扼要來說，「緣起」在說明世間的事物都是彼此相互依存的存在。舉例來說，信仰宗教是一般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可是有宗教信仰的人，包括信仰佛教、一神教，任何人對現在全世界發生的金融風暴能置身於事外嗎？即使是出家人，可不可能置身於金融風暴之外？不可能。佛教的出家人在中國稱為「方外」，意思是出塵、出世的人，個人有個人獨特的不同別業，但是世界的共業相互滾動、撞擊，沒有任何人例外，都會受到影響波及。佛陀體悟世間是緣起的，也體悟從緣起解脫苦迫的方法。因此，我們發願要步佛足跡、隨佛修行。

佛陀，我願意

我擬了一個發願文，請大家與我一起發願：

「親愛的佛陀，我們是一群信仰佛陀、追隨佛陀的弟子，我們今天來到佛陀的原鄉，我們要跟著佛陀的腳步，一步一步向前走。佛陀降生在人間，也因為佛陀的降生、修道、出家、傳法，把佛法傳遍了世界各地。佛陀指引我們『人』的可貴，『人』可以修行，『人』可以成佛。因此，我們要效法您。

我渴望更接近佛陀，渴望確切地掌握佛法的根本精神。所以我這趟來到這裡，我要知道什麼是四姓制度，我要去靈山觸摸那些岩石，那些一草一木。過去的國王、百官，或者是優婆塞、優婆夷，或者比丘、比丘尼，不管是達官貴人或者是販夫走卒、各行各業，他們親近了佛陀，找到生命解脫自在的可能。我也要信仰佛陀的四聖諦、八正道、三法印、六波羅蜜。希望佛陀的慈光加持我，讓我的困惑、鬱悶、煩惱減少，找到生命解脫自在的鑰匙。

佛陀還沒出家前，是人間的菩薩，我們也努力在人間修學，弘揚菩薩道在社會、在每一個角落。儘管距離佛陀二千五百多年的時空，



◎圖片文字：佛說：「我所說法如爪上塵，所未說法如大地土。」(繪圖：林玉葉)

我們從遙遠的台灣來到這裡，我們內心仍然充滿希望，願佛陀的慈光加被，照亮我們每一個人，照亮我的家人、鄰居、同學、同事，以及與我共同努力的每一個人。

佛陀！請您接受我們虔誠的禮拜、讚詠、懺悔、回向，這是我的供養。我要向佛陀說：我願意追隨您，我帶著我的眼、耳、鼻、舌、身、意，來看看佛陀的國度和芸芸眾生。我知道，在這裡會得到很多的啟示，這是我的禪修之地，我也要回報佛陀，讓這些法能夠流傳在世間。」

印度是立體的

林玉葉

我走過頭了嗎？我能回頭嗎？

要是火車開動了，我要先跳上火車再說，擠在印度人當中，他們會不會……
要不然就此流落異鄉？

印度初體驗：驚恐

印度的火車長又長，一列火車掛了各式的車廂（臥鋪、普通坐式、貨車、動物車……）約三十幾至四十節，我們包了兩節半的車廂，兩節掛在列車最後，另半節在前面與印度人共乘。當我們到達時，兩節車廂就脫離列車停留原地。

從新德里下飛機，午餐後，直奔舊德里火車站。火車已在等我們了，從火車頭快走六分鐘，才到我們車廂。因沒有時間等候，一夥人共擠上兩節車廂，經連繫印儀學苑同學們要在可停靠久一點的大站換車廂，幾站過後會有人引導我們換車廂。心想：換車廂沒什麼嘛，不就在隔壁！

下車後往前走，想到同修在後幫忙年長者，我應先把自己安頓妥，沒有等他，就自己先走。但我還是瞻前顧後的，想說做個中間橋樑，腳一直努力地在移動，突然一下子就看不到前面的人影！繼續走著，也不知過了幾個車廂，前後均不見同學身影。此時開始心慌了：「我走過頭了嗎？我能回頭嗎？要是火車開動了，我先跳上火車再說吧，擠在印度人當中，他們會不會……？要不然就此流落異鄉？才第一天耶，看看自己身上未穿制服，是不是菩薩馬上就懲罰我不守規矩？」妄想紛飛恐怖至極。念頭一轉，想到《心經》的

「無有恐怖」，趕緊念「南無觀世音菩薩……」。約過了兩節車廂，終於聽到熟悉的「國語」(印度腔)，有人喊我：「往這邊上車！」火車上有很多印度人，協調就緒後，雖躺下卻無法入眠。半夜裡驚見一彪形大漢，差點坐到我身上，我大喊：「NO！」這才走人。在火車上，共度過18小時才到達格拉普爾(Gorakhpur)。

來印度的第七天那晚，與見瓚法師及麗花學長三人，因未趕上大巴士，三人共乘一輛三輪車，沒想到我還是停留在台北人的思維。三輪車一離開飯店，便進入一個黑暗世界，沒有月光、星星，沒有路燈，沒有人家燈火——一片漆黑，偶有汽車閃著大燈錯身而過，只聽到車夫邁力踩著三輪車的喘息聲。

好久好久，車夫才拿出一盞小小的手電筒，照著前輪地上，左右搖晃，一會就關起來了。這時，突然想到：車夫知道我們要去那裡嗎？白天，短短的路程不見荒涼與黑暗；此時，路好長、天好黑、又好冷，置身那裡都不知道！見瓚法師出聲了：「何種因緣，讓我們三人在此共乘這一輛三輪車？」打破了寂寥緊張的氣氛，三人偶有交談。許久才露出些燈光，終於到了菩提大塔。下車後，麗花學長才說剛剛既緊張又害怕。

這是在印度的第二個驚恐。讓我體驗到——未來——無知的可怕。發現，很多事並不是自己想的就是對的。平常聽聞佛法頭頭是道，「煩惱放下、心不隨境轉。」看似容易，但境界一到，無明生起，心早已被境轉了，當知要努力修學，方能遠離恐怖。

體證無常

我的工作除教學外，常背著相機尋找繪畫靈感與教材，十年來未曾失誤過。第三天在倫比尼的早上，行程才正式開始。我特別裝了一個8G大容量的記憶卡，想好好拍個夠。拍到一百多張時，不知



◎小朋友的親手圖畫，只能留在記憶中，作為此行美好的回憶。

(攝影：林士銘)

怎麼，記憶卡被Format掉了！也許還有救回來的機會，我心想。為了安全起見，便不敢再繼續使用這張記憶卡，也擔心記憶卡容量不夠，不敢隨心所欲地拍。

那天午後，在前往迦毗羅衛城途中，由於路況不佳，車子突然彈跳過猛，我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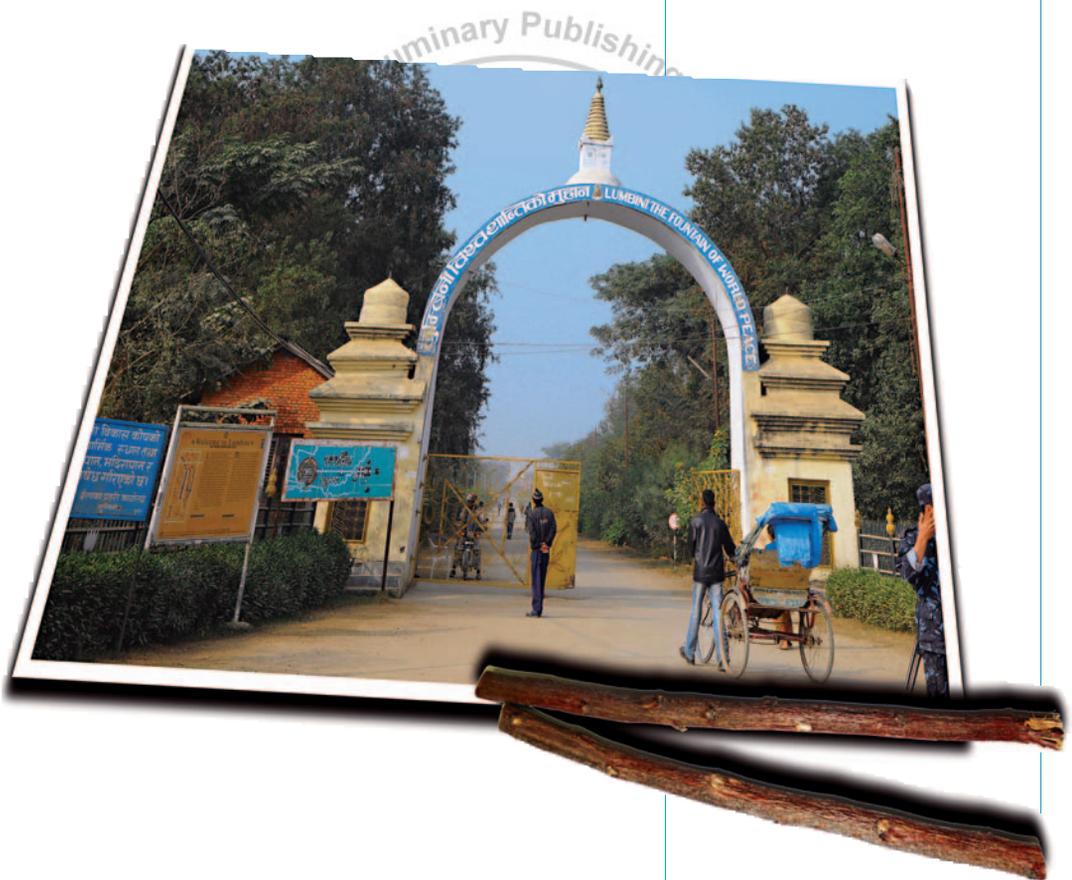
最後一排，頭撞到車頂再落下，頓時一片空白，頭部乍痛，像是當頭棒喝，好像有人告訴我：「明明不再畫畜生道眾生，還在瞄準這些題材！」而我手上的相機當時正對著窗外的景物，隨我上下撞到窗台，也卡住不動——原來鏡頭撞壞了，像戰士上戰場沒有了武器。（相機裡留的最後一張是五頭牛。）沒想到，無常這麼快就體驗到。接下來幾天，因為沒有相機，就用畫筆和畫本，畫下可回憶的剎那。這些最珍貴的記憶，在回到台北的第二天才發現：畫本不見了！

這趟旅程的一切歸零，無有所得。在這些無常當下，心裡卻很平靜地享受著佛法的滋潤——法喜充滿。

還好記憶猶新，趕快參考同修所拍的照片，重新再整理一次，（我所畫過與來不及畫的所有活動與景物。）只差當地小朋友的真跡無法彌補。也因此用「心」重遊了一次印度，沒有時間的緊迫和空間的限制，我踏過的每一寸土地及所有的活動，既清晰又感人。

倫毗尼

lumbini



永遠仰望的地方

文/釋見錄 照片文字/簡伊伶

你已經施給我很多，

我卻要求還要增加！

我來到你處，不僅僅是為了一杯水，而是為了泉源。 泰戈爾

◎在尼泊爾與印度邊境，辦理簽證的工作緩慢地進行著。越過這兒，我們將先告別印度，往佛陀的家鄉前進。

(攝影：簡伊伶)



傳說神話

佛陀從摩耶夫人右脅生下後，就能自己行走，在向東南西北四個方向各走七步之後，便開口言道：「天上天下，唯我獨尊。今茲而往，生分已盡。」腳踏過的地方，都長出大蓮花。此時有兩條龍從空中噴水，一冷一暖，為佛陀洗浴。

另外，也傳聞佛陀出胎時，有釋帝天以妙天衣跪接佛陀。四天王也用金色氈衣捧住佛陀，放在金桌上，並對摩耶夫人讚嘆：「夫人產下這樣一位貴子，連天神都高興得不得了，何況是世人呢？」

這段佛陀出生的傳說，是記載在玄奘《大唐西域記》。就是傳說，也可以修正——那句「天上天下，唯我獨尊。」不是佛陀說的，是天神太高興而說出來的！一下子，傳說成了神話！天神高興得不得了，世人更歡欣，因為佛陀降生為人，揭發了「即人成佛」的真理，鼓舞了，是這些罪深垢重，企盼超脫的五濁世人。

倫毗尼園

一早起身前往佛陀的出生地。進倫毗尼公園前，有段路需要步行，你可以搭坐三輪車，或由唱著「南無本師釋迦牟尼佛」聖號的尼泊爾小孩陪您走完這段石子路。十來歲、六七歲的男孩看起來沒有營養不良，衣服也不太破舊，只是不太乾淨罷了。唱了一路的聖號，他們要一點candy、money打賞，不知對誕生在自己家隔壁的這位聖人，認識多少？

跟著傳說，來到摩耶夫人右脅產下佛陀的地點，經說娑羅樹，現是掛滿五色彩旗的巨大菩提樹。樹前是摩耶夫人產前及佛陀出生後洗浴的聖水池。聖水池有個傳說之外的傳聞：虔敬地往水池看，將會照見自己的前世。趁著眾人不注意，（擔心自己猛往水池看，引來他人「這鍋師父怪怪」的議論。）頭一扭就往水中照，撲朔迷離的前世就要揭曉……（看到什麼？看到什麼？這個……他人的私事，不用這麼好奇吧！）

◎「西瓜甜不甜？」「甜！」這是朝聖之旅第一張大合照。選好場景、站好位置、拉上布條。所有團員在佛陀出生地倫毗尼園留下感動的第一頁。
◎前為聖水池，後為摩耶夫人廟，以及柱頭已毀的阿育王石柱。
（攝影：林士銘）





◎自西元1896年德國考古團隊發現倫毗尼園的遺址後，這片佛陀的出生地再次受到世人的重視。西元前3世紀阿育王所立石柱雖然已損毀，我們仍恭敬地在此圍繞禮拜，感念佛陀的出生為我們生命帶來的改變。

(攝影：林佑增)

我們在阿育王石柱前恭誦《八大人覺經》，倫毗尼裡清新的微風中，我們感受到天人那不得了的高興，心中亦有著難以言說的喜悅。佛陀降生了，成就了「即人成佛」的事實。公元前四世紀的印度整體還處於「神決定」的蒙昧中，但佛教已轉歸「人自身」的理性自覺與承擔，如此耀眼的精神指標燦爛於當時，不僅豎起理性信仰的旗幟，也使得倫毗尼園成了人們永遠仰望的地方。

琉璃王的憤怒

村里的小孩沒有種姓偏見，他們玩在一起。有天，他跟幾個屬於上層種姓的男孩到一個池塘游泳，守衛發現他，向他丟石頭，他污染了池水。他被追趕、丟石頭。他流著血跑回自己的聚居區躲起來。他母親遭到責罵，後來還打了他一頓，怪他污染池水惹出事端。 (奈波爾/百萬叛變的今天)



下午前往迦毗羅衛國故址，佛陀的故國。佛陀遊四城門出家的故事，大家耳熟能詳。所謂的四城門，如今只剩下廢弛的城基，四周籠鬱的樹林，也不禁唏噓地訴說二千五百年來的變化！

關於迦毗羅衛國的滅亡，總要提到僑薩羅國的琉璃王。當年，僑薩羅國王波斯匿王跟釋迦族求親，釋迦族嫌棄對方的種姓，又畏懼強大的鄰國，於是送了一個女奴——末利，謊稱是王女出嫁。美麗而高貴釋迦王女——末利夫人，被波斯匿王立為第一夫人，不久夫人產下一子，就是琉璃太子。

琉璃太子八歲時，回到母親的祖國學射箭。這個奴隸所生的孩子，流著奴隸不潔的血，凡是琉璃太子所到之處，釋迦族都掘地七尺，重換新土，還用牛奶清洗太子一步步穢污的足跡。王子知道自己的身世之後，發了毒誓，在其繼位後，

◎此是迦毗羅衛國西城門的遺址。當年佛陀在四城門，與生老病死的苦迫有了直接的碰撞。由此他決意出家尋法，展開生命自覺的旅程。

(攝影：簡伊伶)

◎即使在佛世時，佛陀也無法阻止迦毗羅衛國亡國的命運。如今幾座傾頹的基座，訴說著曾有的輝煌。千百年來，無常的風總是不停地吹拂著。

(攝影：林士銘)

個人的羞辱與政治上的利益，縱使佛陀親自出面阻止，琉璃王還是滅了迦毗羅衛國。

我在遺址上反覆徘徊，思索著：琉璃王的憤怒是什麼？是釋迦族毫不留情的鄙棄？父親乃至整個僑薩羅國的面子掃地？還是，自己身上流著賤民的血，連接觸也恐懼的卑賤出身，在印度的社會文化裡，應該是個更難接受的事實吧！滅了迦毗羅衛國，也滅了這個難以面對的事實吧！

波斯匿王明明知道彼此階級不同，通婚是不可能，仗著國勢提出要求，這是怎樣的看法？釋迦族在懼怕與驕傲的心情之下所採取的作法，表面看起來，是迦毗羅衛國送女和親，暗地裡卻羞辱了對方——國王娶了一個賤民，還以賤民之子為儲君。最後，卻是賤民之子滅了高貴的刹帝



利。社會習俗文化驅動著人旋轉其中，難以理解的悲劇不斷重複，當人類的行為不以理性為旗幟，它的黯淡便已註定。綠樹遍野的僻靜之中，煙滅，是留下的最後一聲嘆息。

大我凌越了小我：個人在他的種姓裡誕生、生活、死亡。
(歐塔維歐·帕茲 / 在印度的微光中)

種姓制度在印度一直沒有消失過，經歷多少不同種族、文化、宗教的統治，就是20世紀起，世界人權意識抬頭，印度賤民也群起抗爭，種姓制度至今還是在。如何判別對方的種姓？後來才得知——在印度，每個人都會有個姓氏，代表了一個人的血統、祖先、宗族以及社會地位。而，

◎大老遠就看見村里的小朋友，將遺跡當成遊戲場上上下下地跑來跑去，他們知道自己口中唱著的「南無本師釋迦牟尼佛」是誰嗎？這裡曾發生了怎樣的故事呢？真希望童真的笑容就此凝住，能用這樣的笑容來面對未知的成長。

(攝影：林士銘)



◎街上的行人來來往往，從照片中看去都是一個樣。但為什麼在知道彼此的名字後，你就要朝他屈膝，她卻要朝他禮足呢？種姓制度如同影子般，默默地跟隨在每個印度人的身後，無處閃躲。

(攝影：簡伊伶)



人人都可以從姓氏知道你的種姓，只要自我介紹了，這個姓氏已經替你說明了你不想再提的部分。在現代，種姓與教育程度、職業、財富雖不全然對等，但是，種姓造成的差別對待、生活、朋友、職業，仍難打破。每個印度人，永遠都要思索，個人與家族之間，是庇蔭又限制，是源頭卻狹隘的難以拆離的關係，直到此世結束。

「四河入海，無復河名；四姓出家，同稱釋氏。」從東晉道安法師開始，中國僧人便以「釋」為姓，表自源承佛陀，這是選擇來的，姓氏成了一個認同，一個回歸的方向；而不可選擇的姓氏、不可選擇的父母、出身，從接受到走出自己的命運，又該是一堂多麼不容易的功課。

難以理解的無奈

從入城到出城，一路都有小孩跟著乞取。我們低著頭快步走著走著，總擔心抬起頭來欣賞一下風景，這些孩子就會把我們給吃了。一位約莫八歲的小女孩，抱著一個兩歲的小小孩，蓬亂的頭髮紮了個馬尾，身上穿的是一塊剪了個洞套在



身上的布。她一手抱娃娃，一手伸著哼哼叫著，跟在沿途撒施食米的法師旁。法師拿了把米給她，女孩接了過來，愣了一下之後，竟拿起米丟人，一邊丟還一邊吃吃地笑。這是米，她不知道嗎？一把一把留起來，也可以當飯吃啊！她不需要，那麼伸著手，哼哼地叫著，從東門到北門，從八歲到八十歲，這樣的生命，不是苦，而是難以理解的無奈。

我們上了巴士，那群小孩還圍著巴士叫candy、money，那女孩也在其中嚷著。成長於這個環境，她有機會接觸不同的思考與想法嗎？她有其他人生型態的選擇嗎？誰來教育這些小孩呢？沒有人回答我，如同沒有人能說得清什麼是命運，「生命的活動休息在他自己的音樂中」，我閉起眼，讓各自的旅程再繼續往前走吧！

◎小女孩，請別再望著我，妳知道我只能慚愧地對你搖搖手，無法再多給妳些什麼了？

(攝影：林侑增)



諸佛皆出人間

釋悟因

時間：2008年12月14日

地點：倫毗尼園阿育王石柱前

藍毗尼園(今譯倫毗尼園)，我們終於來到佛陀的誕生地。這地方我們期待已久，不僅是這一輩子，是期盼非常非常的久了。請大家做三個深呼吸，這呼吸是非常非常珍貴的。佛陀說：「天上天下，唯我獨尊。」這一口呼吸蘊含著生命的真諦。它的奧祕，佛陀直接將它指出來，整個經典也在告訴我們，這口呼吸不分男女、貧賤、老少，也不分東方人或西洋人，人人都從這裡開始，「人人都是尊貴、平等的」，很多人就在這裡重生了！

人身是修道的根本

佛陀來到人間，與我們一樣經過媽媽的懷胎、生育、扶養，不過他的母親七天後就去世了，由姨母摩訶波闍波提扶養長大。他一直沒有忘記要報恩。我們與佛陀一樣，從母胎出生來到世間，沒有少任何的東西。佛陀看到世間的苦迫，精進用功修行，證悟道果，獲得解脫自在，傳播真理；可是我們卻輪迴流浪了那麼久，如今有善根福報可以學佛，我們要發願追隨佛陀。尋道之旅，就從佛陀的誕生地開始。

看看倫毗尼園這些磚頭，它是物質的。有人說：那些磚頭有什麼好看？是的！那些磚頭是物質的，這就是佛陀出生的世間，與我們的世界沒有兩樣！我們的色身是四大所成，從孩提到長大，每天都是吃

飯拉屎，佛陀的色身也是如此！但是佛陀告訴我們，每個人都可以跟他一樣。這些物質，這些磚頭，這個天空，這微微的風，自古以來就是這樣一直的吹，佛陀沒有保密，沒有任何保留。

今天我們來看佛陀出生的地方，同時也對自己說：從今天開始，我的人生不要活得那麼苦，不論出家、在家，就是認真去體會人生，不再在吃啊、穿啊上面打轉……當然吃飯穿衣是生活的基本，是一定要照顧，只是你要去看透它，去感覺這些微風、晴空、鳥鳴，佛陀可以證悟，我們也可以。佛陀對我們做了很好的楷範——即人身成佛。

或許有人覺得說：佛陀的母親那麼早就去逝，小小年紀成為孤兒，太可憐了！其實這就是世間的實相，世間本來就是悲歡離合、來來去去。任何人的命運都是如此，不要陷在悲傷裡面。應該學著修行。雖然資源有限，生命卻是無限，應發菩提心做些有意義的事。大家可以摸摸這些石頭、這些磚頭，然後回到自己身上，憶念媽媽生我、養育我，儘管從小到大也有很多的委屈，真的要感激。佛法的核心是發菩提心。菩提是梵語，意思是覺悟。覺悟什麼？覺悟你的呼吸，覺悟你的出生、你的存在，覺悟這一口氣是生命的泉源。周圍的境遇可能排山倒海湧向你，你是有能力處理的；即使沒有能力處理，你也可以請求別人幫忙。兩千五百年來，風照樣的吹，古今的天空不會改變很多，透過這些磚頭，這些物質、色法，然後回到你的身心，你體會到佛陀的心，佛陀所說的法，逐漸轉化你的心，你體會到與佛陀一樣的自在。

發菩提心追隨佛陀

《八大人覺經》說：發菩提心的菩薩要廣學多聞。所謂的廣學包括能夠利益眾生。為了利益眾生，你的色身、你的這個身體可以奉獻。想像一下佛陀降生在這裡，有多少的大比丘、大阿羅漢從這裡走過，



◎圖片文字：釋尊成等正覺後回鄉為族人傳法所住行宮（繪圖：林玉葉）

有多少的高僧大德從這裡走過，乃至阿育王也曾經來過這裡。如今，我來到這裡，加入這個先覺覺後覺的行列。我準備怎麼做呢？我的發願，將決定我往後的日子。就從發菩提心這一念開始，讓我們一起發願，發願永遠追隨佛陀。

最後大家要離開以前，記得為你的母親禮佛三拜。為這輩子的母親，以及在輪迴生死中，多生多世的母親，累世累劫的母親。我們受父母的恩澤，才有生命的誕生。佛陀的示現與示範是這樣告訴我們，生命是流動的，而發菩提心是永恆的。



宗教生命的尋根

釋見瓚

尋根，不只尋根佛陀的根，也尋根自己生命的源頭。
從朝聖的第一站開始，就帶著這份說不盡、數不清的感恩，
開始並圓滿佛陀聖地的巡禮。

學佛後，一直有個期盼：身為佛教徒，有生之年一定要去印度一趟，尋訪和朝拜佛陀所行經的聖地。因為那是佛陀的故鄉，是佛教的發源地，我是佛陀的孩子、佛陀的弟子，一定要回到自己與佛陀結緣相應的地方，與自己的佛性見面。所以，始終有個想法：找個合適的時間帶領居士們去印度朝聖。恭逢悟師父七十大壽，台北印儀學苑舉辦印度朝聖追根溯源之旅，藉由恭請悟師父帶著大家回到佛教的發源地，來表達對悟師父的感恩，真是深具意義的活動。也正與我的心情相應，成就了自己多年來宗教生命尋根的心願。

於是，我特別用心跟用力地邀約居士們一起參與這次活動，走一趟跟一般觀光不同——沒有絢爛建築物、沒有優美風景的旅程，而是去尋找屬於自己的本性，屬於自我佛性的那一份光明，發掘自己內生命最核心最原始的善良。在每一個聖地，雙手合十天地之間，只有自己與佛性的相遇，親驗那兩千五百年前，蹲坐佛前聆聽開示的勝景。再次發願——佛陀，我願意，願意生生世世是佛弟子——學習佛法這條路，我永不缺席。

倫毗尼園的感悟

帶著期待、興奮的心情，倫毗尼園是朝聖的第一站，是佛陀降生的地方。摩耶夫人在此處生下佛陀，佛陀也在此處開始了這一期

生命。當雙膝跪下、雙手合十，每個人無不是在內心吶喊著：「佛陀，我回來了！」淚眼相對之時，就是一份心、一份念——佛陀，我願意生生世世是佛弟子。

來到倫毗尼園，我們通常讚頌的是佛陀的功德，焦點都在佛陀的身上。這回讓我非常感動的是，悟師父除了帶我們頂禮佛陀，她更帶著我們看見佛陀的媽媽。在佛陀的降生處，體會摩耶夫人將佛陀帶到這世間，甚至在佛陀出生七天後，摩耶夫人就往生等種種示現的深意。這就是人間，身而為人的我們，一樣是我們的媽媽辛苦地帶我們來到人間，要感念自己的母親。所以，在倫毗尼園禮拜佛陀的同時，也要禮拜感謝自己的母親。而當悟師父帶著大家拿著燭燈，念佛號並繞阿育王石柱時，那燈燈相照的心情，就像媽媽的恩德在我們心裡亮了起來。

那天晚上，我們回到倫毗尼園作晚課。在黑暗裡，靠著手電筒微弱的燈光念誦經文，心特別寧靜。晚課後，我領著居士們一起在倫毗尼園禮佛廿一拜：頂禮佛陀，同時頂禮母親。感謝媽媽辛苦把我們帶來這個世間，更感念媽媽給予我們生命中一切的照顧。說不盡、數不清的感恩，在這頂禮的當下更深深懺悔，祈請媽媽原諒我們曾經對她有意或無意的傷害觸惱，更願將學佛點點滴滴的功德分享回向給我最親愛、最辛苦的媽媽。心中泛起對媽媽種種的懺悔與想念，更有著無盡的感謝與祝福……，感謝媽媽把我帶到這個世間，開啟我學佛的生命。

尋根，不只尋根佛陀的根，也尋根自己生命的源頭。從朝聖的第一站開始，就帶著這份說不盡、數不清的感恩，開始並圓滿佛陀聖地的巡禮。

放下自己的修鍊



◎6車團員與法師們在迦毗羅衛城遺址合影，相互勉勵：此次印度朝聖，是練習放下自己的最好修鍊。（攝影：林侑增）

朝聖，是回歸宗教生命的源頭，是宗教生命的啟發，在此與自己的修學跟宗教生命作情感上的連結與相應。讓自己回溯佛陀二千五百年前宗教弘傳的使命感，期許為自己的宗教生命注入一點力量。只是，沒想到為了印度行，分院行事衝趕，體力略微透支，還是讓自己在印度生病了。整整三天沒吃東西、拉肚子、胃痛、發燒。如此孱弱的身體，到了聖地得帶共修、唱念或朝山時，卻義不容辭地承擔投入。當下明白：當發自內心讚頌時，是沒有自己的，完全不會考慮到身體的不適，也沒有任何猶豫或擔心，是一種自在、一種超越的身心狀態：「我做到了」。

來到每個聖地，都會湧起很深的感恩：天地之間，我是那麼渺

小，卻何德何能、何其有幸可以親近三寶，聽聞佛法；可以踏在二千五百年前佛陀行經的地點，與佛陀相遇，接受佛陀給我的加持，為我的祝福。因此，從每個聖地共修後上車，我們會再複習之前所誦念的經典，無論是《無常經》、《八大人覺經》、《佛垂般涅槃略說教誡經》，再一次誦持體會，法的語言在我們心裡又活了起來，得到更深的啟示跟指導。也更加肯定身為一個佛弟子是世間上最珍貴、最上乘、第一希有之人。

為佛教寫歷史

二千五百年前佛陀所行經的地點，二千五百年後的我們還能走訪、巡禮這些聖地，這是難能可貴的。這些聖蹟多數毀於13至15世紀，直到二百多年前，英國的考古學家才挖掘出來。如何考據勘查這些地點？這要感恩阿育王與玄奘大師兩位為佛教留下這些記憶，留下這些刻痕。阿育王前五世紀在佛教聖地建塔立柱；而玄奘大師西行，詳細紀錄西元七世紀尋訪的情況，讓後代的人能夠依據《大唐西域記》所記載的，挖掘出阿育王的僧院石柱，證明了佛陀是在歷史上真實存在的人物。他們都為自己、為佛教留下生命的歷史，不讓佛教被時間、人事所湮沒，讓後人還能尋得佛教的根。我深深地向他們兩位頂禮，感恩他們對佛教的貢獻。所以，我跟居士們共同發願，回來後要好好地再讀一遍玄奘大師傳、阿育王傳，以及玄奘大師所寫的《大唐西域記》。

前人的啟發，讓我更肯定自己身為僧寶的責任。或許自己無法影響那麼深遠，但願自己日常生活中的每一念每一行，也都是佛教歷史的見證。與居士共事或每一次的相處，我都希望能增長他們對三寶恭敬的信心，得到佛法的光明，在每個盡心用心的當下，就是學佛生命延續的力量，延續了佛陀的法身，也延續了自己的慧命。

拘尸那羅

Kushinagar

om Luminary Publishing Assor



生生世世生生

文/釋見鑄 照片文字/簡伊伶

死亡像出生一樣，都是屬於生命的。

走路須要提起腳來，

但也須要放下腳去。 泰戈爾



◎涅槃寺內，佛陀安祥的臥相平靜地躺臥其中。從任何一個角度觀看，佛陀總是微笑著。在臨別的門口，再次回望您的微笑，淚不知何時已默默滑下了臉龐。

(攝影：林士銘)

拘尸那羅

佛所教化人，所度已周遍，
我行道絕向，惟恨不見佛。

《法苑珠林》

離開倫毗尼園，離開尼泊爾，我們驅車前往位於印度北方邦的拘尸那羅 (kuśinagara) —— 佛陀涅槃



槃處。拘尸那羅國是末羅族 (Malla, 力士) 的住地，因此也稱作「力士生地」。佛陀時代，拘尸那羅國相當繁華，而且是個共和制政權的國家，許多政治議決都是在議會大廳裡討論解決。這個國家勢力強大，篤信佛教，對佛教徒的供養特別豐厚。

西元七世紀，玄奘大師來到拘尸那羅時，只見「城郭頽毀，邑里蕭條。…居人稀曠，閭巷荒蕪。」西元廿一世紀，我們也來到拘尸那羅，卻見「居人殷盛，稼穡滋茂」——熱鬧的佛陀大街，拘尸那羅史蹟區全沿著這條街道。小攤販掛滿各式的紀念品、文物，還有緊跟在觀光客旁兜售的小弟們（幾乎都是男性）。明信片、菩提子念珠、手繪佛像的卡片、小佛牌，還有撿拾來的娑羅樹葉——天啊，這個也要盧比！

最後的教誨

綠草如茵的公園裡，筆直的大道順著階梯，我們登上漆著乳白色、圓筒型的涅槃寺。門不大，只夠兩人並行進入，幽暗的大殿中，是一尊

◎在法師們的帶領下，我們合掌繞著涅槃寺緩緩而行，彷彿那晚星月低垂的夜。佛陀，我們不會忘記您的教誨，當以自為洲，以法為洲，將您的法音不斷、不斷地傳佈。

(攝影左：林士銘)

(攝影右：馬藝真)



◎黃昏時的娑羅雙樹，和著微風輕輕地飄搖著。儘管這已是後人所植栽，但在微風輕吹之際，仍舊傳述著每一段在這娑羅雙樹間所發生的故事。

(攝影：楊麗君)

六尺長安詳的佛陀涅槃像。

躺臥在鮮豔的供花中，蓋著金黃布的佛像，露出貼滿金箔的頭與腳，就像為了晚來的大迦葉，已入棺的佛陀還伸出腳般，這群姍姍來遲遲的弟子跪倒在佛前，佛陀也慈悲地伸出腳來，鼓勵安慰我們：一切都不會太遲，永遠都是開始！

從涅槃寺往前看，會看到兩棵高聳的娑羅樹，這是因應「娑羅雙樹間」重新植種。只是，這兩棵樹相隔好遠，與我的想像——兩棵樹中綁個吊床，佛陀右脅躺臥，十五的月光透過葉的縫隙，撒了佛陀一身。溫柔的月光，祥和的佛陀，在眾人圍繞下，佛陀心願已足地，了無憾恨地，離開了——完全不同。又據《大唐西域記》的描述，佛陀是在娑羅樹林中「四樹特高」之處寂滅。是雙樹還是四樹，現在我所見到的，是高挺的娑羅樹聳立在平整的公園中，孤單了些。



涅槃寺後方是一個覆鐘式佛塔，即是大涅槃塔，標示佛陀入滅的確實地點。我們就在涅槃寺與涅槃塔之間，恭誦《佛垂般涅槃教誡經》——佛陀最後的教示：縱使我的色身不在，弟子們依教奉行，就是如來法身常在不滅。

那天，斜陽照得佛塔金光灼灼，站在佛陀涅槃處前，我恭敬仰望著：最後的教示，讓「法」成了佛陀與我們之間的紐帶，也成了此岸與彼岸的渡橋，浩闊的生命之流因此而不再孤單。

在印度的越南寺

我將死了再死的來認識那生命是無盡的。（泰戈爾）

在拘尸那羅住宿的那晚，來了位客人。這位法師是越南籍。她前來禮請悟師父過去參觀她的

◎「汝等比丘，常當一心，勤求出道。一切世間動不動法，皆是敗壞不安之相。汝等且止，勿得復語。時將欲過，我欲滅度。是我最後之所教誨。」

（《佛垂般涅槃略說教誡經》）

（攝影：簡伊伶）



◎越南籍的智順法師總是一臉笑容，熱情招待遠從台灣來的我們。要在佛教徒極少的印度維持一座北傳寺院，真是大不易。
(圖左起：智順法師、自巽法師、悟因長老尼)
(攝影：簡伊伶)

寺院。一位越南法師：智順法師，在印度拘尸那羅主持一座佛教寺院：雙林寺。典雅而傳統的北傳佛教大殿，鋪著老式的瓷磚，還可以細說從前：佛教在越南受到迫害時，智順法師的師父越過重洋來到佛教故國——印度，並在這裡建了座小寺，念拜著觀世音菩薩。

接棒的智順法師，靠著流利的英文，半年在美國講經籌措建寺基金——在印度，很難招到信徒，更何況這是北傳佛教的形式。半年在印度監工。神奇的是，這位越南法師，將八大聖地、中國四大名山，濃縮建在這座位於印度拘尸那羅的小寺裡，不再舟車勞頓，只消在雙林寺繞一圈，朝聖的願將滿足。

夜已深，霧好濃，智順法師熱情地拉著悟師父的手，一個聖地一個聖地介紹，佛陀出生、成



◎雙林寺的大殿建築，是依循北傳寺院模式而建。除了大殿外，佛教八大聖地的縮小版就分散在寺院各角落，走過寺院一圈，也等於朝禮了八大聖地。
(攝影：陳眉伶)

道、弘化、涅槃……。 「啊！」我卻佇立不前了，如輕紗的白霧，閃映著昏黃的燈，正籠罩著水池中一尊溫婉慈祥的觀世音菩薩。

來到拘尸那羅，恨不見佛的淚跡未乾，煙霧繚繞中，卻遇觀音菩薩的看顧。「曾在娑羅雙樹下哭泣過的一群露珠 / 又閃耀在千草的葉尖上了。」(周夢蝶 / 第九種風)晚風起，彷彿吹得觀音菩薩的衣帶飄飄，靜寂中，原來是佛陀殷殷囑咐的音聲迴旋鳴響。

異地遇到佛教徒，真的很興奮。(印度，是「異地」嗎?)這座越南寺院將在2010年竣工並舉行落成典禮，智順法師邀請大家再回來，我們相互約定，「一定會再見面，在拘尸那羅！」

坐上巴士趕回飯店休息。一晚，那尊白霧中的觀世音菩薩，始終環繞在我心中。



佛陀的跏音

釋悟因

時間：2008年12月15日

地點：拘尸那羅涅槃寺

佛陀最後傳唱

我們來到拘尸那羅(Kushinagar)。拘尸那羅是佛陀入滅的地方。在《佛遺教經》經文的開頭有一句話：佛陀「最後說法，度須跋陀羅，……於娑羅雙樹間，將入涅槃。」娑羅雙樹，是指兩棵娑羅樹。娑羅樹，一般稱為無憂樹。《佛遺教經》全名為《佛垂般涅槃略說教誡經》。「垂」，即將、將要、將臨，般涅槃就是入涅槃。這部經是佛陀將入涅槃時對弟子們的告誡。經文不算長，有2377個字。有一段經文非常的經典，描述將入涅槃的佛陀對弟子的邀請：

「汝等若於苦等四諦有所疑者，可疾問之，毋得懷疑不求決也。」

佛陀證道後說法四十五年，核心教義就是四聖諦，弟子也從四聖諦驗證真理。但是老人家要入滅了，卻邀請弟子再次審查他所說的四聖諦法。佛陀不但求真，更要確認一件事：法的傳承是否確定不被質疑。「爾時世尊如是三唱，人無問者。」當時佛陀問了三次，大眾都默然。佛家的默然就是贊同，表示「確實，就是這樣」的肯定。「所以者何？眾無疑故。」於是「阿耨樓駄觀察眾心而白佛言：世尊！月可令熱，日可令冷，佛說四諦不可令異。佛說苦諦實苦，不可令樂；集真是因，更無異因；苦若滅者，即是因滅，因滅故果滅；滅苦之道，實是真道，更無餘道。世尊！是諸比丘於四諦中，決定無疑。」

這段佛與弟子的唱和，傳唱著四聖諦無可質疑、四聖諦是世間真理的宣告！經文擲地有聲，真摯感人。我希望大家能熟背下來。

接下來再看《遺教經》最後一段：「若我久住，更無所益，應可度者，若天上人間，皆悉已度，其未度者，皆亦已作得度因緣。」我們今天有因緣來到這裡，是佛陀早為我們種下得度的因緣，也才有這樣的善根福報聽得懂佛陀的話。經文接著說：「自今以後，我諸弟子輾轉行之。則是如來法身常在而不滅也。」做為佛陀的弟子，不論出家、在家，我們每一個人行佛陀所行，言佛陀所言，輾轉行之，佛陀的法身便因此常在而不滅。因此大家要發願，把佛陀交給我們的珍貴的法接過來，再傳揚出去。

法與律的結集

佛陀入滅的拘尸那羅，這個地方發生了很多事情。現在我來說一個故事。當時佛陀在毗舍離宣布他三個月後即將入滅，就一路從毗舍離遊行到拘尸那羅。這段路程坐車要坐很久，而佛陀是以走路的方式，那時佛陀已八十高齡，一直拉肚子，卻仍然一邊遊行，一邊隨緣說法度眾，不捨眾生到最後一刻！

佛陀走到拘尸那羅後，跟阿難講：我要入滅了！就請阿難幫他舖床。阿難舖好了床，佛陀右脅臥休息。有弟子聽到佛將入滅的消息趕了來，佛陀說法然後進入禪定，佛陀是從禪定出定才入涅槃。在禪定中入滅，身心才沒有苦受。佛陀進入禪定，歷經初禪、二禪、三禪、四禪……，然後從四禪出定後才離開。之前阿難曾問佛陀：要怎麼處理色身？佛陀回答：以轉輪聖王(即國王)的儀軌來焚化。一些國王、居士聽到佛陀入滅的消息，就供養很多的香油、木材當荼毘(火化)的燃料。當荼毘要點火時，火卻怎麼都燃不起來。原來大迦葉尚未到達。當時佛陀的弟子都在各個地方弘化，大弟子舍利弗、目犍連、羅睺羅早已入



應可度者，若天上人間，皆悉已度。其未度者，皆已作得度因緣。

佛在世時我沈淪，今
懊惱此身多業障，不

◎圖片文字：佛在世時我沈淪，今得人身佛滅度；
懊惱此身多業障，不見如來金色身。（繪圖：林玉葉）



法皆具足當勤精進慎勿放逸

保遺教經

得人身佛滅度
見如來金色身

2008.12.15. 於拘施那羅 Kushinagar 林玉茶

滅，最後一位弟子須跋陀羅也比佛陀早入滅。在佛陀身旁的大弟子沒有幾個。等到大迦葉趕到時已經是第七天了。

當時大迦葉在耆闍崛山(即靈鷲山)，得知消息就帶著一群弟子向拘尸那羅趕去。沿途逢人便問：「聽說佛陀已經入滅了？」那人說：「是呀！你不知道嗎？」另外一位外道說：「我從那裡來，你看我手中這朵曼陀羅花，就是從那邊拿來的。」那人接著說：「釋迦瞿曇生前風風光光，弟子很多，聽法的人也很多。等到他一入滅，像一陣煙一陣灰，風一吹什麼都沒有了。」顯然是樂得看風涼。大迦葉聽了心裡很難過。走了一段路又碰到一位佛弟子跋陀羅比丘。那位比丘問大迦葉：「你從哪裡來？」接著又說：「佛陀入滅了，真好！他生前常常管我們，這個不能做，那個不能做！夠麻煩的啦！他走了，我們終於得到解脫、自在了！」大迦葉聽在耳裡，暗叫不妙：「就是有這等莽撞的弟子！」心想：「佛陀滅去，佛陀的法不能隨著滅去。佛陀所說的法與戒律必須整理、結集！不然像一陣煙，風一來就吹走了。」於是迦葉帶著堅毅的決定趕到拘尸那羅，他要求阿難開棺見佛陀最後一面。阿難回答不可以。就在雙方僵持不下時，佛陀卻把腳伸了出來。大迦葉見了淚流滿面，更加肯定自己身負的重任。這些在律藏都有記載，在《大般涅槃經》或《長阿含經》的〈遊行經〉也有。而這些記載在漢傳的資料最完備。

佛陀色身的荼毘是居士的責任，居士才有錢買柴火。佛陀荼毘後的舍利供養也是國王居士的責任。但是整理經典則是僧伽大眾的事。就在佛陀入滅後的兩安居期，大迦葉召集五百阿羅漢展開「法」與「律」的結集。「法」就是經藏，如我們手上的這部《遺教經》；「律」就是關於出家的戒律、在家的戒律。經典結集需要僧伽，也需要居士護持、供養。那時是用國家的力量，是阿闍世王的護持，地點就在國都王舍城北邊耆闍崛山(靈鷲山)附近。

法身常在

佛教的開始，是從佛陀成道在鹿野苑說法度五比丘開始，佛教的文字整理結集，則是佛陀在拘尸那羅入滅後展開。佛陀荼毘後，色身在世間消失，但是他轉化給我們的是「法身」，也就是佛陀的福德、智慧、悲願。我們反觀自己：有色身，有沒有法身？當我們開始讀這些經典，由信解而行證，轉化為對世間的貢獻，燃燒你的智慧，這就是法身。每一個人都會有法身，不是只有佛陀才有。色身像房子總有一天要壞掉，用兩隻腳走的距離也很有限，但是當你貢獻、放光轉化成法身，行菩薩行，影響力可以超越時空，傳播得更遠。佛陀是這樣的詮釋生命，我們也要學習佛陀，修福修慧、自利利他才能夠超越這個色身。

方才談到的「舍利」，就是荼毘後的骨灰。經典記載說八王分舍利。當時有八個國王非常護持佛教，大家把骨灰分成八份，但是還有一份，我們看到的一份佛陀舍利是在中國，而斯里蘭卡有一顆佛牙。供養禮拜佛陀的舍利讓很多眾生產生信心，這些看來是物質的東西，可以轉化成精神的力量。

佛陀入滅前，阿難曾經問佛：「佛陀入滅後，我們依誰作為老師？」佛陀回答：「以戒為師」。「戒」，sila，依循的軌範。因此「以戒為師」確切地說是以「法」和「律」為師。我們這次來到印度也要舉行授戒，我們要以佛陀的知見——「法」和「律」作為我們的知見，以佛陀的戒律作為我們行事的準則。

佛的最後一堂課

釋自淳

如果到了拘尸那羅，沒機會正視當下，面對死亡，一如佛陀的教誨「諸行無常，是生滅法，生滅滅已，寂滅為樂。」是否考慮再來補課呢？

佛陀一生說法45年，足跡踏遍恆河兩岸。80歲那年，從王舍城外的靈鷲山出發，往故鄉附近的祇園精舍方向作最後的遊行。經那爛陀、華氏城，渡過恆河來到跋耆國的首都吠舍離（毗舍離），在此度過第45個雨安居。沿途，他不放棄任何一個教育機會，對弟子教導七不壞法、四念處及戒、定、慧三學。在安居將近完結時，佛陀預告自己將於三個月內涅槃，然後拖著重病初癒的身體，從吠舍離繼續往西北前行，來到末羅國，接受了鐵匠純陀的供養，導致嚴重下痢。最後，來到拘尸那羅城外的娑羅樹林，已經疲勞至極，不得不躺下來休息。



◎在倫毗尼迎接佛陀誕生的喜悅，哪知隔天就要面對佛陀涅槃的傷悲。
(5車團員在倫毗尼公園旁飯店前合影；照片提供：林士銘)

時間是西元前543年（北傳佛教為西元前486年），五月月圓日（北傳為二月15日），佛陀在拘尸那羅的娑羅樹林間用生命最後的一絲氣力，開導勸慰隨行弟子後，安詳地進入涅槃圓寂！大地震動，娑羅樹葉如雨般地降下。廣懋的恆河平原，從此以後，再也看不到世尊慈藹教化的身影與足跡。

大涅槃寺 (Mahaparinirvana Temple)

下午時分，我們朝聖的隊伍終於來到了拘尸那羅，這佛陀為弟子上最後一堂課的教室。首先，映入眼簾的是一座白色寺院——大涅槃寺。陽光斜斜穿透大涅槃寺前的娑羅雙樹的葉子，這兩棵標示著佛陀最後上課地點的樹，依然迎風搖曳。剎時，時空穿越過2500年，重現了當時教室周遭的氛圍。在同一個空間，2500年前的那一天與2008年的今天交會了，拘尸那羅的晚風，一樣地冷，彷彿還沉沉地敘說著。

佛陀入滅的當天，派阿難進入拘尸那城，告訴末羅族人，世尊即將示寂。消息一傳開，所有的末羅族人扶老攜幼，趕到娑羅林中，向佛陀頂禮。當時城內，有位年高120歲的梵志須跋陀羅，聽聞佛將滅度，也前來求見聞法。佛親自允許度他，於當夜受了具足戒，證阿羅漢果，成為佛住世的最後一位弟子。

步入大殿，一尊六尺長，以黑岩雕刻而成的臥佛，神情寧靜平和，全身被來自各國的朝聖信眾們貼滿了金箔，也披上金黃色的綢布袈裟，只露出慈藹的面容與尊貴的雙腳。這尊佛涅槃像，呈北枕西向的姿態，是五世紀笈多王朝時期的作品。據說，12世紀時，為了避免回教徒的破壞，被藏埋入地下。直到1876年，由考古學家亞歷山大·孔寧漢，從希拉尼亞瓦提河的河床挖掘出來。基座中央須跋陀羅 (Subhaddara) 的背影，靠腳部分的浮雕是阿難 (Ananda)，枕頭下方



◎從後方靜看，在夕陽的餘暉中涅槃寺映照著溫柔的光影。（攝影：林增增）

是純陀以及另外五位不知名的信眾，人人雙掌合十，神情哀痛。

印度導遊提醒可從不同角度瞻仰佛像的神情變化，「從頭頂往腳方向看，佛陀面帶微笑；如果站在中間看呢，會發現佛陀表情安詳沉思如入禪定……；而由腳往頭這邊看，則佛的面容又變得極為莊嚴肅穆。」而最感人之處在於佛陀合併的雙腳，腳底中心有個千幅輪相，象徵佛陀一生僕僕風塵用雙腳走遍北印度各地傳法。於

是，大家都排隊等著頂禮佛足，感恩佛陀不畏辛苦弘法利生，也發願步佛足跡。

大殿內光線很暗，唯一明亮的是團員們點燃供養在佛前的燭光，淚在眼眶打轉，嘆：「佛在世時我沈淪，佛滅度後我出生；懺悔此身多業障，不見如來金色身。」爾今爾後謹記此時此地與佛相遇，不相違遠，永不退轉。

茶毗場

進入了聖地，印度的時間忽然變快了。當大家還沈浸在一片緬懷佛陀的肅穆寧靜中，太陽竟悄然下山了，天色迅速轉暗！雖然一路加緊催趕腳步，卻還是來不及把一百多人齊集到場。當我們來到了佛陀遺體的茶毗場，守門的工作人員早已關門離開了。既然無緣入內朝禮，只能失望地在門口三問訊，表達我們的追思，朝聖之路沒有圓滿，相約下次再回來吧。

「茶毗場」，也稱為「安迦羅塔」(Angara Chaitya)，是大迦葉尊者引燃木柴堆、火化佛陀遺體的聖地。目前的遺跡是一座高約 10 公尺、直徑 40 公尺的紅磚山丘。此塔是建在孔雀王朝阿育王時期所建的僧院與祠堂的殘跡上，重建的年代推斷不會早於西元三世紀。

回想 2006 年，與印儀學苑的同學二度朝聖時，全體團員在此修供養後，隨即在塔邊的草地上，一起禮佛 108 拜。當天雖日正當中，眾人不畏烈日，隨著磬聲一拜又一拜在佛前至誠懺悔發願，不覺全身流汗，卻覺通體清涼，法喜充滿。每個人在心裡仰白佛陀，弟子們會再回來，果然，因緣成熟，今年圓滿三次朝聖的功課。

回眸佛陀茶毗場，發現每次朝聖的因緣不同，行程也有變動、成員差異，任務也不同，共修的場地更不相同，感受更是迥異。一次又一次，不能夠預期，在佛陀的故鄉——印度，變化隨時隨地在



◎待我們來到時，茶毗場已經關門，只能在門外合十瞻仰。（攝影：簡伊伶）

等著。這不就是在告訴我：無常來了，接受當下，才能讓自己安心嗎？在這裡佛陀再三詢問弟子，對修行解脫道「還有疑惑嗎」？最後叮嚀開示：「世皆無常，會必有離，勿懷憂惱，世相如是，當勤精進，早求解脫。以智慧明，滅諸癡暗。世實危脆，無堅牢者，我今得滅，如除惡病，此是應捨之身，罪惡之物，假名為身，沒在老病生死大海，何有智者得除滅之，如殺怨賊而不歡喜。」

來到拘尸那羅，佛陀的最後一堂課要傳授的是老實修行的工夫及解脫的法門——善觀無常。如果到了拘尸那羅，沒機會正視當下，面對死亡，一如佛陀的教誨「諸行無常，是生滅法，生滅滅已，寂滅為樂。」是否考慮再來補課呢？

毗舍離

Vaishali

ish from Luminary Publishing Ass



微光中回首

文/釋見鑄 照片文字/簡伊伶

對於你，沒有希望，沒有恐懼。

沒有言辭，沒有低訴，沒有呼喚，沒有家，沒有歇息的床鋪。

只有你自己的雙翼和無路的空隙。

鳥兒，啊，我的鳥兒啊，聽我說，請不要收斂起你的雙翼。 泰戈爾



◎毗舍離最顯著的，就是這雄偉的阿育王石柱。在印度，許多阿育王石柱多已破壞殆盡。但阿育王為標記佛陀最後一次正式說法之地而立的石柱，卻在此屹立了二千多年，為佛法的傳演做獅子吼。

(攝影：林士銘)

諸栗咕婆子聞佛將入寂滅，相從號送。世尊既見哀慕，非言可諭，即以神力化作大河，崖岸深絕，波流迅急。諸栗咕婆子悲痛以止。

《大唐西域記·吠舍釐國》

佛陀顯了神通，攔阻不捨；回首凝視，毗舍離，在河的另一岸。

毗舍離

從拘尸那羅前往毗舍離，可是從印度北方邦跨過邦界來到比哈爾省、近六小時的車程。六小時，有車子坐，不敢喊辛苦——佛陀在毗舍離宣布即將涅槃的訊息後，徒步走至拘尸那羅涅槃。這趟路，走了三個月。

沿途都是一大片一大片的田地，不見種植的穀物，大概正休耕吧！不過，卻可以明瞭這塊平原的富饒。西元前六世紀，毗舍離（Vishala，廣大）可是北印的一大強國，為離車族（Licchavi）所建。毗舍離氣候和暢，土地肥沃，百姓風俗質樸，好修福德，是當時並立的十六列國之一。

很多佛教事件發生的地點，就在毗舍離；很多部佛教經典講說地點，就在毗舍離；很多佛教



經典裡的名人，是毗舍離人；佛教好些與女性有關的事件，也發生在毗舍離。當年，佛陀的姨母大愛道想出家修行，佛陀屢次拒絕。大愛道和五百女子只好先行剃髮，穿上佛制的袈裟，來到毗舍離這裡請求佛陀答應。經阿難的懇說，百般考量後，佛陀終於同意。於是，佛教比丘尼僧團，就在毗舍離誕生。還有，《楞嚴經》中美麗的摩伽登女與阿難，淫女菴摩羅女供養佛陀等事件，都是發生在此地。

與毗舍離有關的事蹟還很多。但我要在此打住，更想先去思索女子在印度的境況。

◎就在此地，佛陀認許了女眾出家，比丘尼誕生了。「佛陀，感恩您讓女眾出家。而我們要向您報告：比丘尼也共同負起了修學佛法、弘傳佛法的責任。我們一直在做，也做到了。」

(攝影：簡伊伶)

難以負擔的嫁妝

印度男女之間的婚姻，多是父母之命，而決定常在一次相親。在相親的場合，女方和她的家人，是有所求的一方，必須卑躬屈膝或曲意討好，甚至借家具來充場面，而女子像是待價而沽的物品般展示自己，在現場根本沒有置喙的餘地。也必須忍受男方家人裝腔作勢、舉止高傲，有些家庭甚至堅持女孩跪地碰觸來看她的每一個男孩及其父母的腳。

印度姑娘出嫁時，必須陪送豐厚的嫁妝。在現代，一個新娘的嫁妝至少要15萬盧比，是一個普通家庭年收入的4倍。如果有好幾個女兒，真會弄得傾家蕩產。

嫁妝的豐厚與否，決定了新娘往後在夫家的命運。1980年代，印度發生了一連串新婚婦女，神秘地在廚房爆炸中喪生的事件，多數是由於夫家不滿意新婦帶來的嫁妝而蓄意謀殺。焚燒事件

◎坐在車裡的新娘，靦腆地笑著。今天，是我出嫁的日子，請別問我明天。明天的事，交給上天來安排吧！

(攝影：林士銘)





中，也有部分是家庭窮困的女性，因為嫁妝太少，不堪夫家的凌辱而引火自焚。

嫁妝糾紛引發嚴重的社會問題，印度政府在1961年制定了《反嫁妝法》。根據《反嫁妝法》，給予和收受嫁妝均是違法行為。然而，隨著社會的發展和生活水準的提高，印度的嫁妝制度不但沒有廢除，反而要價愈來愈高。有些中上階層家庭的嫁妝還包括3C家電用品、旅遊支出等。根據印度官方公布的統計數字，近十年來因嫁妝問題遭致虐待致死的婦女，由每年2000人上升到7000人，其中包括受過高等教育的婦女。

殉葬

殉葬(Sati)是印度的傳統風俗：婦女在丈夫火葬時，坐在火葬堆裡一起焚燒至死。這是出自吠陀時期印度教的經典和神話，之後逐漸在民間流行。印度人相信殉葬的婦女可以升天，並為地獄中的祖先們贖罪，因此，殉葬被看作是婦德中極

◎「那嫁妝怎麼辦？」

「他們要一輛巴傑牌摩托車、一個攪拌器、五件高級雷蒙西服和一些金飾。

……」

「……這可要花妳一大筆錢吶！——至少要十萬盧比。妳哪來這麼多錢？」

(維卡斯·史瓦盧普 / Q&A)

(攝影：陳眉伶)

◎車行印度街頭，看見的幾乎清一色都是男性。只在某些村落，婦人蹲坐在門前燒菜，或三三兩兩抱著小孩圍坐著。據說，女性是不被允許上街的，連買菜這種家事，都由男性負責。

(攝影：簡伊伶)



高尚的行為，人們會建寺廟，奉殉葬的婦女為女神。1829年，英殖民政府開始禁止殉葬的習俗，但在偏遠的鄉村偶爾還會出現一、兩例。儘管殉葬已經被現今的法律明文禁止，在偏僻的鄉村還存在著古老的迷信。

現代的殉葬，還有其他的原因。印度寡婦被認為是不吉祥的人，失去丈夫是一種羞辱，她們的地位非常低下。有些地方會叫寡婦剃髮、只穿素色衣服，禁止配戴首飾和頭花。諸多限制使得她們極少再婚，也正因為丈夫死後，必須面對社會異樣眼光。因此，寧可選擇死亡也不願意活下來，在這種情況下的殉葬是自願的。

印度某些地區的女性可以與夫家的男性親屬共同繼承丈夫的財產，但這看似對女性有利的習俗，反將女性逼上絕路。常常是利慾薰心的人以傳統美德的名義逼著寡婦殉葬，以便能佔有更多的財產。





童婚

印度教經典主張女孩在八到十二歲之間結婚。因此，印度女孩一般都很早結婚，父母也願意盡早讓女兒嫁出去，因為年齡愈大，嫁妝愈多。甘地在印度各邦考察時，發現13歲以上的女孩都是已婚，童婚的情況，讓他震驚不已。童婚制度也連帶造成許多年輕的寡婦，她們被輕視、孤立，從此沒有再婚。

因此，印度許多家庭，生了女孩就愁眉苦臉，生了男孩則歡喜雀躍。家裡有好吃的，先讓男孩吃個夠，女孩只能是剩多少吃多少。在旁遮普省，窮人家男孩的營養狀況還比富人家的女孩好。一位加爾各答的商人曾因為妻子一連生了五個女孩，一氣之下，將妻子和五個女兒全部勒死。原因就在：將來難以負擔的嫁妝。印度人工

◎在通往一處遺跡公園的路口，兩排行乞的人整齊坐在路旁。有男、有女；有老、有少。不滿一歲的小女孩坐在母親身旁，滿是泥土的手抓著一塊餅乾，身前一個空空的鐵盆，安靜地擺放著。如同這小女孩，也被安靜地擺放在這兒。我久久不忍正視這小女孩的臉。

(攝影：簡伊伶)



◎偶爾從車窗外望見騎著車穿著制服的少女，總是特別感到高興。她們有了受教育的機會，不再流連於危險的街頭，生命終會有所不同。

(攝影：簡伊伶)

流產、殺死女嬰比比皆是，造成現在男女人數比例懸殊，甚至整個村莊200個年輕男孩娶不到一個太太。為此，拐騙、綁架女性的犯罪情況也升高，又形成印度社會的治安問題。

雖然現代印度女性是比較幸運的，在全球化的經濟浪潮中，印度逐漸打破了對女性的各種枷鎖。她們可以獲得更好的教育、更多的工作和更大的晉升機會。在農村，男女受教育人數的差距也逐漸縮小，很多女孩已經意識到知識的重要性。1993年，印度頒布法律，為女性候選人在地區國民議會中保留了三分之一的席位。政治地位肯定「男女平等」，可說是印度政府在「女性平等問題」上的一次明確表態。但性別歧視問題依然根深柢固，並非短期之內能全面改變。

對照印度女性的現況，我們可以想見，當年大愛道與五百比丘尼，得爭破多少藩籬，尋求女性出家的機會；而佛陀的同意，又是承擔起多大的社會眼光與壓力。菴摩羅女無畏地拒絕離車貴族的要求，在賤民→貴族、女子→男子、單→眾的強烈張力下，一位弱女子的卓然挺拔，叫人不禁要為她喝采；而佛陀接受菴摩羅女的供養，是表達了自己，表達了佛教的立場——全然超越世間設定，直達個人內在無上的價值。

立在毗舍離，廣大的平原，順著昂然雲天的阿育王石柱，我們也見到了：無須攀比他人的自重與自由，永遠是人們注目嚮往的生命風姿。

阿難舍利塔

阿難在佛陀涅槃後，與大迦葉合作結集經典；並在大迦葉涅槃後持續弘法，導誘後學。晚年在摩揭陀國遇見一位沙彌，沙彌所念誦的章句



皆已錯謬，阿難好意指導，卻遭到沙彌輕視：「老和尚你說錯了，我的老師學問又好又年輕，我跟著他學，哪裡會錯！」這事件給阿難的打擊可能不小，好個性的阿難決定涅槃。

此時，摩揭陀國與毗舍離兩國情勢緊張，大軍在恆河兩岸對峙，戰事一觸即發。阿難便行船至河中央，在兩軍及國王面前，舉身升空，自燃火化入滅。眾人也許屏息，也許輕發一聲「啊！」一位佛教大德，生死如此自在，勸諭如此寬厚。當耀眼火光照亮恆河，轉眼間只有舍利如淡淡的幾個亮點，冉冉落在兩岸，此刻，連恆河的水流都安靜下來，哪裡還輪得到猙獰的兵刃囂鬧？

我們在阿難舍利塔前誦經，並繞塔三匝。紅磚砌成的阿難舍利塔，已被漫天夕陽溶化。從一片寧謐的金黃中影影綽綽走出來的，是我們回首仰望前人的身影。

◎巍峨的阿育王石柱旁，是覆鉢式的阿難舍利塔，據考證這也是阿育王所建造。在漫天夕照裡旋繞其中，彷彿沉浸在阿難尊者溫暖的慈心中。

(攝影：林侑增)



香光莊嚴

釋悟因

時間：2008年12月16日

地點：毗舍離阿育王石柱前

阿育王與佛教

我們現在正站在毗舍離(即吠舍釐)，阿育王的石柱前。阿育王石柱是佛教文化的象徵，也是歷史考據的重要資料。阿育王是印度孔雀王朝的重要國王，在他手上文治武功之盛，使得印度進入史上最輝煌的時期。他曾發動戰爭，統一印度，但「一將功成萬骨枯」，戰爭勝利的背後，卻是殺戮戰場，造成無數的傷亡與災難。阿育王深深地懺悔，並且歸依佛教，以「正法」治理國家。阿育王曾巡禮佛陀走過的足跡，從佛陀的誕生、成道、初轉法輪、涅槃，乃至王舍城的竹林精舍，舍衛國的祇園精舍，他都去巡禮，同時豎立著刻有「法敕」的石柱，教化全國人民。阿育王石柱成了佛教歷史最真實的見證，而以眼前毗舍離現存的石柱最完整。石柱記載的年代與記事，提供學者推算佛陀的紀元。現在台灣華梵大學的校徽就是這石柱的標誌。

大家都聽過〈大勢至菩薩念佛圓通章〉，這一章從《大佛頂首楞嚴經》中節錄出來。《大佛頂首楞嚴經》是佛陀在室羅筏城祇園精舍講的。祇園精舍又名黃金精舍，很有名；而佛世另一有名的是竹林精舍。兩精舍分別是當時兩大強國，憍薩羅國和摩揭陀國，傾國力供養的僧伽藍。而毗舍離國位於這兩處精舍的中途，更像是一個

淳樸的國家。佛陀經常到此遊行說法，信樂佛法的人非常地多，《維摩詰經》就是在這裡說的。佛陀也是在毗舍離宣布他即將入涅槃的消息。

佛陀化解越祇國危機

在佛陀前往毗舍離的路上，有一段很好聽的故事。原來佛陀一路向北要到毗舍離，卻在途中繞道西行到巴連弗城(即波吒釐)，摩揭陀國的大城。這時摩揭陀國的阿闍世王，想發動戰爭攻打越祇國，於是派雨舍大臣來問佛。意思是要攻打鄰國，打個招呼。佛陀常常在越祇說法，很巧的是佛陀到巴連弗城之前，還去過一次越祇，非常了解當地風土民情。於是回應雨舍大臣說：「越祇人上下團結一心，全民以開會建立共識。」這是佛陀所看到的景況，卻巧妙地化解了一場戰爭。

回首凝望

佛陀繼續向毗舍離起程。由於巴連弗城在恆河中游，毗舍離在恆河北岸，要渡河才行，佛陀就走向渡口。大城附近的居民看到佛陀已經八十歲，想到可能再也見不到佛陀，非常不捨，就一路跟隨佛陀，大大小小，一群人一直送到渡口。佛陀勸他們：「你們快些回去，好好照顧家人，在自己的崗位上認真地工作，好好的修學佛法，這樣正法就能久住世間。」佛陀說完輕輕轉身，顯了神通與僧眾一起度了恆河，繼續向毗舍離前行。

毗舍離是佛教歷史上很重要的一個地方，不但佛陀經常在此說法，佛陀開始制定波羅提木叉戒，也就是比丘第一條不淫重戒，制戒的地點，就在毗舍離。乃至比丘第三、四條重戒，殺戒、妄語戒的制戒地點，都是在毗舍離。法與律雙軌的薰習，毗舍離人民耳濡

目染，不啻是法化之鄉。八十歲的佛陀與比丘僧離開毗舍離前，還受到年輕貌美的菴摩羅女的供養。接著佛陀就動身要前往拘尸那羅。出了毗舍離的城門，臨行前，佛陀迴身看了一眼毗舍離城，他知道：他再也不會回到這個熟悉的地方。

對我來說，佛陀宣布比丘尼可以出家、可以修道、可以參預僧倫，於是我就出家了，也擔任了一些僧團職務。我從經典看到佛陀轉身回眸凝望，深有所感。佛陀不經意流露的情感，看在阿難眼裡一定是記憶深刻，於是在經典結集時，也不忘詳細記載佛陀這轉身回眸的身影。佛陀迴視毗舍離的身影，讓人們永遠懷念。那種感動就如〈大勢至菩薩念佛圓通章〉中所提到的：「如母憶子，如子憶母。」是母子的相應！

我們追隨佛陀，取法佛陀的精神，即使只是迴望我們曾經認真投入的人事物，也都是當下覺知、安住、自在。讓我們在每個人的工作崗位，就這樣開始修學。



(繪圖：林玉葉)

遙遠的現在

釋自駒

為了要了解大藏經典中記載的景物，我隨著大眾來到了印度。
那是我長期以來無法聯想的背景，已過了二千五百多年，改變多少？
上了遊覽車，我便迫不及待地尋找那疑惑於心、無法想像的一切……

每回打開大藏經，我都會先用很虔誠的心，感恩祖師大德，因為他們艱辛的求法與翻譯，讓佛經得以流傳後世，是很不容易的！閱藏讓我身心常沈浸於法喜之中，而律典所記載的一些事件、對話，卻讓我有另外一番體會：換了時空，這些故事仍在我們的生活周遭不斷重演。我常坐在大殿仰望著佛陀，他那悲愍又慈藹的眼神，欲言又止地端坐在大雄寶殿中，彷彿微笑不語地看著我們這群不聽話的孩子，每天忙得團團轉，總還未找到自家的寶藏！

經典中，描述佛陀時代的西域或印度等地的民情風俗、生活習慣等，常是我閱藏時的障礙——無法串聯想像的空間、背景，腦筋怎麼兜也兜不起來。為了要了解經典中記載的景物，我隨著大眾來到了印度，來到了佛陀遊行說法的聖地，親身探訪玄奘、義淨大師筆下留住的歷史遺跡！那是我長期以來無法聯想的背景，已過了二千五百多年，改變多少？上了遊覽車，我便迫不及待地尋找那疑惑於心、無法想像的一切……

市街奇觀

印度司機開車開得飛快，左拐右閃，時速不減，只可用「衝、衝、衝」來形容。馬路崎嶇凹凸不平，激烈的晃動是我生平首遇，在車上，不得不舉起雙手來護頭或拉椅背。司機可忙著咧，一會兒

閃人，一會兒躲牛車，又得注意旁邊一輛三輪車硬擠進來！東閃西躲，前方車群只剩一點點窄縫，心想，過不去了吧？還在念頭間，那老兄已一溜煙地滑過，穿梭於窄路小巷如行車衝大道，真是佩服佩服！路上的小貨車也不遑多讓，縱使掛滿了人，車速也不輸我們，印度人怎麼不怕摔下車？大車小車，牛車三輪車，機車腳踏車、人，還有漫步的牛隻，交通雜亂又相安無事，各走各的路；按喇叭也不覺得吵，因為印度喇叭聲還有節奏，偶爾聽聽還不錯！

巴士擠進市集，市集裡來來往往滿滿是人，放眼大都是男性，連菜販果販都是男生耶！印度的瓜果、蔬菜，種類、型體與台灣差不多，蒜頭好像比台灣小；短胖得像小葫蘆瓜的茄子是印度特色；馬鈴薯像雞蛋般大；紅蘿蔔長得較細長較紅……大部分蔬菜，台灣都看得到。水果類則看到番茄、香蕉、橘子、紅石榴……。喔喔！終於看到了一攤賣雞肉的，印度人多吃素，只有某些種姓吃肉，肉攤相較起來真的很少見。

巴士飛快輾過每一寸土地，順勢捲起滿地的黃沙，灰濛濛一大片，兩旁的行道樹高挺卻灰頭土臉！那厚厚的一層層泥沙，就是大雨也洗不淨葉面上的泥垢吧！沿路排列的無憂樹，竟是用著垂頭無奈的模樣，歡迎我們的到來！

福田衣

行行復行行，不知何時，巴士已穿過市集行往郊外。一覽無遺的田野景象，一畝畝的田界劃分得清清楚楚，令我想起僧人袈裟的製作緣起。——有一天，佛陀遊行南方，看到一畦一畦整齊的田壟，引發他縫制袈裟的念頭。據《四分律》和《刪補隨機羯磨疏》說：「袈裟」是由阿難尊者奉佛指點，依水田的阡陌形狀縫製而成。「世田種糧，以養形命；法衣之田，長養法身慧命，堪為世間

福田。」「袈裟條相」是模仿田地的畦畔——世間的田，生長嘉禾，長養身命；法衣的田，弘布四利（慈悲喜捨）、增三善（無貪、無瞋、無癡）之心，長養法身慧命，因此就稱為「田相衣」、「福田衣」。我放眼一看，這水田的阡陌形狀、田地畦畔，長短相間，真與我的袈裟同樣！

大片田原，或雜草叢生；或開著類似油菜花的黃花。遠方的天際灰濛，不見山影。途稀落的幾戶人家，小小的房子前綁著一、兩隻小牛，及飛來跑去的土雞；還有庭前嘻笑的小男孩、小女孩，也跟著車隊追跑揮手，他們對著車指指點點、叫叫又跳跳，似乎在告訴他們的同伴：「快來，有外地來的人喔！」

老阿嬤的繩床

前方塞車，車子停了下來。暫停的時間，可以將外頭風景好好看個夠。此時，大家喊說：「快看！路旁有個老阿嬤，坐在破床的自在相。」我湊過去看，原來老阿嬤坐在一張破得屁股快貼到地面的床，床……是繩床，真的是「繩床」。

律典中常提到「繩床」、「木床」，應是包含幾種不同的坐具，可能是有可靠背、可收疊等功能上的差別！經典中繩床的種類至少有五種以上：「繩床者有五種：旋腳繩床、直腳繩床、曲腳繩床、入陛繩床、無腳繩床，木床亦如是。」繩床非常普遍，在《大唐西域記》中提到：「至於坐止，咸用繩床。王族大人，士庶豪右，莊飾有殊，規矩無異。君王朝座，彌復高廣。……凡百庶僚，隨其所好，刻雕異類，瑩飾奇珍。」《南海寄歸內傳》曾描述繩床的結構：「西方僧眾將食之時，必須人人淨洗手足，各各別踞小床。高可七寸，方纔一尺。藤繩織內，腳圓且輕。」

縱使這些繩床的文字如此詳細，想到「繩床」，我腦中浮現的畫

面是吊在兩樹之間，可以睡，可以悠閒小憩，類似童軍繩編的「吊床」！可是這種床怎麼坐？怎麼用來結跏趺坐著聽經聞法呢？

今日，我終於看到「繩床」了！這繩床就是佛世時，常出現的繩床嗎？除了老阿嬤所坐，前面幾戶庭院前，也都有有一座大小差不多，而木刻花紋造型不同的木床和老繩床——還有幾隻雛雞在破碗中抓啄飼料呢！——或躺或坐的鄰人，聚在床邊兒；小孩追逐，跳上跳下地嬉戲。這景象不就像早期農家庭前的「矮竹床」？或農餘閒暇時，大家圍坐一起納涼、話家常的「寬竹板凳」嗎？我望著阿嬤這把老舊的繩床，就像看到阿嬤的一生，繩床陪著她，走過天真少女的青春，一起看盡人間悲歡離合；當歲月無聲無息地爬皺了女孩的臉，繩床的刻痕只留下了她泛黃的回憶。

後來，我又在牧羊女村的房舍前，看到一位九旬老爺爺與幾個男孩，七手八腳地拿著六條一束的麻繩，正在纏繞著一隻木床架，已編了半張交錯的麻繩床，面呈一些方形的圖案。老爺爺嘴巴彷彿叨唸著：「拉緊點！拉緊點！」男孩就腳踩邊框，死命地拉！老爺爺在一旁得意地笑了！想必是因為技藝有了薪傳接棒者而笑吧！這繩床，從兩千五百年前至今還留著，可以說是口口相傳而得以流傳下來的活化石嗎？



◎縱使繩床破舊，老阿嬤還是坐得自在。（攝影：林得裕）

除了用來坐禪的繩床以外，木床、小床也常出現在記載中。「木床」有時是椅子的一種。僧人招待客比丘

來時，繩床與木床是寺院中不可不提供的基本設施！律藏中提到：「舊比丘聞有客比丘來，應出外迎……應語言：『此是房。此是繩床、木床、褥、枕、氈、被、地敷。此是唾器。此是小便器。此是大便器……』」執事不就是這些生活的瑣碎嗎？佛陀不厭其煩地詳細指導日常生活——飲食、穿衣、問候、醫藥、衛生（身心清潔、環境打掃）——種種好習慣如何養成。佛陀從理到事，再從事到理，呈顯著苦口婆心，除了感動，還是感動。

佛陀是位偉大的教育家，他四處遊化不，只教導佛法，還教導安頓僧眾生活的一切。可是，我在這短短的時間裡所看到的印度——貧富懸殊、千差萬別的生活情境……，心情真是五味雜陳！無來由的一股心酸生起！後來自己轉個念頭，心想：應把看到的幾件經典中記載的事物，分享給同車的居士們聽。

大家都聽得非常高興！還興致勃勃不停地問：「這裡佛陀說什麼經？那裡佛陀有沒有說經？」哇！還真被考倒！好在，籌備組為我們準備的朝聖手冊還可以應急。一路行來，分享真是快樂又充實，我內心充滿了感恩！



◎法師與居士們一路彼此照應，分享法義與見聞。（3車團員與法師於尼泊爾合影；攝影：林侑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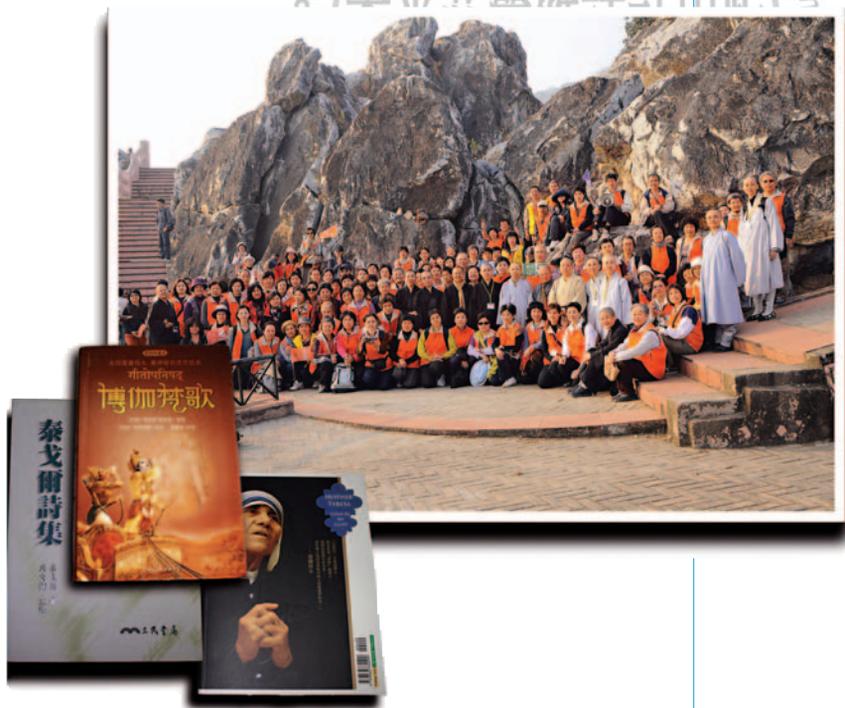
那爛陀

Nalanda

靈鷲山

Gridhakuta Hill

publish from Luminary Publishing
Luminary Publishing



寂寞的輝煌

文/釋見錄 照片文字/簡伊伶

有些船已離去，有些還沒準備，但是，我將不會滯留在後頭。

帆已張滿，鳥群從彼岸飛來，

但是，假使布帆下垂，假使岸上的音信遺失，我仍會向前航行。 泰戈爾



◎王舍城留下了許多佛教聖蹟，靈鷲山、竹林精舍就在附近，著名的那爛陀大學也相距不遠。

(攝影：林士銘)

摩揭陀國王舍城

離開毗舍離，我們進入了古印度大國——摩揭陀國。摩揭陀國是印度古代十六大國之一，他有兩個顯赫的王朝，一個是西元前四世紀到西元前185年的孔雀王朝，著名阿育王便是孔雀王朝極盛之時的統治者。另一個繁榮時期，是西元後四世紀到六世紀末的笈多王朝。此期的藝術、文學以及經濟都很繁榮。玄奘西行所遇到的戒日王，在西元七世紀，亦是以摩揭陀王身分與唐朝往來。而佛教，歷經佛陀時代的摩揭陀國王頻毗娑羅王、阿育王、迦膩色迦王、戒日王等提倡弘揚，在印度也曾有過花團錦簇的繁華。

曾幾何時，當我們的巴士穿過摩揭陀國的文化經濟中心——王舍城的牌樓時，我四下張望，也就只就剩這個牌樓還老淚縱橫地說著一個泱泱大國的昔日風華；一個被喻為印度文明最高成果——佛教，在此地的凋零。

竹林精舍

我們起個大早來到竹林精舍。竹林精舍相傳



是佛陀時代摩揭陀國國王——頻毗娑羅王贈給佛陀及僧團，好讓僧團結夏安居時有個落腳的去處。另一說，更有趣些。有個迦藍陀尊者受佛陀教化後，十分歡喜，很想供養佛陀一個弘化道場，但是自己唯一的竹林先前已布施給了外道。沒想到，後來竹林裡鬧鬼，嚇得外道都跑了。整理過後，尊者便歡喜地將竹林送給僧團。鬧鬼！別害怕，是尊者誠心感得鬼神來成全這樁美事。

佛教第一座精舍——竹林精舍，曾經聖賢雲集，人才薈萃；爾今，竹林精舍只剩迷濛於林間的晨霧，搖曳於微風的竹枝，也許還有好心的鬼神無悔地守著吧！

那爛陀大學遺蹟公園

與竹林精舍相距約半小時車程，我們也到了那爛陀大學遺蹟公園。

那爛陀 (Nālandā)，意譯「施無厭」。有說是寺旁



◎竹林精舍內的佛陀法像。竹林精舍是佛教第一個供僧團雨安居時共修之處。精舍內竹林夾道，在清晨的薄霧裡顯得優雅清淨。

(攝影：李麗淑)

◎那爛陀大學遺址佔地廣闊，還有許多部分仍待考古學家們繼續挖掘探究中。走在層層疊疊的磚瓦之上，使人憶念當時高僧雲集的情景。走過舍利弗紀念塔前，不禁駐足稱念「南無雲來集菩薩摩訶薩」。而自己何時能再趕上這一場盛會呢？

(攝影：林士銘)

的池中有龍，名叫「那爛陀」，就以龍名命名。玄奘考察應是：佛陀前世當大國王在此地建都，因為國王喜捨樂施，大家就稱他為「施無厭」。

那爛陀寺從西元五世紀鳩摩羅笈多王始，不斷增修擴建。至西元七世紀，在戒日王的大力支持下，那爛陀寺的規模宏大，建築壯麗，藏書豐富，常住僧眾多達四千餘人，是當時全印最大的佛教寺院。僧眾高僧雲集，學者輩出，學風鼎盛開放，也可說是當代的佛教學術中心。

玄奘與那爛陀

提到那爛陀寺，總會想到中國高僧玄奘。玄



奘約在西元630年進入印度境內，巡禮北印度諸國及佛教聖地後才到那爛陀寺。他跟著戒賢法師學習《瑜伽師地論》及其他經論五年，又至其他地方參學四年後回到那爛陀寺，主講唯識宗重要經論，造成很大的影響。當時空宗與有宗爭論正激烈，玄奘以梵文寫出融合兩宗學說的《會宗論》，受到兩派高僧的激賞。西元643年，戒日王邀請玄奘主持在首都曲女城舉辦的無遮大會，會中玄奘標宗任人難詰，經十八天無有異議。玄奘自此聲名大震，被尊稱為「摩訶耶那提婆」(大乘天)。在印停留了十四年，玄奘將其萬水千山的跋涉與回憶，全寫入《大唐西域記》，不僅向當時的中國人介紹印度；多年後，準確的文字紀錄填補修訂了印度歷史，也成了勘定今日印度遺跡的定盤星。

玄奘在印度發出的光彩與那爛陀寺的繁盛相映，是印度佛教最後耀眼的輝煌。戒日王統治結束後，佛教進入密教時期，也走進了衰微。11世紀起，穆斯林的入侵與宗教迫害給了佛教致命的最後一擊，那爛陀寺等佛教寺院都被毀滅殆盡。至13世紀，佛教便從印度大地上消失。

現今的那爛陀大學遺蹟公園，入口是一條筆直大道，兩側寬廣的草坪，幾位除草工人正無精打采地揮動長鐮刀……蹲著除草。當年若要進入那爛陀寺，得先通過守門者的問難；進得門來，還有一大排僧人等著「考考你」。而我們就這麼走進來了，不僅沒有高傲自信的守門者，不見威儀齊整肅然的高僧大德，就連宏偉殷實的建築也只剩下紅磚砌的牆與樓梯——老石斑駁的紅牆，跌宕起落的階梯，只是往昔佛教在印度盛行的零星遺留，記錄著這寂寞的輝煌。



◎「佛在靈山莫遠求，靈山只在汝心頭。人人有座靈山塔，好向靈山塔下修。」我們以虔敬的心朝禮佛陀說法的靈山及自己心中的靈山，以不負佛陀在此宣告「人人皆可成佛」的深意。

(攝影：楊麗君)

靈鷲山

「靈山塔下修」、「靈山法會」，靈山，不再只是朝膜自心的靈山。用過齋後，下午我們來到佛陀在王舍城另一個弘法據點——靈鷲山（Giridhaka Hill，又稱耆闍崛山）。

上靈鷲山有纜車可搭，也可徒步上山。纜車直達日本人所建的世界和平塔，若要至靈鷲岩與說法台，還得再往下走約30分鐘。

我們一行人在靈山橋集合，三人一排朝禮上山。這條山路是當年頻毗娑羅王為了聞法，找人從山腳開始，穿山越谷，用石頭疊成台階直至峰頂。稱念「南無本師釋迦牟尼佛」的聖號中，我們頂禮膜拜，親觸著每塊磚石，這上頭留存著無數雙遠去的腳跡，記述著一代代登攀的虔誠。靈山，早已成了佛教徒心中的故鄉。



朝山約40分鐘，我們終至靈鷲峰頂。似鷲鷹頭的大磐石杵立一旁，那座平台拔地而起。站立峰頂四望，天空與翠谷相映襯，沒有雲遮霧障，也沒有鳥鳴風唳，只有開闊和寂靜，讓你明明淨淨鳥瞰世界的尋常模樣。

在說法台上，悟師父領著大眾莊重地跪下身來。獻上花圈的同時，朗聲發願：祝祈佛法久住世間，願我們能再齊聚靈鷲山下。

達利特菩薩

佛陀在靈鷲山上講了好幾部經，如《大般若經》，以及強調人人皆可成佛的《妙法蓮華經》。「人人皆可成佛」，當年，佛陀這驚天動地的宣示一出，在這寬闊的台上，有人張口結舌，有人議論紛紛。沒多久，底下一陣騷動，竟有五百位阿

◎在靈鷲山說法台前，悟師父（左起三）領著我們獻供並發願。希望人人發起菩提願心，也希望大家發願：再於靈山相會。

（攝影：林士銘）



◎安貝卡博士對印度近代民主與種姓制度的改革留下深遠的影響。他領眾皈依佛教，希望藉由佛教教義及憲法的制定，打破種姓制度的不平等。

羅漢離席，跟著這些阿羅漢離開的居士不勝數計。面對這種情況，佛陀端坐台上，背後空空盪盪，還是那麼平靜，那麼自得。「人人皆可成佛，人人都因為有可以成佛的種姓而值得被尊重。」我是這麼相信與堅持。

這樣的精神，在2500年後，佛教在印度已經消失了近1000年，再度被一位名為安貝卡（Ambedkar，1893-1956）的印度人所提出、所重視。

安貝卡博士生於孟買，在孟買、紐約、倫敦接受教育，後來他成為律師。1947年，安貝卡任司法部長，在起草印度憲法的工作中起了重要的作用，有印度「憲法之父」的封號。

安貝卡是印度種姓制度中所謂的賤民階層，（the Untouchable，Panchamas，意思是第五。）這個階層自稱為達利特（Dalit，受壓迫者），大都為戰俘或不遵守種姓法則而被逐出種姓的「雜種姓」，是在四種階層之下的「旃陀羅」，也就是甘地口中的哈理真（harijan，神的子民）。當年，甘地希望藉由宗教改革來解決賤民問題，他敞開印度教的寺廟大門，希望讓賤民融入印度教，進一步消弭社會歧視。經過長期的奮鬥之後，安貝卡終於認清：賤民在印度教體制內絕不可能得到平等的對待。因此，與甘地不同，安貝卡首先採取透過法律保障的方式。安貝卡參與憲法制定時，便在憲法中明確廢除賤民階級，並保留達利特和原住民就讀大學和進公家機關服務的保障名額。

國家雖然能藉由法律來保障人民的自由平等，但卻不能規定大家相親相愛，這必須由達利特自己去爭取。歧視有時不只來自他人，還有自我看待的方式。這些一向見不得光，在文化和傳統上完全沒有地位的達利特，常認定自己很沒有

價值，甚至自我厭惡。因此，安貝卡希望他們學會尊重自己，並建立屬於自己正面的社會認同感。1954年，安貝卡在緬甸接受佛教思想的薰陶後重返印度。他發現佛教非常強調：尊重自己生而為人的尊嚴，主張以行為和道德要求，而非家庭出身，來贏得社會的尊重。

因此，1956年10月14日，（印度的十勝節。阿育王原先預定在十勝節這一天凱旋歸國，沿途見到慘絕人寰的戰爭景象，痛苦厭惡，便在這一天皈依佛教。）安貝卡號召幾十萬達利特與他一同皈依佛教。在宣讀傳統的皈依詞之後，他取出另外一張紙條朗讀，其中一段是整個皈依典禮的高潮：「我將摒棄我固有的宗教——印度教——因為它讓人無法獲得幸福，讓人與人之間充滿歧視，並且讓我淪為低等人。」這一運動被視為印度現代史的重要事件之一。

每年安貝卡的生日、安貝卡領眾皈依佛教的紀念日，各地的達利特都會集合遊行來紀念他——這位達利特菩薩。雖然有人批評安貝卡將佛教化約為社會運動，忽略宗教豐富的內涵；雖然醞釀在達利特之中的憤怒與不平，仍是存在；縱使達利特改信佛教或享有法律保障名額，還是解決不了印度種姓對立的問題。但是，這群達利特已經開始為自己而行動，發展出自己集體的歸屬感和政治意識，就像印度其他群體強調自己的獨特性一樣，他們也成為重視自己本身獨特性的一群人。

「我們不該逃離這個世界，我們應該改變他，改善他。」立在靈鷲說法台上，無垠的雲天還迴盪著佛陀留給我們最珍貴的鼓勵：永遠不要退縮，不要放棄自己，放棄任何一個眾生。



◎「我將摒棄我固有的宗教——印度教——因為它讓人無法獲得幸福，讓人與人之間充滿歧視，並且讓我淪為低等人。」安貝卡在皈依佛教的典禮上，朗讀表白自己的心聲。



我願意

釋悟因

時間：2008年12月17日

地點：靈鷲山說法台

齊會靈山同發願

靈鷲山，在王舍城東北不遠的地方。山形像大鵬鳥展翅，是佛陀說法的聖地。佛教的重要經典，如《心經》、《般若經》、《法華經》都是在這裡敷演。很多人來到這裡，往往不由自主地流淚，好像遠遊的浪子終於回到故鄉，親睹佛陀慈顏，親聆佛陀法音。讓我們一起來發願，用我們的心香供養、虔誠地發願：

「我願意 生生世世追隨佛陀！

我願意 學習佛陀的慈悲、智慧、信願。

我願意 擎持佛陀的法燈，為世間帶來光明。」

佛陀告訴我們：生命存在的特質，不只是我們看到的形象，活著就是發出光芒，這份光芒不會隨著生命死亡而消失。生命是無常、變化，不管是販夫走卒、高官貴族或者是有權有勢的人，終有一天都要形同草木。

「我不願 生下來就無知地等著走向墳墓。

我願意 學習佛陀在有生之年，藉由父母給我的色身，報答父母恩，報答眾生恩，報答佛陀恩。只有這樣，我的生命才能夠重生。

感謝佛陀給我們的珍寶，我希望見證生命的實相。

我願意 以菩薩身再回來。不管我走到哪裡，印度、台灣……世

界的任何一個角落，或著人間、天上，我都要清清楚楚地再回來。

祈求佛陀護佑我善根增長，修學道上隨順因緣、圓滿因緣。

在菩薩道上，我願意修學。

願佛陀護佑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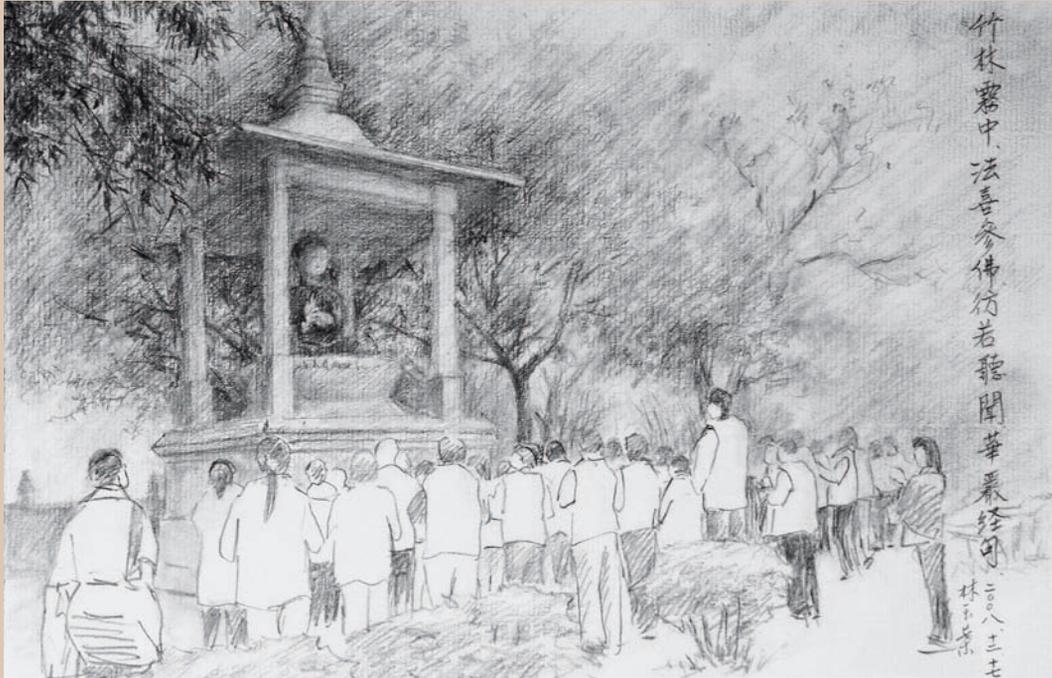
四念住修持心中的靈山

有句偈頌大家可能耳熟能詳，「佛在靈山莫遠求，靈山只在汝心頭，人人有座靈山塔，好向靈山塔下修。」每個人都有靈山一座，擁有靈山就是擁有所有的一切。佛陀告訴我們：你沒有少任何一樣的東西；但是別忘了向內看，用內在的覺知去看這世間萬象。

佛教有一套覺知的修鍊，就是「四念住」。我們有幸來到佛陀的聖地，讓我們在佛前修鍊四念住，請佛陀加持。請坐下來，把眼睛閉上：你感覺到你的眼睛，感覺到你的鼻子、鼻端前的呼吸，你感覺到你的胸膛、胸膛內的心跳，你感覺到你的膝蓋，膝蓋接觸地板，腳板、腳尖接觸地板；然後回到頂門。再由上而下到你的腳尖；再回到頂門；再回到腳尖。然後把心放空。你看到心的覺知，它是自在的，沒有人剝奪，它是空的，它是覺知的。如果你的膝蓋在痛，你是知道的，你清楚地看到你的意念，它想要改變姿勢。這是色身的問題，你的心是安定的。你看住它，它是清清楚楚的，沒有任何干擾；你的心可以善，也可以惡，也可以發廣大心。你只是清楚它。所有這些浮現的覺知、意念，都是短暫的，它是空的。念頭生起、消失。這就是生命的真實。

我們愈是清楚地向內看，我們就更知道要持戒，不會再造業。受戒、持戒，不但是人的本份，也可以升天、有好名聲，更是解脫的基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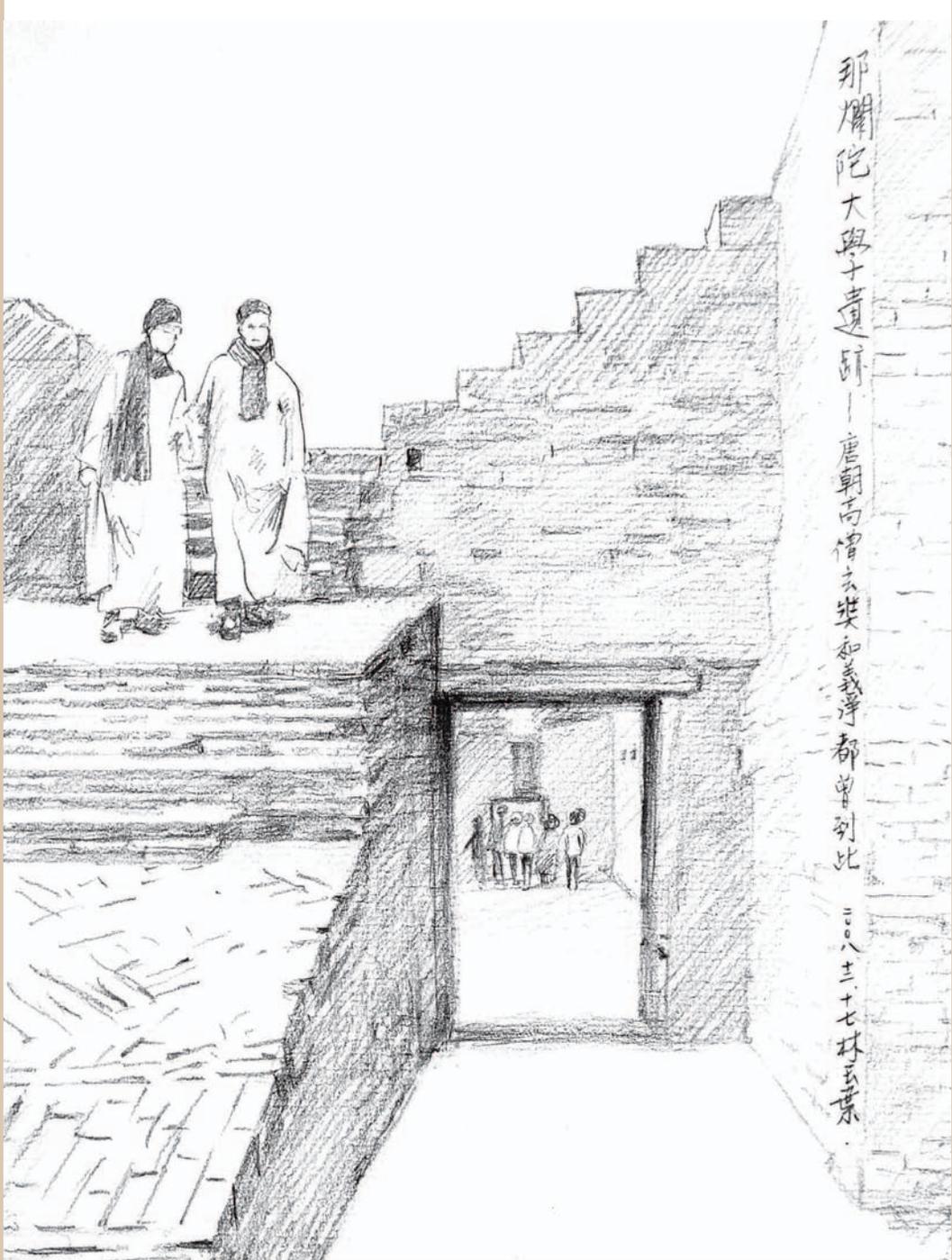
請大家發菩提心，追隨佛陀修學。



◎圖片文字：竹林霧中 法喜參佛彷彿若聽聞華嚴經句（繪圖：林玉葉）



◎圖片文字：靈鷲山／說法台旁有酷似鷲鳥奇岩／佛陀講授法華經之處 經典中常以耆闍崛山稱呼（繪圖：林玉葉）



那爛陀大學遺跡——唐朝高僧玄奘和義淨都曾到此
三八三七 林玉葉

◎圖片文字：那爛陀大學遺跡／唐朝高僧玄奘和義淨都曾到此（繪圖：林玉葉）



聖地中佛的加持

釋見翰

悟師父帶領大眾在說法台上許願「要再回來靈鷲會上」。
這樣的願，種入了八識田中，待一朝因緣成熟，必再相聚靈鷲山上。
誰說這一次的聚會，不是過去的發願呢？

十天印度之旅，做夢般的「我去了，我回來了」。哦！佛陀故鄉！自己從未想過，能踏上那片土地，又與百人同行，除了佛陀的召喚外，是何因是何緣？喔！是慶祝悟師父七十歲壽誕，僧俗二眾仗此機緣，集眾願力，促成了此行。

走過了佛陀倫毗尼出生地、迦毗羅衛成長環境、拘尸那羅涅槃處、菩提伽耶證道弘法，及佛陀說法的地方毗舍離、王舍城、瓦拉那西的恆河兩岸、鹿野苑等。我們所到之處都是遺跡，路途的顛簸實難以形容。我嘗試閉起眼睛讓身體隨著車子左右上下搖晃，還有一路伴奏著不知是較勁或寒暄的喇叭聲，就足夠喚醒自己：我已經離開熟悉生長的台灣，這是印度，是佛陀的故鄉。依來過的人說，這些路況已較之前改善很多了，每一站的車程經常需要六至十小時。第一天，悟師父帶著大家了解這次朝聖的路線圖，要我們觀想：「佛陀，一位老比丘要托鉢乞食，晨早起來，打著赤腳走在漫漫的濃霧中。托完鉢，回到休息處，洗足、吃飯、洗鉢，然後開始一日弘法度眾。」凡車子所走過的每個聖地，去憶念「佛陀當年打著赤腳踏過的每一片土地」。光是如此引導，宗教情操的提升，就足以安忍了路況所帶來的一切不適。同行者皆感受到聖地中的一種加持，令我感動。

當導遊帶我們五部巴士，浩浩蕩蕩來到迦毗羅衛的皇宮遺址。

一路走到了當年悉達多太子，夜半騎馬飛越東城門。城門早已不復見，眼前只是一片雜草，導遊萊可斯俏皮地跳過草地說：「師父，我要出家去了。」我的視線遙望遠方，出現了太子輕悄悄地走入臥室，深情地凝視著熟睡的妻子耶穌陀羅、兒子羅睺羅兩人。這一刻是多麼大的決心——「為了我所愛的人，去尋求解脫老病死的答案。」這「離」的決心動力，成就了佛陀一步一步走向證道、弘法的修行之旅，應該是「提起」了吧！佛陀東門的大出離，映照著我出家修道的路。反問自己：所為何來？仍需時時警覺，勿深陷貪、瞋、癡的虛妄而不自知，再度提醒：自己追隨佛陀，出家在學既放下又提起。

王舍城是佛陀成道後說法度眾的聖地。那天午後，我們前往位於王舍城中的靈鷲山，這是佛陀說《法華經》的道場。大眾先搭纜車到山頂的入口處會合，以虔誠心稱誦佛陀聖號朝禮說法台，觀想著佛陀就在那兒說法，一拜一拜到達靈鷲山的山頂。何謂靈鷲山？原來走上說法台的階梯旁，有一片狀似鷲鳥的岩石山壁。悟師父帶領大眾在說法台上發願三說：「願生生世世追隨佛陀的腳步，行菩薩道。」並許願：「要再回來靈山會上。」大眾感動涕泗縱橫，這樣的願，種入了八識田中，待一朝因緣成熟，必再相聚靈鷲山上。誰說這一次的聚會，不是過去的發願呢？說法台凌空而上，周邊環繞著若即若離的山巒，呈顯了說法台的空靈與殊勝，何以佛陀在此說法華經呢？我若有所悟：「聲聞弟子在佛前坐，起伏山巒，如菩薩、天人坐。」我心中虔誠默念三聲：「南無靈山會上佛菩薩。」

那爛陀大學的遺址，令人對當時佛教的盛況嘆為觀止。從中看得出建築的規畫，有大小教室、研究室、宿舍、食庫，以及向老師請法的小參室。這些空間的樣貌，仍可窺得一二。導遊說當時大學可以容納一萬名學僧就讀、住宿，光聽到這樣的學僧數字，就令人



◎說法台一片空靈與殊勝，佛陀在此敷演《妙法蓮華經》。（攝影：楊麗君）

感到興奮。但是再看到厚厚磚牆看似火烤的黯黑色，正說明了佛教在歷史上一場不可抹滅的大迫害。11世紀，回教入侵印度，佛教也躲不過摧毀與破壞。儘管經中云「國土危脆」，但外教的摧毀陵替，不正說明佛教無能自保。佛教流布世界時，這是一直在上演的歷史。我願在長遠的菩薩道中累積自己的福慧資糧，縱使業力、無常到來，都能無憾無悔。

印度朝聖之旅，我的心中一直感受著平安與寧靜。尤其此行中，籌備組精心設計，禮請悟師父在菩提伽耶為發心者皈依、受五戒、菩薩戒。歷時三個小時，大眾在大塔正後方平台上完成了露天的傳戒儀式。儀式過程的天時、地利、人和，皆令人讚嘆與法喜充滿。我相信這一份的功德，是因為佛陀的法身常住而不滅，我深深被佛、法、僧三寶的加持所感動。更祈願法輪常轉於世界的每個角落，尤其最讓我記掛的是印度貧窮的百姓，願人們能回到自己平等的身心中去運轉與開展，而非被設定的不平等階級。



宋櫻花

來去佛國印度

佛法難聞今已聞，聖地難訪今亦訪。

我這優婆夷朝山至誠懇切，渾然不覺得辛苦或疲累……

已拜到靈鷲山腳下。

我們來到了王舍城。王舍城是昔日摩揭陀國重要城都，國王頻婆娑羅王一心護持正法，將城內的竹林精舍獻給佛陀，是僧團第一座精舍。我漫步竹林間，有一種與有榮焉的親切感。我是來自遙遠的紫竹林精舍，悄然拾起一片竹葉，彷彿佛意沁心。佛陀在竹林精舍說《無常經》、緣起法，智慧第一的舍利弗尊者和目犍連尊者也都是在此皈依三寶，真是地靈出人傑。附近的七葉窟，是第一次經典結集的地方。在聖地巡禮，希望自己能開智慧，契入佛道。

前往那爛陀大學，這是我多年夢寐巡禮的地方。進入那爛陀大學，要先穿越一條美麗的綠樹隧道，校園廣闊，迷霧茫茫，美極了！昔日的那爛陀是重要的僧伽聖地，孕育無以數計的聖賢高僧，是佛法源遠流長的搖籃。唐朝的玄奘大師行腳來此留學，駐留長達十一年，歷代祖師求法熱誠，令人動容。藏傳佛教的蓮花生大師也曾經在此教書，聖賢僧們個個博學多聞，才德兼備，是我學習的楷範。觸摸厚厚的校舍垣壁，久久愛不釋手，希望我也能開智慧，生生世世長養佛智佛德。

竹林精舍不遠處，有一座阿闍世王囚禁父親頻毗娑羅王的監獄遺址。當我來到此地，心彷彿自雲端瞬間墜入一種無法理解的思惟。阿闍世王弑父重業，何以消解？憐憫心生，莫非阿闍世王是示現來教化人心，警醒世人諸惡莫作！若玫說：「拍個照吧！」我坐

在獄牢矮牆，喃喃自語：「還是諸惡莫作的好，牢記、牢記。」

帶著五味雜陳的心，我來到靈鷲山，來到了經典中仰慕已久的靈鷲山。一行人依序搭著纜車緩緩上山，懼高的我隨著纜車緩緩上升，心裡七上八下，趕緊轉移焦點，向著迎面下山纜車上的印度朋友打招呼：「拉嘛斯爹！」而印度朋友的熱情回應，正好給我這身體適應力差的異鄉人加油打氣。印度朋友很親切、純真，人人皆有佛性，在此顯露無遺。上了山頂，隨即在悟師父和法師們的帶領下朝山頂禮聖地。佛法難聞今已聞，聖地難訪今亦訪。我這優婆夷朝山至誠懇切，渾然不覺得辛苦疲累……已拜到靈鷲山腳下。

巨石矗立如靈鷲，栩栩如生。靈鷲山是佛陀廣說《妙法蓮華經》的地方。我雖是初來乍到，難掩喜悅之情，有一種人親草木親的情感。因為高雄的紫竹林精舍即是依《法華經》廿八品建構而成；秉持著「人人可以成佛」的法華精神，多年來開辦佛學研讀班等諸多課程，傳播正信的佛法。我常年親近紫竹林精舍，佛學研讀班畢

業後，又參與精舍培福、共修至今。菩提慧命日日增長，是法華道場提供給我的修道靈山。對我而言，紫竹林精舍是靈山，而印度有個靈山，我的佛性更是生命源頭的靈山。



◎2車團員在頻毗娑羅王監禁處遺址前合影。願我們行善莫造惡。（照片提供：謝宜耿）

第二件紗麗

文/釋見鑄 照片文字/簡伊伶

在薄暮的朦朧中，一切東西看起來都像幻影，
尖塔的基身消失在黑暗中，而樹頂也像是墨水的污斑。
我將等待著清晨，我將醒來看見你的城市在光之中。 泰戈爾



◎那一夜，大地沈靜，繁星閃耀，佛陀於此成等正覺——金剛座上畢鉢羅樹下。

(攝影：陳眉伶)

金剛座上畢鉢羅樹下

佛陀在尼連禪河邊，被牧羊女當作是天神，供養了一碗乳糜後，來到畢鉢羅樹下精進禪思。經49天後一晚，那夜星光燦爛，佛陀的心也如星光般閃耀，這是驅散煩惱迷霧、柔和而明亮的智慧之光。

這偉大覺醒發生的位置，稱「金剛座」。「金剛座」與天地同時生成，賢劫時，有千佛坐在這裡入金剛定，因此稱為「金剛座」。如來要成正覺時，在其他地方打坐，大地都會震動；唯獨在金剛座打坐時，大地才會安靜不傾動。

佛陀從尼連禪河走來，看上一座山的幽靜，便想在那裡證正覺，一登上峰頂，整座山就開始搖晃，嚇得山神趕緊請求佛陀不要在此地入金剛定。往前走，有個石窟也很不錯，一坐，大地又震動，整座山搖搖欲墜。幸得天神指引，才來到這早已為佛陀證正覺準備的金剛座。

金剛座上有棵畢鉢羅樹，枝葉青翠，綠蔭蔽天。因為這棵畢鉢羅樹見證了佛陀覺悟的重要時刻，也就被稱作「菩提樹」。正覺的樹，也難敵世間人事興變，幾番翦伐火燠，今日所見菩提樹，是19世紀重植。一樣茂葉含翠，巍峨參天，圍著紅布幔，供滿濃郁香花（有點像台灣的石頭公的裝扮），還有一塊阿育王放置標示金剛座的石板。虔誠朝拜，金剛座上、畢鉢羅樹下，偉大的覺醒，一樣令人感到無限崇拜與敬畏。

◎金剛座是阿育王為標示佛陀成道地，所置放的一座石板。我們就在此金剛座與菩提樹前，舉行殊勝的受戒典禮。

（攝影：林士銘）





◎摩訶菩提大塔於19世紀修復完成。一樓大殿內有佛陀塑像，手呈降魔觸地印，殿內空間不大，因不同佛教團體的造訪，常是難以靠近的壅塞。

(攝影：林士銘)

事實上，來到菩提伽耶，主要參訪的是那座十四世紀興建，後因水患深埋於地，又被挖掘重建於19世紀的摩訶菩提大塔。從入口脫下鞋子，漫步大塔，是一階一階往下走；從地拔起的大塔，雄偉而肅穆。來來往往的觀光客拍照；著棗紅色僧衣的藏傳比丘正揮汗地精進大禮拜；金黃色袈裟的南傳比丘低頭經行。當然，我們還見到台灣法師領著居士，在地鐘聲中，專注唱念著「阿彌陀佛」。

繞行撫觸大塔的雕刻，我正沈浸在遙想佛陀當年的感動中時，一個沙彌，穿著南傳袈裟，拿著一片菩提葉，輕輕地碰了我一下，張著黑澄澄的眼珠，輕輕地說：「give you！」聽說這裡有些小乞丐，會穿著出家人衣服化緣。我提高警覺，搖搖頭，趕緊往前走，哪知這沙彌竟一直跟著，他睜著誠懇的大眼，輕輕地說：「I give you！」我瞪著大眼回看著他，一片菩提葉的誠意，能夠敲詐什麼？大概是他想跟我結緣吧！就這樣，我收下菩提葉，說了聲謝謝，便轉身離開。傳戒典禮得要趕緊去籌備。

殊勝的傳戒結束了，第一件事就是趕緊……上廁所。就在我匆匆前行，那位沙彌出現了，用著他誠懇的大眼，指著我插在名牌套上的菩提葉，比比他自己，表示是他給我的，我點頭回意表示還沒忘。接著他就開始說他來自斯里蘭卡，如何如何……，這……，一片菩提葉是結緣，但是，我還是得有表示啊！

殊勝的傳戒

我們安排在大塔後方的一片柏油平地傳授在家菩薩戒與五戒。菩提樹蔭下的柏油平地是免費



的，幸運的是我們租借到了地毯、麥克風、小音箱、桌椅。原本所安排的：坐在矮板凳上的悟師父，在鋪著布的行李箱上，威嚴地敲下鎮尺，對著虔誠的居士們，大聲喝道：「能持否？」——這畫面怎麼有點像包青天！還好這裡服務周到，整場菩提伽耶傳戒典禮既莊嚴又隆重，這些器材真是幫了大大的忙。雖說異地辦活動，一切從簡，若有現代化設備協助，那自然是不在話下的滿意囉！

佛曆 2551 年 12 月 18 日，在印度菩提伽耶——一位凡夫成為至聖的地點——87 位居士，從悟因長老尼求受了三歸五戒、在家菩薩戒，誓願盡形壽追隨佛陀腳步，持守佛陀的教誡。生生世

◎佛陀最後還是沒有送我菩提葉，小沙彌也沒有。在我心中，卻永遠因為今日的朝禮，而落下了一葉菩提心影。

(攝影：簡伊伶)

◎就在此時此刻，我們共同見證了你們的菩提發心。從悟師父手中接過菩薩衣，你我的眼眶都溼了。願生生世世，不退菩提。

(攝影：林士銘)



世，願在三寶護念下，永不忘記此時此刻的發心。

金剛座旁，畢鉢羅樹下，再傳一段佳話。時眾鳥歡鳴飛繞，法俗無限歡喜而還。

苦行林

下午安排遊覽佛陀修苦行的苦行林，先是到佛陀化度三迦葉之處，之後再穿越乾枯期的尼連禪河，在漫漫黃沙塵中，參觀牧羊女蘇迦塔(Sujata)供乳糜的地方。

佛化度三迦葉紀念處，脫落漆彩的涼亭，還能敘說一件集體改宗的宗教大事——三位極富聲名的宗教師，領著千位門徒棄本宗而改投佛教。撫今追昔，我輕問：當優婁頻螺迦葉波對門徒勇敢承認自己的錯誤，並說：「吾亦與爾俱返迷

途。」是什麼心胸與勇氣？近代，台灣現代禪創立者李元松，從倡導「理性、自力之禪」到「往昔一切的修行，我已全部放下，唯剩一句『南無阿彌陀佛』。」令追隨者錯愕。落差極大的是舍利弗的外道老師散若耶，在面對舍利弗的離去與勸導，拒絕承認自己的有限，後竟抑鬱吐血而亡。

宗教生命探索的過程與體認，不只熱情、堅持與奉獻，在幡然回首那一刻，理應「往昔一切全部放下」。如果真躊躇了，又是為了什麼？

黑與紅

下車徒步進入村莊，鋪著柏油的小路穿越緊鄰的土砌茅屋，沒有門或者只是稀疏的竹籬笆圍著。屋後是一畦一畦的田，有些種著高麗菜，大多是休耕，樹很少。這是尼連禪河邊的小村落。

不知從哪家竄出來的小孩，一個接著一個，男孩女孩都穿得破舊，發油成條的頭髮與身體，只有飛繞頭上的蒼蠅愛樂不捨。小孩們跟上我們的腳步，一路喊著：「money、money。」另外，有幾位穿著較好的青年，一樣不知從哪裡冒出來，拿著筆與收據簿，說著流利的英語，也跟在我們的隊伍中，為他們的學校募款。

◎印度北方，大多為貧窮的省份。苦行林一帶的村落，更是家家土磚築牆、茅草覆頂。村裡的孩童，一路跟隨著，口中還喃喃地唸著「money money」。

(攝影：林侑增)



◎寬闊的田埂上，穿著橘色背心的我們快步走著。幾個人後面，就跟著二、三個孩童，長長的隊伍在田埂上蜿蜒了幾公里。雖然沒有 money，也沒有 candy，最後，彼此還是大力揮動著手：「bye bye！bye bye！」

(攝影：簡伊伶)

聽著三迦葉的故事未竟，突然傳來毆打怒罵的聲音。接著，就聽到小孩們興奮的尖叫聲，所有的孩子們都跑往某個方向。我驚愕地四處張望，遠處，只見一位青年手摀著臉被趕出三迦葉的涼亭。「怎麼回事？」據說是這位青年越界募款遭驅逐。而我心有餘悸的是：那群小孩發現有熱鬧可看的尖叫聲。

離開苦行林時，穿插在我們隊伍的，除了這群小孩、青年，又多了圍著破舊紗麗的老婦人、不良於行的殘障者，在田隴中形成一條長長的人龍，百人隊伍看起來竟有三百人之多。我抬頭往前看時，蜷曲的髮、俊俏的側面、還有黑色夾克，那位被毆的青年竟然就走在我的前頭。他左側一道鮮紅的刮痕，劃破黝黑的臉龐，更顯得刺眼。一路，只要他側轉過頭，我就盯著那道紅傷痕看，耳邊猶存那群小孩興奮的叫喊。



暴力與貧窮

人一旦有了歷史意識的覺醒，就不再只憑本能過日子，而會開始以外人的眼光來看自己及自己所屬的團體，也開始產生某種憤怒。如今，印度到處瀰漫著這種憤怒。印度人經歷了普遍的覺醒，但每一個人最先察覺到的是自己的團體或社群。每個團體都認為自己的覺醒與眾不同，每個團體都想把自己的憤怒跟其他團體的憤怒區別開來。

（奈波爾／百萬叛變的今天）

印度的暴力問題難以迴避，報紙每天都會刊登官方報告，描述幾個人被錫克恐怖份子殺害；幾個人因窩藏恐怖份子被捕；幾個穆斯林與印度教徒衝突被捕……不同團體或社群所引發的暴力衝突，還包括了膚色、種姓、性別等。

在新德里最後一晚，我們計畫去印度門參觀，卻只見警察、拒馬、槍枝；從印度回台灣時，新德里機場門口就是一把機關槍對準每個走入機場的人。事實上，當印度在2006年晉升為全球五大核武勢力之一，甘地所提出的「非暴力」在印度已成了令人羞於提及的陳腔濫調。

1985年8月15日，印度第一位國家總理尼赫魯上任，他欣然向蘇聯學習，完全抹煞甘地的政治理念，將印度帶向國際強權的方向。不斷發展國家軍備實力，忽略農村，強化國家的力量控制廣大的農民，並以武力的方式併吞許多印度王侯的公國。而計畫性的國家發展戰略所帶來的結果，就是力量強大的國家印度，另一方面是生活貧窮悲慘的印度人民。

貧窮的強權，印度，縱使是世界第十二大經濟實體，甚至擁有亞洲矽谷城的高科技國家，印



◎老婦人，您在街上生活已經多久了？是否至今，妳還沒有等到妳的第二件紗麗？

（攝影：林侑增）

度卻有世界三分之一的貧窮人口。佛經裡曾提到有對乞丐夫婦，他們共穿一件衣服，一位外出乞討，另一位只能躲在家裡。在見到佛陀之後，他們供養了那塊連衣服也稱不上的破布。難以置信的貧窮，甘地也曾遇見。

甘地在比哈爾省堅巴蘭停留六個月，深感震驚的不只是農民被剝削的悲慘，還有村子裡的貧窮和骯髒。他曾請人來村子裡為孩子們上課，並教導婦女基本衛生。有人問了婦女們為什麼不換洗衣服？其中一個婦人帶他們到住處看：「你看，我的箱子和櫃子裡連一件可以替換的衣服都沒有。身上這件紗麗是我唯一的一件，要怎麼換洗？請您告訴聖雄，如果他再給我一件紗麗，我保證每天洗澡，每天換穿乾淨的衣服！」

時隔九十年後，我在印度比哈爾省，望著裹著破舊又骯髒紗麗的婦人，伸著手，連money也哼不出。老婦人，還沒等到第二件紗麗嗎？



以戒為師

釋悟因

時間：2008年12月18日

地點：菩提伽耶摩訶菩提大塔

菩提伽耶，佛陀成道的聖地。佛陀未成道時，就在這菩提樹下金剛寶座鋪吉祥草結跏趺坐，並立下誓願：「不成正覺，誓不起座。」後來人間的佛陀成道了，開始傳播證悟的四諦真理。觀想你們的座位，就是金剛寶座。佛陀的法是有次第的。對一般社會大眾，佛陀會先說人間端正法，也就是三皈五戒、布施、持戒、生天法；等到對方因緣成熟，才說四聖諦。

三皈五戒是做人的基礎

許多的經典幾乎千遍一律地記載：人們聽聞佛陀說法，就對佛陀說：「我要皈依佛，我要皈依法，我要皈依僧眾；願世尊哀憫，允許我成為優婆塞、優婆夷。從今天以後我不殺生、不偷盜、不邪淫、不妄語、不飲酒，我要奉戒來修學佛法。」三皈五戒是修行的開端，也是做人的基礎。

所有的宗教都教導信徒如何過生活，沒有例外。教導信徒依循一個方向去行，這就是戒律。佛陀告訴我們的戒律就是三皈五戒，這是生活方式的選擇。人生是多方面的，給人生規畫一個學佛的方向，開始修學聞思修、戒定慧，過著有紀律的生活，至少負面的生活少一些，優質的生活方式多一些，不要給自己痛苦，也不要給別人痛苦。這樣人生才有意義！

佛陀成道前是菩薩。「菩薩」是梵語「菩提薩埵」的簡稱，意思是覺悟的眾生；菩薩的修行叫「菩薩行」。在菩薩行的階段，還沒有證到菩薩階位，做事也不是很圓融，但是我們願意學習，一步一步地跟隨佛陀。這一步一步的過程，如同嬰兒學習走路。看過嬰兒學走路嗎？從躺著到學翻身，從爬行到慢慢站起來，到站穩腳步、大踏步走，不知跌倒多少次。看過嗎？菩薩的修學就從這裡開始。三皈五戒不只在家居士要受持，出家眾也要受持。佛陀的在家弟子受了三皈五戒，就是優婆塞、優婆夷。

學戒三大綱領

學戒怎麼學呢？大家可以掌握一個原則：斷一切惡，修一切善，度一切眾生。這是學戒的三大綱領。1.斷惡：是消極的止持。不可做的，做就不對。2.修善：是積極的作持。要做，不做就不對。3.度眾生：度化眾生是積極的。

請大家觀想佛陀坐在金剛座上——佛陀一直陪著我們——我們跟佛陀說：「我願意！」現在，請大家跟我一起念：「願斷一切惡，願修一切善，願度一切眾生。」

菩薩戒基本精神

大家手上這一部《優婆塞戒經》，是佛陀對善生說。「善生」的梵語是「尸迦羅越」。有一部《六方禮經》，也是佛陀對尸迦羅越說。有一次佛陀入王舍城托鉢，尸迦羅越問佛陀，他每天朝六方在禮拜，東方、南方、西方、北方、下方、上方。這是依何禮儀？因父親過世時囑咐要朝拜六方，能夠保佑長壽、富有。佛陀說：「你父親是教你向六方禮拜，並不是教你以身去拜。哪六個方向呢？父母與子女、老師與學生、夫與妻、親屬朋友和同事、老闆與員工、



悟因長老尼傳授在家菩薩戒三軌

(繪圖：林玉葉)

沙門與信眾。「以禮對待」這六方面的人事關係，對各方的人都要恭敬、供養、奉事。」以佛教修行來說，這是行布施度。布施無畏，讓彼此無所怖畏，這是《六方禮經》的要旨。佛陀是人間的導師，深知人際和諧、相互尊重，能使人長壽、富有。

什麼是相互尊重、互不侵犯的行為準則？就是以基本的五戒——不殺、不盜、不邪淫、不妄語、不飲酒為基礎，進一步以嚴謹的態度持戒，修學菩薩道。例如：菩薩的妄語戒，是不可未證聖人自謂證得聖人；未得禪那或果位。自謂證得禪那或果位，自我吹噓，要不得的！這是從穩定社會、安定世間來說的。而不飲酒，則提昇為「不酤酒」，不但不飲酒，更不買酒，也不賣酒。此外再增加一條，「不說四眾過」，而成為菩薩的六重戒。

「不說四眾過」。四眾是出家比丘、比丘尼，在家優婆塞、優婆夷。也許你會問，四眾有過為何不說？「不說」，意指不傳揚或不揭露的意思。他人有過是他人的隱私，我們重點在點醒他，可以在屏處勸諫，而不是傳播某人的長短是非過失。修學菩薩道其實是提昇自己對人的尊重，尊重每一個人的自覺，尊重人人有覺察的能力。

菩薩戒除了六重戒，還有二十八輕——失意戒。我另外擇時再詳細說。先說明幾個大家常會問的問題。例如：有一條菩薩輕戒，不能畜養貓狸等動物，還有一條說不能養牛、馬動物等。顯然這是二條不同的戒。一類是畜養寵物，一類是畜養有載重食肉需求的。為什麼不能養寵物呢？不只玩物喪志，視生命如玩物，不是菩薩應有的行為。更甚者，寵則呵護有加，不寵則棄之如敝屣，這是遠離菩薩平等、慈悲的精神。

居士們問的最多的是：受了菩薩戒以後，可不可以為翁姑家人煮葷菜？自己不吃，不等於不必負擔責任。個人的權利可以放棄，義務不能放棄。其實第一條輕戒就是這問題的答案：「若優婆塞受

持戒已，不能供養父母師長，是優婆塞得失意罪。」自己父母不照顧，誰來照顧呢？父母師長，要用你的善心供養，這才叫菩薩道。

有的人問：「生病可不可以喝藥酒？」你喝藥酒，是因為好喝？還是要治病？有沒有犯？問自己最清楚了。有一條輕戒說：如果種植稻米蔬果要選擇「淨水」。菩薩戒有這麼一條喔！這也是很值得學的。什麼叫淨水？乾淨的水。不要噴灑太多農藥供養大家，如果你種植的蔬果不噴農藥，你可以吃，大家通通可以吃，這就是淨水了！不要種有鎊的米、金針、山產，包括奶粉，加過量的元素，都是不適合人體；也污染環境，影響大地的長住久安。使用不淨水與長壽、富有是相違背的。

從以上列舉的這幾條，可以看到菩薩戒的精神是尊重生命、愛護生命。不但愛護自己，也愛護別人；愛護正報，也愛護依報。這是發菩提心的行法！

以前不知道戒條，可能做了很多不如法的事。怎麼辦？知道做了不該做的事感到慚愧，同時也下定決心不要再犯，這就是懺悔。懺悔可以讓自己受持的菩薩戒愈來愈如法！菩薩戒的深廣是永遠講不完的。菩提心、菩薩行，是人的提升。佛陀從人身成佛，偉大的地方就在這裡。人是可以覺悟的，人是可以修行的。當下可能缺漏不完美，努力改往修來，一步步向上提升，終能達到圓滿的境界。

拜訪陽光

釋見寂

超出行程表的意外一站——拜訪陽光，
更讓我們直接接觸印度人民的和善、真誠，
彷彿在朝聖旅程中偶遇的幾天冬陽，是那樣的和煦、溫暖，而令人難忘。

生平認識的第一位印度朋友，就是第五車導遊，二十六歲的印度大男孩。和多數印度人一樣，有著褐黑的面龐、深邃的五官和乾瘦的身材。畢業於印度第一學府尼赫魯大學中文系，具有中文導遊執照，第一天見面，就靦腆地告訴我們他的中文名字——陽光。大夥兒好奇地追問名字由來，「陽光」眯眼露出兩排潔白的牙齒，笑著說：沒有為什麼，就是喜歡陽光。

陽光的家鄉在菩提伽耶，是佛教朝聖旅程中必到的景點。團員隨口問說是否可以拜訪，陽光竟是歡喜地一口答應，直說父母家人一定很歡迎。

抵達菩提伽耶的第二天，第五車三十多人硬是在緊湊行程中，擠出向晚的一個小時，請陽光帶領大家拜訪他的家。遊覽車停在大馬路上，我們摸黑沿著泥濘小巷，步行數分鐘後的盡頭處，就是目的地——陽光的家。磚土牆砌的房屋有三房一廳，幾張床和衣櫃就是一間房，客廳也僅是椅子併擺，後院曬衣與養牛，什麼都十分簡單。不過虔誠的印度教家庭，家用空間再怎麼逼窄，必留一處敬奉神祇與修行。

房子的硬體環境，在我們的眼裡實在是貧乏得可以，室內昏暗的燈光並不影響大家參訪印度民家的興致，悟師父更是希望大家除了朝禮佛教聖地，還要把握機會踏查當地的宗教與生活。印度民風

淳樸，家族觀念很重，多數是三代大家庭共住，婦女婚後就留在家中，唯有男眾外出工作。陽光的父親是中學歷史老師退休，家中幾個孩子都進入高



◎圖片文字：奇特因緣／12/18晚 悟師父帶我們造訪導遊陽光的家
／陽光父親贈千年古物（繪圖：林玉葉）

等教育，可見其父親對於後代教育的重視。陽光父母雖然只有四、五十歲，在大家看來卻像台灣人的古稀之年，健康狀況都不理想。

我們一行人幾乎將屋內擠得無處可走，雖然存在語言的隔閡，陽光的家人還是無比歡喜地迎接我們。生病臥床的母親，特別換穿最好的紗麗起身接待；年輕的大嫂，以現擠的牛奶煮道地印度奶茶，請大家享用；而陽光的父親，更是高興悟師父的到訪，大方拿出傳家寶做為禮贈，是一塊刻有眾多小佛禪坐坐像的大石。據陽光父親說，那是過去菩提大塔附近建築拆遷的遺物。整塊石頭樸拙的白灰，確實和菩提大塔的颜色相似，還充滿著印度特有的土糞味。

在印度朝聖的日子，天空多是陰冷灰濛，僅有少數幾日霧散雲開，冬陽暖背。即使如此，親臨聖地的真誠感動，卻在內心沸騰，讓人不覺寒冷。超出行程表的意外一站——拜訪陽光，更讓我們直接接觸印度人民的和善、真誠，彷彿在朝聖旅程中偶遇的幾天冬陽，是那樣的和煦、溫暖，而令人難忘。





(繪圖：林玉葉)

許一個生命的再出發

張杏娟

這時滿臉無法控制的淚，代替了我千萬聲、千萬聲的願意。

生生世世不能忘記，

這一天在菩提伽耶受戒的情景，是此生送給自己的最殊勝、最尊貴的禮物。

「我願意！」當見瓚法師在背後拍肩輕聲問：「願意受增益戒嗎？」剎時，如電流通過全身無法動彈。我？是問我嗎？我願意！我當然願意！千萬個願意！！

靈鷲山上

前一天的下午，朝山上說法台，靈鷲山的黃昏，像一道道夕陽的光芒，撒在每一個禮佛人的身上，在前方說法的悟因師父，我因背光而無法正視，就在眼睛調適明暗中，這山崖的巨石、樹木、人群全籠罩在莊嚴靜肅的氛圍裡，只有風，用力的吹拍，彷彿掀翻著一頁頁書扉，呈現佛陀說法華，諸賢聖負笈聽法專注的身影。一陣酸楚，不禁悲從中來，累世夙緣，不求精進，以至今生仍在輪迴中，輾轉尋覓，佛陀卻早已入滅。排隊獻花供養，錯身而過，一個一個都是淚眼相對，此時此景，更照應了「佛在世時我沈淪，佛滅度後我出生，懺悔此生多業障，不見如來金色身！」

來到菩提伽耶

隔天，抵達摩訶菩提大塔，已是夜幕低垂，地上的溼氣早已沁透襪子。大塔矗立在一片黑靜中，陣陣的讀誦聲，散落在我們繞塔的步伐裡。菩提伽耶！我終於踏上這方土地，手觸這一石一木。世

尊！伏禮於您足前，此處已不復世尊身影……我為何千里迢迢重尋於此？是的，我懺悔流浪生死而來，我要在金剛座前搭衣禮拜，請世尊見證我盡未來際的誓願。

圓滿所願

以前一直認為菩薩戒微細，唯恐犯戒而不敢冒然持受。在養慧學苑受完五戒並完成研讀班課程後，常常自覺慚愧，明知是不好的言行，卻任自己為所欲為。雖是小錯小過，日積月累就成了理直氣壯，也不知道有意無意傷了多少人。在一次聚會中，因討論持齋日的日期，而開始閱讀菩薩戒本，才深深覺得自我意識的扭曲與殘忍，於是當下決心受戒，多了解佛陀的教法以利解行。奈何執著與台灣學佛好友們一起再受增益菩薩戒的約定，印度行前，並未向法師登記受戒，也因此未將縵衣收進行李。在印度，縱使聖地處處感召，菩提伽耶傳戒典禮恐怕也只能在護戒的行列中，讚嘆戒子們的



◎世尊，我懺悔流浪生死而來，更要在您座前重拾菩提願心。（攝影：林士銘）

殊勝因緣。

當天傳戒法會上，我排在隊伍的後面，仰望霧中的大塔，塔下的菩提樹，因清晨的露水而顯得精神蒼翠；貼著金箔的石欄，護守著金剛座，我的心情突然開朗，就隨順因緣吧！受戒是一種儀式，重要的是堅定持戒，在不惑之年能以戒匡正自己的身心，不隨心所欲，這才是最大的禮讚。

就在此時，見瓚法師輕聲一問，數日來的期盼，竟在一時之間得以圓滿。——是世尊慈悲憫我，俯聽我願殷切祈念！見瓚法師見我只點頭不能言語，握了握我的手說：「我知道，你願意的！」這時滿臉無法控制的淚，代替了我千萬聲、千萬聲的願意。生生世世不能忘記，這一天在菩提伽耶受戒的情景，是此生送給自己最殊勝、最尊貴的禮物。

返台後，在養慧學苑的大殿，接過補發的證書，法師再一次叮嚀：莫忘佛陀的教育，切記持戒清淨，一如證書封面所題：「戒為無上菩提本，長養一切諸善根」。此次圓滿所願，在菩提伽耶受增益菩薩戒，要衷心感謝學苑的學長，慈愛借給我縵衣，使毫無準備的我，得以搭衣禮拜，向佛陀說：「我願意！此生，我已入列！」

印度朝聖之旅，和法師、學長們日夜相處後，看到了自己平日的短視和漠然。法師們的慈悲喜捨，讓我們平安、靜氣，還互相包容讚嘆。菩提伽耶應是每一位法師最希望停留用功的聖地，卻為上百位學員，受戒的場地、流程，捨棄了休息時間，更遑論為自己駐留於大塔之前用功。學長們對諸多事務的關照，從行李、出入關、身體不適、水土不服，都因他們悉心照料，事事無礙，一一圓滿。此行更見證法師們、學長們為弘法度眾的大願，打開此生「我願意」的門。我願意學習佛菩薩的慈悲，不僅為自己願斷一切惡，願修一切善，更願盡形壽，度一切有緣眾生。

聖城，我來了！

陳國瑩

瘦小的臉蛋淌著兩行黃涕，不成比例的一雙大眼直盯著從旁經過的我們。這一刻，朝聖的喜悅突然哽在喉嚨，上不來也下不去，久久不能釋去……。

菩提伽耶——印度，釋迦牟尼佛悟道之地。

昏暗的街燈，涼颼颼的冷風，薄霧夾著黃土的空氣中，我們踏上了聖城的土地。

導遊吩咐我們緊緊相挨，不可分散，不可落單，因為迎接我們的乞討者已經一波波蜂擁而來。男男女女，老老少少，衣衫破舊，全身污垢。雙腿殘缺扭曲變形的殘者，在地上爬行；小小孩擠進隊伍裡，嘴裡唸著「money！money！」還有幾個約十歲大的小女孩，懷中抱著以幾片破布條包著的小小娃兒，怯怯的跟在我們對伍旁；默默的伸長著沾滿污垢，幾乎見不到皮膚的另一支手；瘦小的臉蛋淌著兩行黃涕，不成比例的一雙大眼直盯著我們。這一刻，朝聖的喜悅突然哽在喉頭，上不來也下不去，久久無法釋去……。導遊吆喝著趕走在隊伍中穿梭的小孩；我們則踏快腳步，跟緊隊伍；還要小心閃躲黃土路上隨時竄出的牛糞。天啊！這是聖城！遠處高聳莊嚴的菩提大塔，怎堪與這些場景相存！

就在進入聖地禮拜的路上，我們看到貧、殘、落後；不捨與理智在我們內心衝突交戰。這是世間的實相，對於步佛足跡，尋求悟道的我們，這一課該從何讀起？

佛陀在此地「悟道」——苦、集、滅、道！我也深刻「感

悟」：這樣的人生，須要何等的能力才能參悟！

菩提大塔的早課

第二天，清晨五點，我們入寺作早課。

透著刺鼻的冰冷，裹著棉襖、毛帽，喘著大口的霧氣，大夥兒急著趕路。導遊說：「晚了，找不到位子。」

夜貓子的我，腦子根本還沒醒。真的嗎？才五點耶！除了我們這群百人大團，如此「虔誠」的朝聖者之外，還有其他人嗎？我要不是跟了法師們，才不會這麼早就來咧！要在這兒待兩天，有的是時間啊！

才走入園區，已經一大群人排隊擺鞋了！接著走入寺院區，陣陣的誦經聲，一波波傳來！真的！我們已經算晚到的了！

寺區的空地，幾乎是一塊一塊、一群一群的坐滿了人。各種語言，分不清藏、梵、緬、中，莊嚴肅穆的唱誦著……。

聖城的早課！修行人的虔敬！在我心版，烙下深刻的印記！



◎（左圖）冷風颼颼，但大家還是虔敬地，在菩提大塔旁做著早課。（攝影：林士銘）



◎（右圖）1車團員與全體導遊在鹿野苑合影，十日彼此相處，也是難忘的一段。（攝影：李麗淑）

鹿野苑

Sarnath

ish from Luminary Publishing Assr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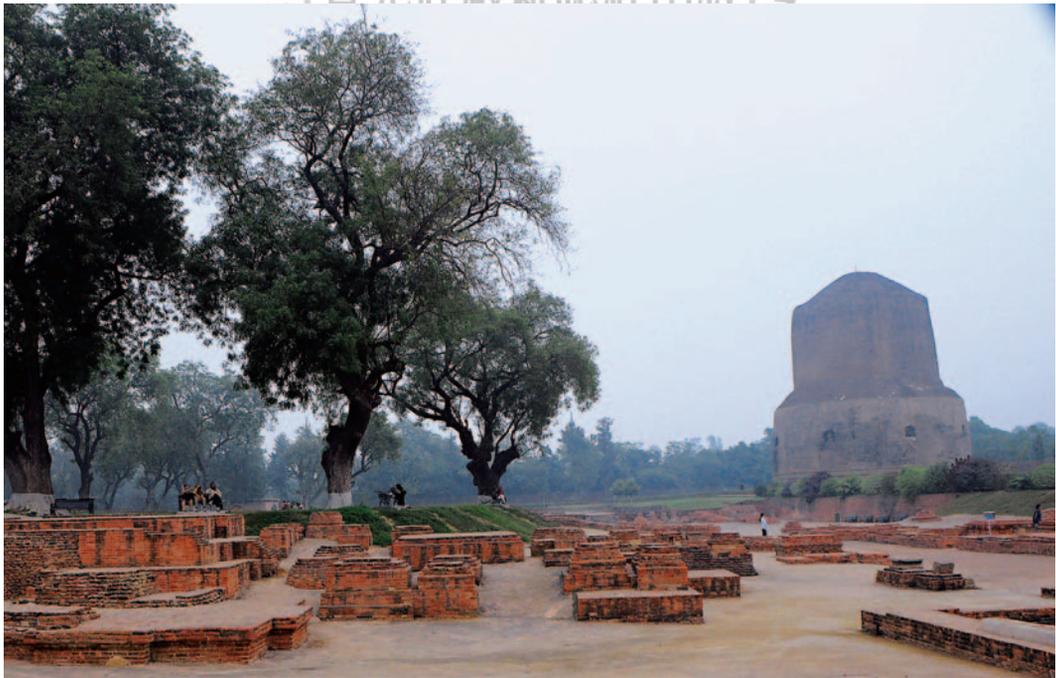
輪轉風發

文/釋見鑄 照片文字/簡伊伶

若眾生心，憶佛念佛，現前當來，必定見佛。
去佛不遠，不假方便，自得心開，
如染香人，身有香氣，此則名曰「香光莊嚴」。《楞嚴經·大勢至菩薩念佛圓通章》

◎鹿野苑遺跡中，最顯著的為這座達美克塔。據推斷，此塔大約建於西元5世紀的笈多王朝。塔身外圍有許多華麗的雕飾。
(攝影：林士銘)

迦尸國 (Kāśī)，古印度十六大國之一，古迦尸國西臨恆河，氣候溫和，果木繁疏，百姓生活富足。根據《大唐西域記》的記載，富庶的迦尸國多信外道，赤身露體、塗灰或斷髮椎髻等苦行外道很多。都城迦尸城就是今天的瓦拉那西。我們來到鹿野苑，在瓦拉那西東北方不遠處。



鹿野傳說

鹿野 (Migadāya)，或作鹿野苑、施鹿苑、仙人鹿野、施鹿林等。據說在很久很久以前，此地有一片大森林，住著兩群鹿，分別由菩薩鹿王與提婆鹿王管理。可是，該地的國王很愛打獵，每每獵殺過多無辜的麋鹿。於是，菩薩鹿王以每天獻上一頭鹿作為條件，請求國王不要再捕殺鹿隻。國王答應了，就這樣，兩群鹿每天按順序自動獻給國王一頭鹿。

一天，輪到提婆鹿王鹿群中一頭懷孕的母鹿，她央求提婆鹿王將她往後排，等生下小鹿，一定馬上赴死。提婆鹿王表示無法處理——母鹿不去，誰肯提前送死？走投無路的母鹿只好向菩薩鹿王求救。菩薩鹿王為了挽救懷孕的母鹿，決定以身相替。國王聞知此事之後，自嘆不如一隻鹿，不但將所有的鹿群放生，並規定此片樹林作為鹿的棲息地，禁止捕獵鹿群。從此，這裡就被稱為施鹿林。

法輪初轉

他身穿袈裟，和其他僧侶一樣地走著，但他的臉龐和步伐、向下看的平靜視線、自然下垂的手，以及手上的每根手指都訴說著平和，訴說著圓滿，什麼也不追求，什麼也不模仿，反映著一種持續的平靜，一種不褪的光輝，一種無法破壞的祥和。

(赫曼·赫塞 / 流浪者之歌)

慈悲的菩薩鹿王重回鹿野苑，此世的他是悉達多太子。證道後的太子不等待，腳步輕輕，走向昔日五位背叛的夥伴。或許就是這「無法破壞



◎當年佛陀成道後，從三百公里外的菩提伽耶一路向鹿野苑走來，為的是度化當年同行的五位伙伴。至此，佛、法、僧三寶具足，法輪由此地不停地轉入世人的心中。

(攝影：簡伊伶)

的祥和」，五人忘記之前對他的評價，還有對太子要來個相應不理的約定，滿心滿眼滿耳突湧起親近他的心念，不禁趨身向前行禮。這一向前，腳下自此平實，眼前已然空闊，不再擔心生命的棲宿，滿天的星光已十分燦爛。佛陀總是先一步來到眾生面前——鹿野傳說，說的還是無盡的慈悲。

佛陀初轉法輪，演說四諦，憍陳如等五人是佛陀最早收的徒弟，也是佛教第一批僧人。師徒佳話持續著。五比丘中的馬勝比丘，他肅穆的威儀，也是這「無法破壞的祥和」，替佛教引度了智慧第一的舍利弗與神通第一的目犍連。而舍利弗與目犍連的加入，讓佛教的弘化再推進一大步，僧團日益茁壯成長，就從佛陀與五比丘開始。

法音長流



佛陀在鹿野苑初轉法輪，與佛誕生地倫毗尼園、佛成道處菩提伽耶、佛涅槃處拘尸那羅共稱為佛教四大聖地。此地阿育王時代就非常有名，豎立了一根四獅柱頭的巨大石柱，並廣建僧院佛塔。鹿野苑諸多建築後來毀於13世紀入侵的伊斯蘭教，直到19世紀才挖掘出部分遺跡，20世紀，印度政府終於發現鹿野苑的重要而重新修復維護，成了今日我們所見到的鹿野苑。

素淨的鹿野苑遺蹟公園綠草青青，沒有乞討的丐兒，也沒有四散黏著的花瓣燈油。信步來到達美克塔（Dhamekh Stupa，完建於西元五世紀的笈多王朝），43.6公尺高的古樸磚石塔直逼蒼穹，巍峨高壯。在墩座前，我們諷誦〈大勢至菩薩念佛圓通章〉後，點燈祈願並緩緩繞塔而行，猶如當年佛陀在此地傳法，滾滾法輪在「如母憶子，如子憶母」

◎在法師們的帶領下，我們於達美克塔前諷誦〈大勢至菩薩念佛圓通章〉，聆聽悟師父的開示，憶念三寶的恩澤。

（攝影：林侑增）

的心心相應中，轉向五比丘、轉向為佛法開啟的每個心靈，為世間留下一脈法音，後人由此而疏朗困頓的生命，邈遠的輪迴已不再全然黯暗。

黑阿育與白阿育

鹿野苑遺蹟公園裡有個欄杆圍起的小亭子，保護的是最著名的阿育王薩拉奈特石柱，欄杆內所見只剩挖掘出的數塊巨石，還有2.1公尺仍埋在地下，而遭雷劈斷的柱頭，就存放在隔壁的鹿野苑博物館。

孔雀王朝的阿育王，曾經是個蠻橫殘忍的暴君。公元前268年，阿育王鬥垮長兄取得勝利，正式灌頂繼位。初即位，阿育王忙著鎮壓叛亂、鞏固政權，並持續擴大疆土。公元前260年，阿育王對鄰邦羯陵伽國發動一場大規模的征戰，雙方死傷約二十多萬人，加上戰爭之後所帶來的飢饉和

◎阿育王石柱上，常刻有阿育王親自頒布的敕文。

(攝影：簡伊伶)



瘟疫，又有十萬多人因此喪生。此時，孔雀王朝版圖多已穩定，在見到戰爭深重的災難之後，阿育王睥睨天下的霸氣與豪情，化作慈悲懷柔的轉輪聖王之心。

從此，阿育王未再興戰，並制定一套從非暴力原則出發的正法政策。這套適用於個人、社會政治、國際關係的溫和政策，有六條基本原則：少行不義、多做善事、慈悲、慷慨、真誠、純潔。他要求人們做到尊敬父母、年長者、老師和沙門，及憐憫窮人、不幸者，放棄殺生與戰爭，並保持各宗教派之間的和諧。阿育王雖然是佛教徒，但他同樣尊重其他教派，也呼籲各教派之間相互尊重。為使正法政策落實人心，阿育王採取以下幾項措施：

1. 頒布詔書，將他們鐫刻在石壁或石柱上。
2. 設置正法監督官，專司正法的推行和實施。

3. 自己身體力行，從事有益於國計民生的活動，如建橋修路、開設醫院等。阿育王不同於歷代帝王遊山玩水，而是巡訪各地，藉此廣泛接觸僧侶與百姓，宣傳正法。

正法政策為這個國家帶來了整整三十年的和平，大規模的水利工程、手工業、農業、商業、藝術文學都獲得迅速的發展，百姓的生活也在穩定中有所提高。

阿育王石柱

公元前259年，阿育王開始接觸佛教，並以佛教的理念管理這個疆域遼闊、種族和宗教眾多，文化類型歧異很深的國家。阿育王弘揚佛教不遺餘力，不僅廣建寺塔扶植佛教，並直接參與僧團的活動。他派自己出家的兒子摩哂陀和公主僧伽



◎此阿育王石柱上的四獅柱頭，現正收藏於鹿野苑博物館中。也是印度的國徽，印度紙鈔上現今也以此四獅柱頭為印記。

◎在鹿野苑出土了許多精美的佛像雕刻。從輕薄貼身的佛陀袈裟，顯現了當時雕像的細膩風格。「佛陀初轉輪像」是笈多王朝時期的作品，現為鹿野苑博物館館藏。

(照片提供：林士銘)



密多先後前往僧伽羅國（今斯里蘭卡），這對促使該地之後以佛教為國教起了很大的作用。阿育王是佛教第三次結集的贊助者，也曾派出九個由著名長老率領的大使團，到邊地或鄰國傳教。正是由於阿育王的推廣，佛教從一個印度的地方教派，迅

速發展成為遍布各地、影響印度境外的宗教，為日後成為世界宗教奠定基礎。

阿育王親身巡禮佛教聖地，在每個聖地豎立圓形紀念柱，也就是所謂的「阿育王石柱」。上刻有阿育王「法敕」，共通內容有尊重佛法、勸善斷惡、禁止殺生、仁慈平等及有關人類福祉和阿育王事蹟等等。較特別的有禁止破和合僧、阿育王朝禮佛跡的記載。

「阿育王石柱」是由一塊石頭作成柱身，支撐著另一塊石頭製成的柱頂。柱身由下而上逐漸變細，精工磨光，大小均勻，高度六到十公尺左右。石柱上端雕有各種獸類，例如獅子、馬、象、公牛等。在石柱的欄楯四周飾以花草圖案，蘊含佛教故事，如以白象喻佛陀誕生、金剛座表降魔、菩提樹表證悟、法輪表說法等。

我們在鹿野苑博物館所參觀的，是最代表性的薩拉奈特石柱的雄獅柱頂：四隻背對背蹲踞的雄獅，威武雄渾有力。中層飾帶，刻有大象、奔馬、公牛和老虎，以象徵佛法的法輪隔開；基座則是倒覆蓮花雕刻，高約2.03公尺，柱頭完整而華麗，可說是古印度雕刻藝術的極品。

此柱頭被作為象徵印度的國徽。圓形基座上四隻金色的獅子，象徵信心、勇氣和力量；基座四周有守衛四方的守獸：東方是象、南方是馬、西方是牛、北方是獅。圖案下方，以梵文刻寫著：「唯有真理得勝」。

僧團建立從鹿野苑開始，佛法於焉流傳。而時間推移，人事更迭，阿育王在各地所建造的佛塔、石柱，縱使只剩廢墟殘址，佛教在歷史上還是留下了紀錄，便於人們尋訪和辨認，追思感念佛陀以及發生在佛陀周遭感人的故事。



◎印度國徽也以阿育王石柱的石獅柱頭作為標記。



法輪初轉

釋悟因

時間：2008年12月20日

地點：鹿野苑

佛陀與五比丘

佛陀在菩提伽耶成道，在鹿野苑度化第一位比丘。這位比丘是佛陀成道以前一起修行的五位夥伴之一。當初佛陀以太子悉達多之身出家修行，父親淨飯王很不放心，派五位親信陪太子修行。起初大家一起在苦行林修苦行，經過了六年，只有受苦捱餓，卻未能解脫煩惱。於是佛陀決定放棄苦行而行中道，就自個兒到尼連禪河沐浴，並接受一位牧羊女供養的羊乳糜。這時五位夥伴看到了，覺得太子受不了苦，退墮不想修苦行了，就離開佛陀，來到鹿野苑。佛陀受了羊乳糜供養，恢復體力，就到菩提伽耶繼續用功，不久證得道果。

佛陀成道以後做些什麼？獨自享受自己覺悟的境界嗎？以世俗的比喻來說，比如拿到學位之後做些什麼？把學位拿來供奉嗎？當然不是。佛陀經過一番思擇後，覺得應該要說法度眾生。本來佛陀思惟：悟證的真理是如此微妙，恐怕沒有人能聽懂。後來轉念一想，眾生有上中下根，或者有人能接受。那麼該說給誰聽呢？佛陀想起以前教他修習禪定的兩位老師，一方面報答師恩，一方面二位老師已有禪定基礎，體悟真理應該很快。於是他入禪定觀察老師的去向，可惜兩位老師已先後去世。於是他想起陪他修行的五位夥

伴，他們已經用功修學多年。就進入禪定觀察，五位夥伴當時在鹿野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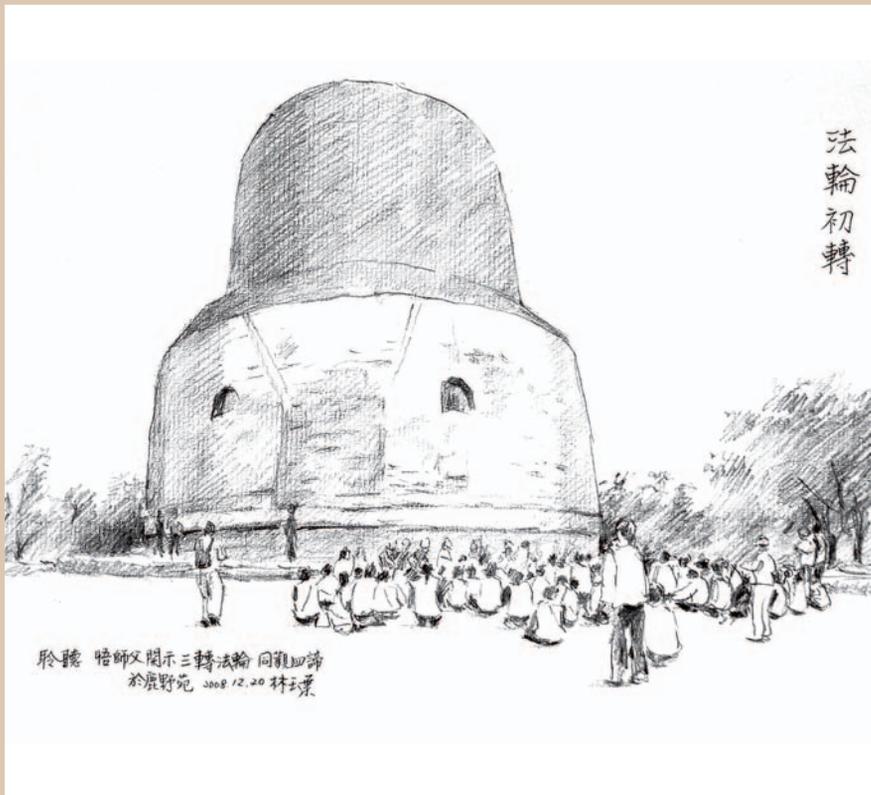
於是佛陀從菩提伽耶走路到鹿野苑。這趟路程我們坐遊覽車一直開，要六個多小時。佛陀是一路走來，就是要到這兒對他們說法。這五位夥伴遠遠看到佛陀，原本相互約定，大家都不要理睬這個他們心目中認為退墮的人。等到佛陀走近，他們發現佛陀的氣質神情與以前大不相同，自然而然、不約而同地一同頂禮，迎接佛陀。於是佛陀為他們講解四聖諦，首先得度的是阿若憍陳如。所說的是四聖諦——苦聖諦、集聖諦、道聖諦、滅聖諦，從第一天說法到拘尸那羅入涅槃最後一天，佛陀的教法徹始徹終就是這「四聖諦」。

三寶具足

為什麼鹿野苑這個地方這麼重要呢？因為三寶具足出現於世間就是發生在鹿野苑。三寶——佛、法、僧——佛寶是釋迦牟尼佛；法寶指佛說的法，尤指四聖諦；僧寶，隨佛修學的賢聖弟子。在《佛遺教經》是這樣敘述的：「釋迦牟尼佛初轉法輪，度阿若憍陳如。」這位阿若憍陳如就是佛陀的第一位弟子，佛教史上的第一位比丘阿羅漢。釋迦牟尼佛以人身成佛，在鹿野苑度五比丘，三寶具足，這意味著佛陀的「法」是清晰可以驗證的，如同科學實驗，可以一再地依循一定的方法、步驟而達到一致的結果。鹿野苑，這初轉法輪的聖地，標誌著佛陀體證的四諦真理能被世人接受，人人可以實現解脫的可能！從另一方面說，佛不是唯一的神或上帝，佛是人，而佛教集團在此出現了。

於是，比丘之後也出現比丘尼、沙彌、沙彌尼；有出家弟子，也有在家弟子。當時，有人到佛前請求出家，佛陀只說：「善來比丘！」如此，這個人就成為比丘了。後來佛陀也指示比丘們到各地

法輪初轉



◎圖片文字：初轉法輪／聆聽 悟師父開示三轉法輪 同觀四諦（繪圖：林玉葉）

傳播教法，法到之處都有人請求出家，佛陀就指導比丘依律傳授戒法，並結界施行共住、共事等各種羯磨，建構有組織的僧團。佛陀建立僧團，比丘等七眾弟子助佛宣化，教法的旗幟，就這樣從鹿野苑飄揚到世界各地，如此集團的永續才能持久，但集團需要正法！

我們何其有幸在二千五百年後仍能親聞佛法！你慢慢地學，你能從身心裡面去體會、驗證，佛法是治療眾生的病，佛法的內容就是像藥單、藥方。比丘僧伽與居士如同大護士、小護士。佛陀就是一位已成就的醫王，他開很多很多的藥單，而護士也要拿正確的藥單給人服用。不論出家、在家，都要對佛法建立正確的、深入的知見。你們也要來檢查佛教講的這些道理，不論是法師或寺院所傳遞

的，要思考哪個地方講得好像怪怪的。不思惟抉擇而全盤接受是很危險的。你們要培養這樣的知見和參方眼。

大家來做菩薩摩訶薩

今天你們能來到鹿野苑，你們是有福德智慧的。大家一起修行，各個宿世善根、福報不同，智慧深淺有別。不要自怨自艾，只要精勤用功就對了。用功學了一個階段，就要應用出來，不要扛著學位被學位壓著。要服務人群、學著提攜別人、度人學佛。一直把佛法留在自家裡，或留在寺院的圍牆裡是不對的。所謂用然後知不足。不足時再修學，學無止盡，這樣才有意義。

通常在教的時候會覺得不夠。怎麼不夠呢？只有內在的體驗卻不知對方根機在哪裡，這當然不夠；有的是自己好像懂，說出來別人聽不懂。我們在座有很多老師，你教學生教不會時怎麼辦？拿起棍子來打？還是運用善巧方便譬喻？大家都很清楚，能夠向內自轉法輪才能成長、進步。我們應教學相長，內心永遠充滿感激。

這一趟你們來鹿野苑，看一看佛陀初轉法輪的聖地，體會佛陀弘法的悲懷。佛陀曾發願「願令一切眾生，與我無異。」這是何等偉大的襟懷！而法的弘傳要靠僧信二眾同心協力，這樣佛法才能永續於世間。我們信佛、學佛，在學習佛陀的悲願。大家精進學佛，帶著學弟、學妹學佛，做一個信願、修行、度人的菩薩摩訶薩。讓我們一起來發願：

願我護持佛法僧三寶。

願正法常住世間，造福世間。



以佛心為己心

釋見享

《佛遺教經》：「釋迦牟尼佛初轉法輪，度阿若憍陳如……」

印度朝聖之旅第九天，我終於來到經文中所記載，佛陀初轉法輪之處——鹿野苑，佛教已由佛陀接棒到僧眾的教團。

早上結束瓦拉那西——恆河參訪行程，上車後導遊告知大家，下一站即將前往本次朝聖之旅的最後聖地「鹿野苑」。鹿野苑距離瓦拉那西只有十公里的車程。與前幾天朝聖路途的安排——拉車少則二小時，多則十小時——相較之下，十公里真是非常近啊！途中聽導遊介紹：菩提伽耶到鹿野苑，至少近三百公里的路程。佛陀徒步行走了近三百公里的路程來到鹿野苑，此刻的我殷切等著這一站的到達，它標幟著佛法僧的出現在世間、佛教教團的法與律，佛陀怎麼說，怎麼做，此刻我心中何止被十公里、三百公里盤旋著，我陷入沉思中……

下了車，沿著公園建築的圍牆，走入鹿野苑出土的大片遺址，這座群鳥啁啾、扶木蒼翠的遺跡公園，園中的小徑十分清幽，據說當時這裡因為四處有鹿群行走、聚居而得名。我們來到鹿野苑遺跡最壯觀又最震撼人心的建築——「達美克塔」。這座巨大如山的大塔，建於西元五世紀的笈多王朝，是阿育王所造的紀念佛塔遺蹟之一，從磚石的浮雕中還可以見到當時古王朝雄偉的氣勢。佛塔的四周已經有來自：台灣、西藏、日本、印度的朝聖者用各國語言稱念佛名，繞塔、獻哈達、獻燈。我們在此進行此趟朝聖的最後圓滿共修——禮誦〈大勢至菩薩念佛圓通章〉。共修後，我們恭請悟師父開示。

悟師父開示：「不管出家、在家，要對佛法有正確的認識，要深入，同時還要學著提攜別人，這是你確實所知，也能再藉此體驗自己所了解的是否正確。……帶你們來這裡看一看，就是要你們來做學長。學長要帶著學弟學妹學佛。所以，自己要做一個信願修行人的菩薩摩訶薩。菩薩團體。就從這裡開始。」

「就從這裡開始」，我省思：我個人的修學，最需要重新調整與開始的又是那裡呢？我在鹿野苑的博物館，找到了答案。

鹿野苑博物館是佛陀所有聖地中，最著名的博物館，其中有一座鎮館之寶，就是佛陀的初轉法輪像。來到鹿野苑，如果沒有前來博物館瞻仰此尊佛像，將是旅程的一大憾事。佇立於佛像前，淡柔的光中，佛陀是如此相好莊嚴，安詳收攝。低垂的雙眼、微微上揚的慈悲笑容，結著說法印的雙手是如此自然肯定。就幾分鐘時間，我原本散亂攀緣的心識頓時收攝，感受到那份沉靜清涼的法喜！

當年，世尊千里跋涉找到昔日的五位同修，這五比丘認為悉達多半途放棄苦行，完全違背修行的精神，原本約定要以不理會的態度來面對他。後來在親見世尊的聖者風範後，放下所有的不敬態度。當下那份攝於清淨莊嚴的法喜，可能也正如我現在所感受到的這般祥和與殊妙吧！

五比丘親見聖者風範並且開啟修行契機的歷程，讓我追憶起之前啟蒙我菩提心者，是當時在南部紫竹林精舍接引大專青年的見宥法師。

那年佛學社社長燕玲第一次帶我到精舍親近宥法師。我永遠難忘，當我跟著燕玲依樣畫葫蘆地學完五體投地的拜佛後，轉個身，宥法師已經來到身邊。當下我完全攝受於法師那莊嚴的儀表，清淨祥和的音聲。這份近距離親近僧寶的法喜，開啟了我往後學佛的菩提心。

當時宥法師已罹患重病，醫生告知只有幾年存活時間。於是，她將珍貴的最後歲月全放在陪伴南部的學子，除了於學佛上的接引與教導，也陪伴我們走過年輕歲月的種種調適。每天下課前往精舍培福掃地，總是看見宥法師陪伴學子談話的身影，那份慈悲的眼神與完全付出的耐心，讓人印象深刻。佛陀的家有這麼一位善知識，隨時等著你來請法，這是當年宥法師給我們的感動與回憶。

後來，我發心上山出家，宥法師已經回到香光寺養病。一天，我去探望她。宥法師儀態因病而顯得浮腫與沉重，但她仍歡欣我的到來，鼓勵我：「好好發願，護法龍天會護持你走過出家的考驗。將來出家後，會有更多法師當你的老師，教導你如何當出家人……。」之後，宥法師面對無常逼近的歲月，我也在佛門中接受師長及大眾師的教導繼續往前走。四年後，宥法師終是離開人間了，竟是由我來學習承擔這場告別式的法事。而我有這份承擔力，可以回饋師恩，也是師長、宥法師及大眾師長久接引、教育、相繼陪伴之下漸漸積累而成！

佛道是那麼長遠，佛陀剛開始是一個人走在這條路上，後來，也不忘帶著同修、一切眾生走向解脫之道。佛陀入涅槃後，將正法久住的使命託付給僧團。我們發願投入「菩薩團體」，就是願意將佛法的慧命繼續傳承下去。這其中除了個人發願投入，更需大眾發心護法，相互護持，佛法的傳承才能相續不斷！

離開鹿野苑前，我雙手合十向這尊初轉法輪的佛陀像發願：

「佛陀！感恩您初轉法輪，讓三寶得以出現人間，讓比丘尼有出家的因緣。

我願學習您修行的堅忍，度眾的悲心，觀看世間憂苦的自在與承擔。佛道長遠，我願以佛心為己心，就從這裡開始！」

瓦拉那西

Varanasi



靠近神聖

文/釋見錄 照片文字/簡伊伶

金色的陽光劃破黑暗，宛如信號，來到這條街的巡禮者全部聚集到有限的渡口。
他們爭著要到母性之河沐浴。
母性之河既接受生者，也接受死者。這就是神聖之意。 深河·遠藤周作

從菩提伽耶，跨過邦界，我們要前往瓦拉那西。在夾雜著牛隻人群的高速公路趕路，坐車整整六個小時。事後回想，最有趣的畫面，莫過於裝飾華麗的卡車車頭、超載翻倒一地的甘蔗，以及大家田園樂解決內急的情況。

◎在印度，每一輛卡車都是獨一無二的。它們有著鮮艷的色彩、華麗的裝飾，是不可錯過的印度奇景之一。

(攝影：林侑增)





印度的潔淨

印度鄉間常見有小男孩或男子攜帶個小水壺，戶外解決。（市區也能見到，只是非田園樂，而是牆前或行道樹下。）或許是因為黃土田壟中狹小逼仄的矮房裡，沒水沒電，不可能再有個空間築廁。

文明、衛生與印度的淨不一定能夠會通。在戶外解決上廁所的，不是只有沒錢蓋廁所的低階種姓。有些傳統、規矩的婆羅門也都到戶外解決。因為，上廁所這回事只有非婆羅門才會做，對婆羅門而言，進入不淨的地方本身就是不淨的行為。某些市區裡較貧困的婆羅門社區，婆羅門不能掃廁所，可是付不起請人掃廁所的費用，最後只能任由廁所流洩一地的黃金。

對印度人而言，信仰是生活，生活習慣裡也含有種姓意味。在靈鷲山下，我們見到一群學生正要用午餐：草坪上，男生分兩列踞坐，女生另起一列背坐，每人面前發一個葉子做的小圓盤，一桶熱呼呼冒著煙黃澄澄的咖哩早已備好。每個圓盤先舀上白飯，再淋上一大瓢咖哩。然後，右

◎一群學生正在戶外用餐。注意他們吃飯用的盤子可是最天然環保的環保餐具——樹葉所編織成的。

（攝影：林士銘）

手將飯伴著咖哩，捏成一小團，（怎麼不怕燙？）直接就放進嘴裡，一口一團，一團一口，不由得想起律藏裡有關僧人進食的規定：「不得搏飯遙擲口中。」（這可真是高難度動作。）

導遊特別買了兩個葉盤子給我們，交叉穿織的圓盤不透水，沒有擾人的氣味，以葉盤盛物進食，也與婆羅門信仰有關，婆羅門只能使用與土地有直接關連的物品。有些婆羅門只喝井水，拒絕自來水，就是因為井水直接來自土地。他們也只能用壺裝水，現代水桶多是白鐵製成，而婆羅門只能使用黃土或陶土做的水壺，這可苦了每天必須去裝水的婦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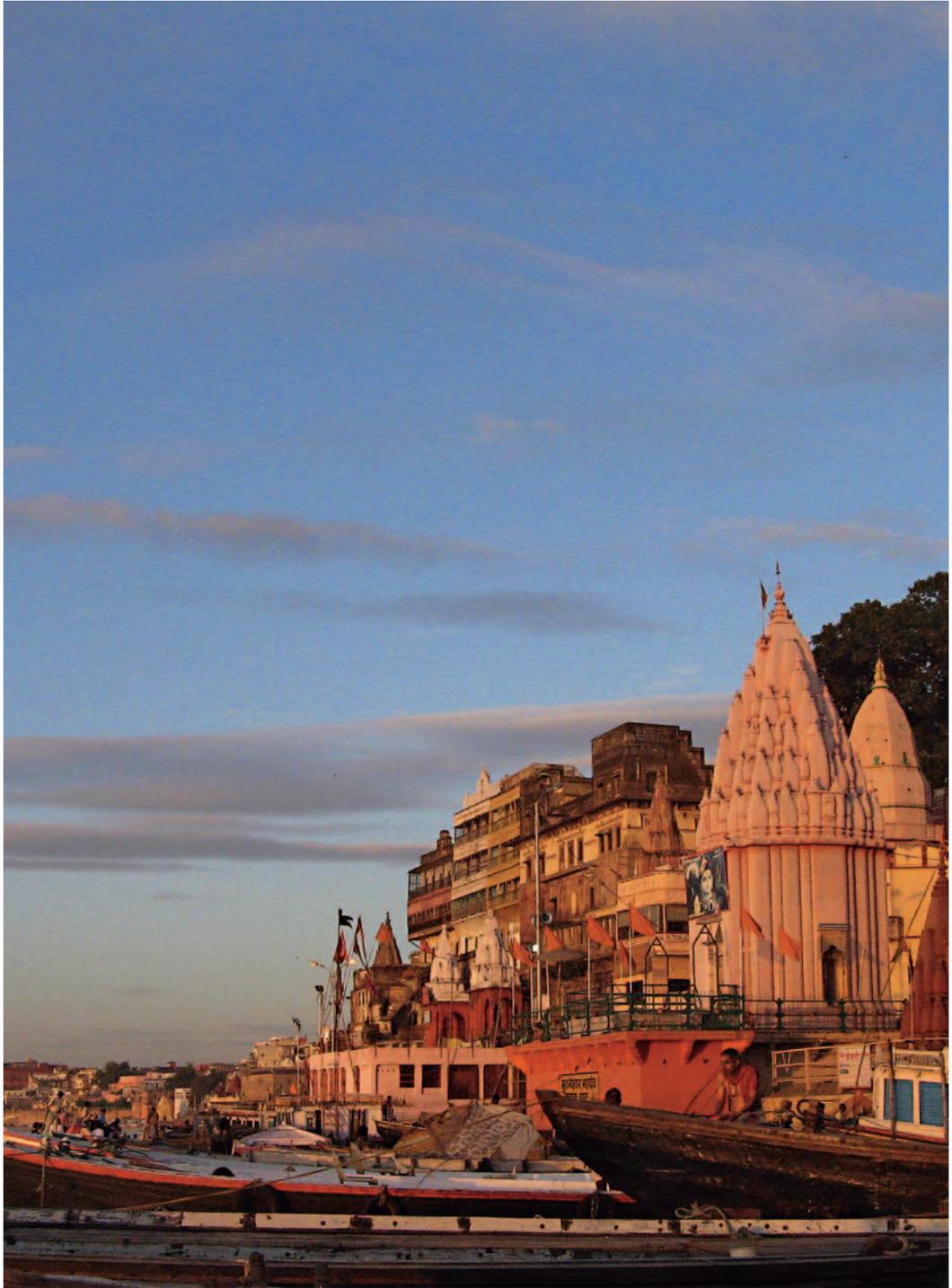
婆羅門嚴格遵守吃素，只有賤民能吃豬肉。婆羅門只吃供過神明的食物，而進食的方向、時間有規定，就連不同等級的人吃的量也有差異。進食是件神聖的事，是信仰的聖潔，卻與食品衛生不一定相關。而信仰之下的種姓制度，同時也規範了印度人的生活次序。

神聖的恆河

來到瓦拉那西，天色已晚。我們靜待見到明早恆河的晨光。

這是人快要死了才聚集於此的城市。……許多從東南西北來的巡禮客，便是為了死在這裡而來的。
（遠藤周作 / 深河）

天還暗著，霧很重，瓦拉那西的街道還沒醒來，倒在路旁的流浪漢，哼哼作聲的病狗，我們低著頭趕路，踩過泥濘、垃圾，淡淡的霉味，「為了辭世而來的街道」，通往天堂前最後一段人間路，晦暗、髒亂、呻吟。



(攝影：陳眉伶)

終於來到恆河邊，步下照片裡常見眾人聚集的階梯，來到佛陀口中的恆河。恆河，十分安靜，水拍堤邊的動作也十分輕柔。我們分作五艘船，要從此岸渡往對岸。船行前，一人一盞水燈——小荷葉裡幾朵小花、蠟燭——放進水裡，熒熒燭光隨著水漂流。闇夜裡的恆河承載了多少生命的悲苦，那光，彷彿是人們最後一絲卑微的想望，順著河，就這麼流向沒有苦難的未來。

擺盪著——深深地

流動著——隱隱地

人在船上，船在水上，水在無盡上

無盡在，無盡在我剎那生滅的悲喜上

（周夢蝶 / 擺渡船上）

◎微曉的晨光中，我們分坐五艘小船，在船上順著水燈許下心願，要從此岸渡向彼岸。

（攝影：林侑增）



此岸房子有高有低，在天涼的冬霧裡，孤寂地矗立河旁。我們已然決意離棄此岸，一意划向另一個世界，迎接我們的，清淨、聖潔的彼岸，是閃閃發亮的白沙灘。

船靠岸了，風依然涼，霧依然模糊。當我們屏息感受風送來的淡淡腥味，此岸那裡傳來喧嘩的歌頌聲，是熱鬧的、伴著樂器。那是人對著難以捉摸的命運之神發出的呼喊，神說：「不需要呼喊，只要奮不顧身躍入恆河，這水能洗滌你的罪惡，這水能彌平你的傷痛，這水能引領你的未來，只要奮不顧身躍入恆河。」

我望著橫隔兩個世間的那條河，平緩混濁，還是十分輕柔地，流送著不斷傾入的晦暗污穢，載不動許多愁的恆河水，淚，流乾了嗎？

◎佛陀，我們終於來到這裡，親自觸摸您常說的「恆河沙數」的意義。雖然有著不同的文化背景，但真理卻不會改變。在俯身碰觸恆河沙的那一剎那，我們更確認了這一點。

(照片提供：林士銘)





◎ 誰願意從彼岸再回頭呢？回程的路上，漫天相送的海鷗一路陪伴，或許有了這樣的鼓舞，再回頭就不顯得孤單。

（攝影：林士銘）

我們從彼岸划回此岸，相送的是一大群海鷗，繞著五艘船飛舞，乍落又振翅飛起。怎麼他們也明白：回到此岸需要奮力振翅？因為面對此岸的苦難與無奈，只有振翅再飛起，再振翅再飛起，而這是恆河所不能理解的：它永遠無法替代他人的命運。只有自己承擔自己，振翅再飛起。

聖潔還是污染？

在恆河停留的時間，由於行程的關係，只有清晨短短三個小時，恆河邊往來的人們還不多，倒是遠遠見到焚化台上，有一具屍體正在火化。印度教徒相信人往生後火化的骨灰灑入恆河，將能升天，脫離輪迴。相傳有五種人不能焚化：分別是夭折的嬰兒（代表神）、聖徒（代表梵天）、死於癩瘋（不是好人）、天花（天花神象徵母親）、眼鏡蛇咬（代表濕婆）。這五種人中前四種是將屍體綁在石頭上沉到水底；眼鏡蛇咬死的屍體任其在河裡漂流，人見

到就會明白這是眼鏡蛇咬死的，然後向神祈禱。恆河的聖潔來自心靈，但漂浮其上的腐肉、骨灰，卻成了全球人類生活奇觀。

這樣的奇觀也有人不以為然，余秋雨先生曾說過：「說什麼要把自己的生命自始至終依傍著恆河，實際上是畢其一生不留任何餘地地糟蹋恆河。」恆河的污染問題並非沒有人關注，河裡有死老鼠、死屍，還有好幾百萬加侖的污水注入，人們冀求淨化靈魂的一條河流卻正在毒害他們的身體。有人抨擊印度水污染的問題，一位印度女性新聞記者曾在週刊上提出：「五大印度教的領袖在哪裡？為什麼他們沒有一個人挺身出來宣導說：任何一位將恆河岸邊當作廁所的印度教徒，都是在給自己製造嚴重的惡業？」

什麼是神聖？什麼是宗教？泛盪扁舟，我別過頭望向遠方，真是難以說得清啊！

◎倚杖迎面而來的老婦，使我想起《深河》一書中，總到街角尋找垂死之人，背著他們來到恆河的主角——大津神父。以著同樣的心情，我雙手合十，默默祝禱：「乃至有虛空，以及眾生住，願吾住世間，盡除眾生苦。」

(攝影：陳眉伶)



一把恆河沙

釋悟因

時間：2008年12月20日清晨

地點：瓦拉那西恆河岸邊

恆河沙與你我

我來取一把恆河沙。讀佛經時，常常讀到佛陀取恆河沙說喻。有一次，佛陀在恆河拾起一把沙說：「各位比丘！看看我手中的沙，是手中的沙子比較多呢？還是大地的沙比較多？」大家取一把沙，看看這一把沙有幾顆？數不盡。已在手中的尚且數不盡，不在手上的更是無量無邊。佛陀常常以恆河沙來做比喻，代表數不盡的數量，因為佛陀一直在恆河兩岸弘法，恆河沙唾手可得，便成了最好的教材。看起來是一顆顆極微細的沙子，卻蘊含深廣的道理，比喻佛教的道理俯拾即是，從沒有離開我們的日常生活，再平常不過了。凡是你能碰觸得到的，你能感覺得到的，沒有離開你的六根六識——眼、耳、鼻、舌、身、意的範圍；也沒有離開六塵——色、聲、香、味、觸、法，或五蘊——色、受、想、行、識。修行不是說些與我們無關的人、事、物。恆河沙這樣的字句在經典裡出現很多、很多次。

今天我們終於來到瓦拉那西，大家摸一摸恆河的沙，看沙有多細；同時深呼吸，感受恆河兩岸的風。你們也在這裡看到各種宗教、教派的儀式。佛陀出世以來，這些風與這些聲音一直吹拂、演奏著，已歷經二、三千年。佛陀並不是反對婆羅門教，或特別反對



(繪圖：林玉葉)

什麼宗教，而是這些宗教可不可以再提昇？所有的宗教都在探尋人活著的真正意義，這是人們亙古的終極關懷。但是生命的意義不是向生活以外的世界去尋求，而是回到你見聞覺知的日常生活，一點一滴、一沙一塵，包括我們生存的世間，包括在你身邊的每一個人，它真正的尊嚴、意義、精神。這是佛教的特色，也是佛陀的教導有別於其他宗教的地方。

我們來到瓦拉那西，踏著恆河的沙。現在是乾季，我們所踏的地方是東岸的河床。雨季一來，恆河的水就把河床漲滿了。印度人說，恆河的水是聖水。大家可以喝一口河水。（有人說不敢。）所謂的神聖，是賦予宗教的意義，包括你家裡點油燈。油燈的油，神不神聖？點燈以後，拿到廚房去炒菜好嗎？（眾答：不好。）為什麼不好？儘管同樣是油，宗教上另有不同層次的象徵意義，放在肚子裡的又是另一個層次。於是我們的現實世界形成好幾重的空間感覺。所以神聖存不存在？存在的。大家要相互尊重彼此的差異。印度人說：在恆河岸邊沐浴是神聖的；死亡在恆河邊焚化，並把骨灰推入恆河是神聖的，這是宗教信仰，也是古老的文化信仰，是應該要尊重的。但一旦數量大到超過某些負荷，人們要理性來看待這件事。他們每天清晨到河中沐浴，在河邊焚屍，提水回去供佛，都是非常虔誠，相信這樣可以升天。在他們的心靈裡，相信有個神聖空間，既是在現實世界，也超越現實世界。

今天大家來到瓦拉那西的恆河岸邊，相信佛陀也曾踏過這段河岸。我們緬懷佛陀，思惟著佛陀說過的真理。一路走來，不斷地踏上佛陀走過的每個足跡。有關恆河的故事非常多，現在我來講《楞嚴經》裡的一段，這是最感動的故事：有一天，波斯匿王告訴佛陀說：「從我有記憶以來，媽媽常常牽著我的小手，渡過恆河去拜謁濕婆天神。媽媽牽著我的手，我一直能感覺到媽媽溫暖的手。」

波斯匿王在對佛陀說這些話時正是62歲，他與佛陀同年同月同日生。佛陀問：「大王！以你現在的年齡，顏貌何如童子之時？」波斯匿王說：「當然不一樣了。孩孺時皮膚柔嫩充潤，那能相比呢？十年前，我53歲還健壯，如今我的牙齒掉得差不多，頭髮稀疏斑白，皮膚有皺紋。世事遷移，身邊的人事一直在更替，都不一樣了。」佛陀又問：「你第一次看恆河的水是幾歲？」「大約3歲。後來4歲、5歲……，年年都去。」佛陀說：「13歲看恆河跟3歲看時一樣嗎？」「一樣。當我走過恆河，我都用我的眼睛看河裡的水。從前看著這些水，水就這樣一直地流。」佛陀又問33歲、43歲、53歲比之於前面的呢？現在跟53歲比起來呢？波斯匿王說：「今年我還是從那裡走過，我看河裡的水還是這樣地流，一時一刻都沒有停，從來沒有改變過。」佛陀說：「是的，從來沒有改變過。」

這是《楞嚴經》裡的一段，很美很美，我好喜歡。波斯匿王在說媽媽牽著他的手，那種微溫的感覺一直還存在，它還留在那裡。世事縱然變遷，剎那卻已成為永恒。我們來到這裡，你觸摸一下河水，拾取一把恆河沙，感受當下的感受，也把這個感受帶回去。在你的印記中，手中永遠有一點點溫暖，有一點點熱氣。《楞嚴經》裡的這一段，本來在講每一個人都具有佛性。佛性在修學的過程中需要點醒它。而佛性又是什麼呢？就是當下這一念的覺知。

大家可以帶一點恆河沙回台灣，告訴你的親朋好友說：「我去印度朝聖，沒有什麼東西好送，送你一點恆河沙。」恆河沙帶回去以後作功課加持。平常你們已經在作功課，現在我們有具體的恆河沙，就作功課加持。念心經、大悲咒或者是念佛、讀誦大乘經典。如果你想讀《楞嚴經》，你就開始讀。到明年(2009)香光山寺傳戒動土，你加持的這些恆河沙可以灑在香光山的土地上，祝福所有來山的人也跟我們一樣，追溯那法的源頭，一起發願追隨佛陀。

戀戀恆河

釋自類

遠處建築物的燈光，映照在河面上，若絲綢、若銀緞、若琉璃，不管岸邊是白色的燈，或是黃色的燈，都令人目不暇給，好像就置身在夢幻的國度中，這就是我朝夕戀戀的恆河嗎？真不敢相信，我又再次來到這裡。

拜訪恆河的那天，我們起個大早，在昏暗的路燈下，一行人摸黑浩浩蕩蕩地踩在通往恆河的小路上。只聽見好心人士此起彼落驚呼著：「小心牛糞！請傳話下去！」在狹窄的巷道裡，有一些印度人捲縮著睡在角落邊，當時溫度極低，不知他們在夜間如何度過的，我突然覺得好冷。一路上少了白天糾纏的乞討，除了腳程變快，思緒也快速轉換。

到了恆河岸，天色仍是灰濛濛的一片，而河邊的燈及映照在河上的光，卻相互映照，另成一番氛圍。約二十多人便坐滿了一艘小小的船，真是超厲害的。不知是否超載？沒人提出，也沒人擔心，大夥兒就像一群小朋友，乖乖地坐在船上。

只見印度小孩一個個出現在每一艘船前，兜售竹籃內的小燭小花，導遊統一處理，每人發一份，除了蠟燭，還配上一朵小花。

虔敬地將蠟燭點上，祈願佛的慈光加被眾生離苦得樂、吉祥平安，再輕輕放入恆河。當大夥兒紛紛將自己的一盞燈放到河面上，我發現自己的那盞燈，在我的注視下，放大，放大，再放大。黑黝黝的河面，竟被一盞盞的燈點亮了。遠處建築物的燈光，映照在河面上，若絲綢、若銀緞、若琉璃，不管岸邊是白色的燈，或是黃色的燈，都令人目不暇給，好像置身在夢幻的國度中，這就是我朝夕戀戀的恆河，真不敢相信，我又再次來到這裡。



◎黑黝黝的恆河，竟被一盞盞燈及一個個願給點亮了。（攝影：林佑增）

船的速度並不快，但一下子便到了東岸的沙灘上。天色也漸漸亮了，但看上去仍是灰濛濛的一片天，看來今晨是無緣見到日出了。上回來此的日出畫面，已成為記憶中的傳奇，猶若神話般的不真實。

到了對岸，鑪法師先以她優美的文詞與音聲帶我們觀想佛陀所走過的恆河，讓我們如臨聖境，接著由法師們帶領大眾作早課。

恆河岸邊的風大霧大，腥腥鹹鹹的空氣，附著在臉上。河水有節奏地輕動著，和著大眾的大悲咒，一聲聲撫慰著各族類的眾生。誦完大悲咒，又到了大眾期待的時刻——聆聽悟師父精彩的開示。

此時，天已大亮，今早大霧，沒有陽光普照。這一路行來，是歡樂愉悅，仍是歡樂愉悅。但常看到一種情況，只要師父講話，總會聽到啜泣的聲響，這真是一趟知性和感性交織的聖地之旅。可是截至目前，我都還保持理性多於感性。

悟師父在恆河岸邊開示，生動立體地呈現《楞嚴經》中波斯匿

王與佛陀之間的對話。其中一段，悟師父用著感性的語調如此陳述：「我記得小時候，母親常常牽著我的小手。我跟著母親的腳步，走過恆河的橋，到印度廟去祭拜……我當時一直能感受到母親手中的溫度……。」

師父的語音是如此的柔美溫潤，字字觸動我的心弦，被撥動的當下，那內在的酸楚瞬間生起。我腦中浮出母親握住我手的景象，那溫溫潤潤、慈愛的感覺再度被喚醒，我的手心彷彿握住母親手的餘溫，這溫暖回送到我的心頭。我似乎又握到母親牽著我的手，目送我離開家門。那一段母親垂垂老矣的歲月，每一次回家省親，要再回僧團時，向母親揮手say bye bye時，都在心中隱隱的疼著，我都在心中自問：「可是最後一次的相見與告別嗎？」母親過世前後的點滴，那一幕幕此時如浪潮襲捲而來……。

悟師父的開示才一半，我的眼淚便已成串落下，一發不可收拾，涕泗跟隨而來。不想擦它，以免動作太大，擾亂一起聽法的佛子們。自忖反正前面只有師父，其他人看不到，於是任其流洩。沒想到我們的寶貝師父，卻說道：「此行，印度之旅能夠成辦，除了我悟師父，還有其他法師。法師們，請站出來！……」

這下好了！我忙不迭地又是擤鼻涕，又是擦淚水。往往最糗的事，我們最不想讓人知道，卻常常是在眾目睽睽之下曝光，真是遜斃了。好吧！師命難違，管他紅鼻子、紅眼睛，趕緊站到前面去。但是，在悟師父慈音的伴奏之下，已經分不清是淚水或鼻涕，更是串串落下，無法止息，不給情面。

悟師父提醒大眾，帶一些恆河沙回台灣送人，這是最好的禮物。聽完開示，大家便開始拿出大大小小的容器、塑膠袋裝恆河沙。流過淚的心是亮的。將恆河沙放入寶特瓶時，想起上回來時，恆河畔的小女孩伸出黑黑的手乞討。當時，謹記導遊的囑咐，不可

以給錢，但看她黝黑的皮膚，滄桑小臉，瘦弱的身軀，真令人不忍。再看看其他印度小孩離得尚遠，應該不會造成爭奪，趕緊將身上僅存的餅乾交給她。她咧嘴一笑，好美的小女孩，我看傻了！才一眨眼，她突然搶走我手中的寶特瓶，我嚇了一跳，只見她快速地為我裝沙，又將瓶子放在沙地上，用力抖幾下，只見沙子沉下去，瓶子又多出許多空間，她反覆作了許多次，直到瓶子裝滿為止，才滿臉燦爛微笑地交還我。

大家還忙著裝沙、照相時，已有人在催促「上船了！」大夥兒登船，思緒尚留在岸邊。船行一半，不知由何處飛來了一群海鳥。兜售鳥食的船馬上靠過來，詢問我們：「要不要買鳥食？」

大家很有默契搖搖頭，順手將其船推開，最怕在河水中，遭到前後夾殺。海鳥一群一群飛過來，我拿出背包裡剩餘的一點乾糧，捏碎後，分一些給同船的人，可與海鳥結緣。乾糧一下子便被吃光了，一隻隻又飛走了。

美麗輕輕靠過來問我：「師父，我這裡還有餅乾，要不要？」「好啊！布施出來，一人發幾片，讓大家與海鳥結緣。」餅乾捏成小小片，一撒出去，海鳥們又成群結隊飛回船邊，搶吃餅乾，乍看之下，好像海鳥伴著船行，好幸福喔！淑汶與秋霞也抓住機會，快快拍下精彩的鏡頭。

只見悟師父坐的那艘船也行至附近，秀滿與得裕等人問：「師父！我們趁這時候唱燃燈之歌祝悟師父生日快樂！」「嗯！好點子，」自願與駒法師便帶著同船的人一起唱，雖然當下悟師父不知這是大眾的獻唱，但練了好久的歌，藉此因緣表達一下，滿大家的願，也不會遺憾了！這時，隨車的導遊，也拿著一張小紙條跟著哼。很好奇，他竟然看得懂中文，一看之下，才知他用音抓準韻律，和著節拍哼唱，真有音樂細胞。我觀察他，也是一臉歡喜虔誠祝禱，導遊



◎我們唱著佛曲一首接一首，群鳥也來跟我們一起唱和。（攝影：林侑增）

他真是聰明。

我們唱完一首，另一艘船也接唱另一首佛曲，此起彼落，好不歡樂。整團的人，雖分乘不同的船隻，卻在河面上以佛曲唱和著，還有雄深的恆河水流伴奏著——剛來時，以光明、花香、許願修供養；回去時，卻用歡樂的佛曲歌聲修供養。——此行朝聖之旅，大家以歌聲祝福我們的團長生日快樂，形成了另一個沸點與交集，是留在我心中最最鮮明的一幕。

回到台灣好長一段時間了，印度朝聖之旅，我仍惦念著佛陀在菩提樹下成道的身影，我更將美若夢幻的恆河水，化成我天天的思念：清晨打開水龍頭，捧住一手心的水時，便會想起恆河的水！想起佛陀接引我的手！

「給我一瓢恆河水呀/恆河水/那是生生世世母親的血/那是生生世世父親的汗……」心中低吟余光中「鄉愁四韻」的旋律，套上對恆河思念的詞兒，祈願：

「佛的法音滲入每一滴水、每一個毛孔，遍滿虛空十法界，接引如恆河沙量無可數計的眾生……」

後記

Postscript

from Luminary Publishing Assoc



旅途後的話別

文/釋見錄 照片文字/簡伊伶

你永遠不是你自己，
你總是剛剛來到這裡，
從一開始你就在此地。 帕茲/輪迴

◎當飛機滑離德里機場的跑道，此趟印度朝聖之旅，終將劃下圓滿的句點。

(攝影：簡伊伶)



2008年12月21日晚上十點，我們這一團人在台灣桃園機場現身。之前在印度的十日，已擺放到記憶一角。點數著行李，在效率極高的台灣機場（跟印度比起來，真可以這麼讚嘆台灣），不一會兒，大家已相互道別，患難十天（去印度旅遊有這麼辛苦嗎？）的真情，是此次印度朝聖之後最動人的禮物。

感恩



◎感恩悟師父及所有隨行法師們的費心關照與安排。還有默默在背後支持我們的尼僧團法師們。

(攝影：林士銘)

此行順利圓滿，先是感恩團長悟師父的慈悲成全：領著我們踏上佛陀故鄉，並在每個聖地主持共修，為我們具體勾勒佛陀慈悲智慧的一生。

也感謝主辦單位台北印儀學苑，尤其是監院自淳法師。不僅在行程、路線、朝聖共修，甚至大伙出門的旅行裝束等都設想周全，費心萬分。一路上，他可是舉著自個兒腫脹的右腳陪著大家走完全程。當然，諸位法師：心鏡法師、見臻法

師、見翰法師、見瓚法師、自顛法師、見享法師、自巽法師、自駒法師、見寂法師、自煦法師等，不辭辛苦地與大家同行，同結一份法緣，著實也是「就感心」。

感動的還有此行所有團員。縱使聖地在今日看來寥落斑駁，只能靠著坍塌的磚頭基座來捕捉幾許遠逝的過往，在面對旅程的艱苦與不方便時，大家仍願意容忍與投入，彷彿是意會到：踏上佛國是此生必經之路，是所有佛教徒的天然使命，何必在乎沿途的風險！不知不修佛法，才是生命最遺憾。

難言的旅程

回到台灣，許多人問：「怎麼樣？」如同出發前百般揣摩，朝聖印度佛跡一圈回來，還是一言難盡——當你注視印度的鄙陋時，它會閃起耀眼的光亮；而當你崇仰它的偉大，它又會轉過身來讓你見到滿目瘡痍的後背。

菩提伽耶那晚，我們正集合準備上車。一位

◎再來一張合照吧！在印度發生的每一個場景，每一幕插曲，將是每一個人與佛陀間的約定。這些都將留在每一位團員的心中，各自珍藏。

（照片提供：林士銘）



跟在旁邊乞錢的小孩，突然蹲下抱住一位女居士的左小腿，頭深深埋在那人的腳板上，好久好久，動也不動。那位居士嚇到了，手足無措，周邊的我們，也手足無措。後來，導遊走過來一腳踢走他。小孩被呵斥趕離，瘦弱的他看來才三、四歲，總要抬頭看著這些高壯的大人，而將頭埋在他人的腳時，他又是什麼樣的心情？

印度人相信的「業」是這麼說的：我們就是前世所造的業的結果。因此，我們所承受的苦難既真實也不真實。我們可以藉由清除業障，並使自己在下次轉世時更幸福。怎麼可以將一切推給前世與業？我實難接受只有「業與命運」的說法，窮困、卑屈、污穢、歧視，社會國家沒有責任嗎？此時此刻的你我，難道沒有責任嗎？

一晚，小孩將頭埋在他人腳下那卑微弓起的背影，竟然入夢來。夢醒，無言的夜。我笑自己還是年少輕狂了些。生命，不只是責任，還有選擇。而我選擇了在這無言的夜，做了一個令自己感傷的夢。

向諸位報告

洗刷行李箱時發現，印度的灰塵真多；整理印度行的心情時發現，印度給我的衝擊真多。一位21世紀的台灣尼僧西行印度，她所帶回來的想法、心得，與七世紀的僧人玄奘所見所聞差別在哪？不敢與高僧相較，問一聲「彼與吾何別？」只是前追古人的自許！

匆忙短促，總會有遺落的目光。所呈顯給大家的，是自己步履所走出來的片段，它可能既不詳細又錯誤許多。這是個彙報，向自己的生命、自己的信仰十分坦誠的彙報。



印度半島佛教主要聖地圖

印度簡史年表

編輯組整理

公元	印度簡史	佛教記事	世界記事
B.C.	◎史前印度 距今約50萬年前，印度就有了遠古先民，他們過著刀耕火種、漁獵採集的生活。		◎美索不達米亞成立蘇美都市
2500 1500	◎B.C.2300-1500，哈拉帕文明(印度河文明)。 此文明主要人種是達羅毗荼人，語言文字為古達羅毗荼語，亦有精美的藝術品。範圍北起喜馬拉雅山南麓，南至納巴達河，西自伊朗的莫克蘭海岸，東達恆河平原。印度河文化是城市文化，城市建設、政權體制發展出相當高的水平。農業、畜牧、商業等都相當發達，雖還使用石器，但也已使用青銅黃銅等工具。此文明突然衰落，說法不一，其中生態環境遭受破壞而導致嚴重後果，是目前較有說服力的說法。		◎埃及的佐塞王及庫夫王建設金字塔 ◎比泰多王國鍊鐵技術發達 ◎摩西帶領以色列人出埃及 ◎2183-1751，中國夏朝 ◎1738-1111，中國商朝 ◎1111-770，中國西周
1500	◎B.C.1500-1000，雅利安人進入南亞次大陸。 ◎梨俱吠陀時期，雅利安文化擴展到恆河流域。		
1000	◎B.C.1000-500，後期吠陀時期。 印歐民族雅利安人來到了印度河流域，並逐步擴展至恆河流域。此期創造出超過以往的高度發展文明，稱為「吠陀時期」。雅利安人創造出四部吠陀詩歌，亦即〈梨俱吠陀〉、〈娑摩吠陀〉、〈耶柔吠陀〉和〈阿闍婆吠陀〉。吠陀意思指「神祕的知識」，是雅利安人的文化聖典。 四部吠陀經（Vedas）也是印度歷史上最早的文學作品。吠陀文學之後，印度出現了兩大史詩，即「羅摩衍那」和「摩訶婆羅多」，反映了雅利安人告別了游牧生活，建立起複雜的政治和社會制度的實體。 ◎婆羅門教形成，種姓制度產生。		◎所羅門王統治以色列

公元	印度簡史	佛教記事	世界記事
B.C.	◎ B.C.1000，開始使用鐵器(瓦拉那西)。		◎ 亞克曼尼斯王朝成立了波斯大帝國
600	◎ B.C.700-600，奧義書哲學，六派哲學興起。 ◎ B.C.600-400，蘇修那迦王朝。 ◎ B.C.600，北印度十六列國並立(摩揭陀、拘尸那羅等國隆盛)。 ◎ B.C.544，頻毗娑羅王開始統治摩揭陀國。 ◎ B.C.516，波斯國王大流士率軍入侵印度。 ◎ 耆那教創始人大雄(B.C.599-529，生卒年代有不同說法)。	【根本佛教】 ◎ B.C.511，釋迦牟尼佛誕生	◎ 蘇格拉底誕生 ◎ 771-403，東周春秋 ◎ 孔子 551-479
500	◎ B.C.491-459，頻毗娑羅王死在獄中，阿闍世即位。 ◎ B.C.424-321，難陀王朝Nanda。 · 西元前6世紀，北印度出現了十幾個國家，其中最為強大的是摩揭陀國。難陀王朝是最早建立在摩揭陀國基礎上的王朝，但實際上，他們並沒有形成一個帝國。	◎ B.C.482，佛陀出家 ◎ B.C.476，佛陀悟道 ◎ 佛陀鹿野苑初轉法輪 ◎ B.C.431，佛陀涅槃。第一次結集 【原始佛教，431-300】	◎ 403-221，東周戰國
400	◎ B.C.350，大語法家帕尼尼著書規範梵語。 ◎ 婆羅門教衰落，「沙門」思想興起。 ◎ 迦毗羅與數論哲學的建立。 ◎ B.C.327，亞歷山大入侵印度，到達塔克西拉。 ◎ B.C.322-185，孔雀王朝Maurya。 · B.C.324年，經過征戰，出身於孔雀族的旃陀羅笈多建立孔雀王朝。 · B.C.268~232年，旃陀羅笈多的孫子阿育王統治時期，孔雀王朝發展到了全盛時期，帝國版圖幾乎包括整個南亞次大陸。這是印度歷史上第一個地域遼闊的統一大帝國。 ◎ B.C.300-288，敘利亞王國的使節麥伽斯特尼來印度，留下《印德加》的記錄。 ◎ B.C.240-AD.236，南印案達羅王朝。	【部派佛教，300-50】 ◎ B.C.331年，第二次結集。佛教初分上座、大眾二部 ◎ B.C.250年，第三次結集，編纂佛教巴利三藏 ◎ 前3世紀，阿育王皈依佛教。佛教成為印度國教，各地陸續建立石刻和石柱，開鑿石窟 ◎ 摩哞陀尊者帶領上座部僧團進入斯里蘭卡	◎ 323-30，托勒密王朝埃及王國 ◎ 312-64，塞琉古王朝敘利亞王國 ◎ 221-206，秦朝 ◎ 206-A.D.8，中國西漢
300			
200	◎ B.C.185，孔雀王朝滅亡。 ◎ B.C.185-73，熏迦王朝Sunga。 ◎ 前2-前1世紀，希臘人、塞種人、安息人先後侵入。		◎ 139，張騫出使西域

公元	印度簡史	佛教記事	世界記事
B.C. 200 100	<p>◎ 180，印度教興起。</p> <p>◎ 163-130，希臘人彌蘭陀王建都夏卡拉，支配了西北印度。</p> <p>◎ 150-105，巴查、卡爾拉、阿姜塔第九、第十窟群開始動工。</p> <p>◎ 120，《薄伽梵歌》原型出現，南印度桑伽姆大學建立。</p> <p>◎ 73-28，卡奴瓦王朝。後為案達羅王朝所滅。</p>	<p>◎那先比丘為彌蘭陀王說法</p> <p>◎印度積極啟建巴赫特塔，又擴建桑奇佛塔，大乘信仰始萌芽</p> <p>◎ B.C.185年，熏迦王朝補砂密多羅國王推行排佛政策，稱「中印度法難」</p> <p>◎前2世紀前後 · 佛教過蔥嶺向西域傳播· 上座部第四次結集</p> <p>◎前2年（西漢哀帝），佛教漸傳入中國</p>	<p>◎ 64，敘利亞王國成為羅馬屬地</p> <p>◎ 37，高句麗成立</p> <p>◎ 27，羅馬大帝國往東方拓展</p> <p>◎ B.C.4 A.D.30，耶穌基督在伯利恆誕生</p>
A.D. 0 100 200	<p>◎ 25，大月氏建貴霜王國，南下入侵次大陸。</p> <p>◎ 60，《薄伽梵歌》定型。</p> <p>◎ 100，《摩奴法論》形成。</p> <p>◎ 78-123，貴霜王朝第三代迦膩色迦王即位。其信佛，期間弘揚佛教。</p> <p>◎ 128，犍陀羅佛教美術隆盛。</p> <p>◎ 200，貴霜王朝衰落。</p>	<p>【初期大乘佛教，B.C.50~A.D.250】</p> <p>◎ 6—515，大乘佛教弘傳至全印度</p> <p>◎ 67（東漢明帝），佛教正式傳入中國漢地之始。隔年，洛陽建白馬寺，為中國最早的佛教寺院</p> <p>◎ 1世紀中後葉，犍陀羅等地佛教美術盛行。</p> <p>◎ 貴霜王朝迦膩色迦王舉行「第四次結集」</p> <p>◎ 馬鳴、龍樹、提婆等宗教詩人、思想家輩出</p> <p>◎ 148年（東漢），僧人安世高到中土，小乘佛教理論系統傳入</p>	<p>◎ 9-23，中國新朝</p> <p>◎ 23-220，中國東漢</p> <p>◎ 57，後漢光武帝授與「倭奴國王」金印</p> <p>◎ 105，蔡倫改進造紙術</p>
300	<p>◎ A.D.319，笈多王朝Gupta建立。旃多羅笈多一世統治開始。</p> <p>· 西元320，摩揭陀地區的一個小國再度強盛，建</p>	<p>【中期大乘佛教，250-440】</p> <p>◎古印度佛學研究中心在那爛陀寺建立</p>	<p>◎ 220-589，中國魏晉南北朝</p>

公元	印度簡史	佛教記事	世界記事
A.D. 300	立了笈多王朝，勢力不斷擴大，統一了印度。和孔雀王朝一樣，笈多王朝也是印度歷史上的鼎盛時期。中國東晉時期的法顯和尚遊歷印度後所述說的太平盛世，就是笈多王朝。	◎260年（三國），僧人朱士行西行達于闐。是為中國僧人西行求法之始 ◎彌勒（330-380） ◎無著（336-405） ◎世親（361-440） ◎366，敦煌千佛洞開始動工 ◎372，佛教傳至高句麗 ◎399-414，法顯訪印度	◎375，日耳曼民族開始大遷移
400 500 600	◎A.D.401，梵語文學全盛。 ◎A.D.405，《摩訶婆羅多》及《羅摩衍那》兩大敘事詩完成。 ◎A.D.460-6世紀初，白匈奴人多次入侵。 ◎A.D.500，笈多王朝衰落，印度教興起。 ◎6世紀，南方帕那瓦國興起。 ◎606-647，戒日王帝國。 伐彈那王朝的戒日王稱雄北印度。戒日王大力宣揚佛教，藉以鞏固其統治。中國唐代高僧玄奘就是在這個時期雲遊印度。玄奘在印度弘法講經，得到了戒日王極高的禮遇。其《大唐西域記》不僅描述了戒日王時期的宗教活動，還記載了當時印度各方面的發展，是不可多得的珍貴史料。	【後期大乘佛教，440-800】 ◎412，覺音以巴利文寫定三藏 ◎460，雲崗石窟開始動工 ◎465，白匈奴入侵且破佛 ◎470，那爛陀寺興建 ◎佛護（470-540） ◎628-645，玄奘到印度遊學 ◎673-685，義淨遊學印度	◎589-618，中國隋朝 ◎618-907，中國唐朝 ◎627-649，中國貞觀之治 ◎645，日本大化革新 ◎661，撒拉遜帝國(伍麥葉王朝)成立
700	◎712，阿拉伯人佔領信德。 ◎8世紀中-10世紀末，普羅蒂訶羅、帕拉、拉喜特拉庫特在北印爭霸。 ◎750前後，帕拉王朝。 ◎750前後，印度教性力派出現。喀什米爾的濕婆派興起。 ◎750前後，印度教思想家商羯羅(八世紀)與吠檀多學派的影響擴大 ◎711-713，回教軍團入侵印度地區。	◎747，寂護及蓮花戒入藏 ◎795，蓮花生入藏，印度佛教成正統	◎713-741，中國開元盛世

公元	印度簡史	佛教記事	世界記事
A.D. 1000 1100 1200	<p>◎ 800-1400，西北印度被拉其普特人統治。</p> <p>◎ 1001-1030，迦茲那王朝馬哈茂德入侵印度，印度開始回教化。</p> <p>◎ 思想家羅摩奴（1050-1137）。</p> <p>◎ 1175，古爾國穆罕默德·古爾開始入侵。</p> <p>◎ 1192，戈爾王朝征服北印度。</p> <p>◎ 1196，巴赫蒂亞爾·哈爾奇軍團攻佔比哈爾地區，那爛陀、菩提伽耶崩壞。</p> <p>◎ 1206-1290，穆罕默德·古爾被刺，奴隸王朝建立，德里蘇丹五朝開始。</p> <p>◎ 1241起，蒙古人不斷入侵。</p> <p>◎ 1265-1286，巴勒班統治。</p> <p>◎ 1290，德里蘇丹國奴隸王朝滅亡，卡爾吉王朝建立。</p> <p>◎ 1290-1320，卡爾吉王朝Khalji。</p> <p>◎ 1292起，蒙古人又不斷入侵。</p> <p>◎ 1292，馬可波羅陪著嫁到伊兒汗國的闊闊真公主，到達南印度。</p>	<p>【後期大乘佛教，800-1200】</p> <p>◎ 842-845，唐武宗滅佛</p> <p>◎ 十世紀，巴米揚佛教石窟陸續鑿成。</p> <p>◎ 1112-1201，柬埔寨建吳哥寺</p> <p>◎ 1203，伊斯蘭教大軍燒毀印度超行寺，以此為標誌，佛教在印度本土基本消亡</p> <p>◎ 1253（南宋理宗），日本僧人日蓮創日蓮宗，往生淨土為旨</p>	<p>◎ 880，安孔同創建吳哥窟</p> <p>◎ 907-960，五代十國</p> <p>◎ 960-1279，中國宋朝</p> <p>◎ 1206-1368，中國元朝</p>
1300 1400	<p>◎ 1320，卡爾吉王朝滅亡，圖格魯克王朝建立。</p> <p>◎ 1320-1413，圖格魯克王朝Tughluq。</p> <p>◎ 1336，南印維閣耶那伽爾國建立。</p> <p>◎ 1347，南印巴曼尼國建立。</p> <p>◎ 1398，帖木兒入侵。</p> <p>◎ 羅摩難陀，（14-15世紀初）。</p> <p>◎ 1414，圖格魯克王朝滅亡，薩依德王朝建立。</p> <p>◎ 1414-1451，薩依德王朝Sayyid。</p> <p>◎ 1451-1526，洛提王朝Lodis。</p> <p>· 戒日王之後，北印度又陷入分裂狀態。南方喀米爾也曾建立起強盛的王國，但未能擴及北印度。此時，北印度受到伊斯蘭教勢力的入侵，曾經建立的德里蘇丹國，幾乎遍及整個北印度</p> <p>◎ 16世紀初，納納克(1469-1538)錫克教創立。</p> <p>◎ 1498，瓦斯科·達·伽馬航海至印度（發現印度航線），是西方殖民主義勢力進入印度之始。</p>	<p>◎ 1322（元英宗），《磧砂藏》全部刊出，歷時92年</p> <p>◎ 1490，日本京都金閣寺創建</p>	<p>◎ 1368-1659，中國明朝</p> <p>◎ 1405-1433，鄭和七次下西洋</p> <p>◎ 1492，哥倫布發現新大陸</p>
1500	<p>◎ 1510，葡萄牙人占領果阿。</p> <p>◎ 1526-1857，蒙兀兒帝國Mughal。</p>	<p>◎ 1573-1620（明神宗），晚明四僧蓮池、</p>	<p>◎ 1517，路德改革宗教</p>

公元	印度簡史	佛教記事	世界記事
A.D. 1500	<p>10世紀之後，突厥人、阿拉伯人、阿富汗人、波斯人等陸續入侵印度。他們一方面給印度帶來戰火和災難，同時也帶來了伊斯蘭文明。到16世紀，蒙古成吉思汗和帖木兒後裔巴布爾開始擴張，他從今天阿富汗的喀布爾一直打到印度的德里，1526年，他自封為印度斯坦大帝，建立了蒙兀兒王朝。蒙兀兒就是蒙古之意。蒙兀兒王朝是印度歷史上最後一個王朝。儘管出現過胡馬雍、阿克巴(Akbar)、沙傑汗等傑出的皇帝，蒙兀兒王朝最後還是未能擺脫衰敗的命運。</p> <p>◎ 1534，庫夏拉特割讓孟買諸島給葡萄牙人。</p> <p>◎ 1540，謝爾沙在比爾格戰役擊敗胡馬雍，建立蘇爾王朝。</p> <p>◎ 1542，法蘭西斯科·薩維爾開始在哥亞傳教。</p> <p>◎ 1555，胡馬雍推翻蘇爾王朝，恢復蒙兀兒帝國。</p>	<p>憨山、藕益、紫柏弘佛，嘉靖以來佛教衰退之勢得以改觀</p>	<p>◎ 1543，葡萄牙人航至種子島(傳來大砲)</p> <p>◎ 1549，法蘭西斯科·薩維爾航至日本</p> <p>◎ 1590，豐臣秀吉統一天下</p>
1600	<p>◎ 1600，英國東印度公司成立。</p> <p>◎ 1602，荷蘭東印度公司成立。</p> <p>◎ 1632-1653，蒙兀兒王朝第五任夏賈汗，泰姬瑪哈陵動工。</p> <p>◎ 1639，英國東印度公司占領了葡萄牙的馬德拉斯商館。</p> <p>◎ 1653，英國東印度公司在馬德拉斯築聖喬治要塞。</p> <p>◎ 1656，馬拉特人反蒙兀兒起義，1674年建立馬拉特國家。</p> <p>◎ 1664，法國東印度公司成立。</p> <p>◎ 1668，英國東印度公司得到孟買。</p> <p>◎ 1686，英國東印度公司發動對蒙兀兒帝國的戰爭。英國東印度公司轉移根據地到加爾各答。</p>		<p>◎ 1661-1911，中國清朝</p> <p>◎ 1662，鄭成功收復臺灣</p>
1700	<p>◎ 1707，奧朗澤布去世，巴哈杜爾沙繼位，蒙兀兒帝國走向解體。</p> <p>◎ 1708，聯合東印度公司成立。</p> <p>◎ 1747年起，阿富汗人開始多次入侵印度。</p> <p>◎ 1772，英國東印度公司接管孟加拉統治權。</p> <p>◎ 1799，英國掌握南印度。</p>		<p>◎ 1758，荷蘭的勢力進展到爪哇</p>

公元	印度簡史	佛教記事	世界記事
A.D. 1800	<p>◎ 1802，「梵杜」成立，廢止寡婦殉葬制。</p> <p>◎ 1813，英議會取消東印度公司對印貿易壟斷權。</p> <p>◎ 1817-1818，英國剩下北印度，大致上掌握了新加坡領土。</p> <p>◎ 1833，英議會取消東印度公司貿易權利。</p> <p>◎ 1848-1849，第二次英錫戰爭，旁遮普被兼併。</p> <p>◎ 1851，英印協會建立。</p> <p>◎ 1852，孟買協會建立，馬德拉斯本地人協會建立。</p> <p>◎ 1857，米魯特起義，印度大起義開始。德里陷落。</p> <p>◎ 1857-1947，英國統治時期。</p> <p>歐洲人開始把目光投向印度，是葡萄牙探險家瓦斯科·達·伽馬到達印度之後。17世紀，西班牙、荷蘭、英國和法國等歐洲列強開始了對印度的侵略。英國成立「東印度公司」，以貿易為名，從印度南部和東部逐漸擴張勢力，經過一百多年的侵略戰爭，到1849年，英國人終於併吞了整個印度。</p> <p>◎ 1858，英議會通過《印度政府法》，規定印度由英王接管。鎮壓西伯伊叛亂，蒙兀兒帝國滅亡。</p> <p>◎ R·泰戈爾(1861-1941)。</p> <p>◎ 維維卡南達(辨喜)(1863-1902)。</p> <p>◎ 甘地(1869-1948)。</p> <p>◎ 1870，孟買與加爾各答間的鐵路開通。</p> <p>◎ 1877，英國女王宣佈兼任印度皇帝。</p>	<p>◎ 1871，緬甸舉行第五次結集，並建白色石經塔林。</p> <p>◎ 1891，國際佛教組織「摩訶菩提會」創設於可倫坡</p> <p>◎ 1892，印度佛教徒在加爾各答創「佛教聖典協會」。</p>	<p>◎ 1812，拿破侖遠征蘇俄</p> <p>◎ 1840，中英鴉片戰爭</p> <p>◎ 1848，馬克斯、恩格爾共產黨宣言</p> <p>◎ 1861，美國爆發南北戰爭</p> <p>◎ 1869，蘇伊士運河開通</p> <p>◎ 1894-1895，甲午中日戰爭</p> <p>◎ 1895，中日《馬關條約》簽訂，台灣成為日本殖民地</p>
1900	<p>◎ 1906，全印穆斯林聯盟成立。</p> <p>◎ 1911，遷都德里。</p> <p>◎ 1913，泰戈爾獲諾貝爾文學獎。</p> <p>◎ 1914，印度被拖入第一次世界大戰。</p> <p>◎ 1915，甘地回到印度，著手反英運動。</p> <p>◎ 1920，國大黨接受不合作策略，甘地領導權的確立。</p> <p>◎ 1921-1922，第一次不合作運動。</p> <p>◎ 1929，國大黨決定開展不服從運動。</p> <p>◎ 1930，為反對《食鹽專賣法》，甘地發動「食鹽</p>	<p>◎ 1906-1909（清光緒、宣統之際），法國伯希和入華考察中國西北石窟，盜走敦煌寫本</p> <p>英國、日本等在中國西北考察，竊取大量佛教文物</p> <p>◎ 1922，英國學者李斯·大衛斯卒。曾入斯里蘭卡研究佛教，組織</p>	<p>◎ 1912-迄今，中華民國</p> <p>◎ 1914-1918，第一次世界大戰</p> <p>◎ 1929，美國股市大跌，引致世界經濟大蕭條</p>

公元	印度簡史	佛教記事	世界記事
A.D. 1900	<p>進軍」，是為第二次不合作運動。</p> <p>◎1934，停止不服從運動。</p> <p>◎1942，甘地發動「立即退出印度運動」，為第三次不合作運動。未幾遭印度政府鎮壓。</p> <p>◎1939，印度被拖入第二次世界大戰。</p> <p>◎1947，印度西部（稱西巴基斯坦）和東孟加拉（稱東巴基斯坦）脫離不列顛獨立，成立巴基斯坦自治領。次日印度獨立，成立印度自治領。</p> <p>◎1948，第一次印巴戰爭爆發。甘地遇害。</p> <p>◎1951，印度結束自治領地位，成立印度共和國。施行新憲法，首任首相尼赫魯。印度與中國建立外交關係。</p> <p>◎1953，第一個語言邦安得拉邦成立。</p> <p>◎1954，中印兩國簽訂《關於中國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間通商和交通協議》，其中提出和平共處五項原則。</p> <p>◎1956，巴基斯坦結束自治領地位，成立巴基斯坦伊斯蘭共和國。</p> <p>◎1959，西藏爆發反中國起事，中國鎮壓西藏。西藏宗教領袖十四世達賴喇嘛逃奔印度，在印度成立流亡政府。</p> <p>◎1962，中印邊界中國自衛反擊戰開始。</p> <p>◎1964，尼赫魯病逝。</p> <p>◎1965，印度與巴基斯坦在喀什米爾爆發第二次印巴戰爭。次年1月10日兩國簽署《塔什干宣言》，結束戰爭。</p> <p>◎1966，印巴《塔什干宣言》。印第拉·甘地繼任總理。</p> <p>◎1971</p>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印蘇簽訂《印蘇友好條約》。 ·東巴基斯坦人民聯盟單方面宣佈東巴基斯坦脫離巴基斯坦，成立孟加拉人民共和國。印度出兵支援孟加拉，第三次印巴戰爭爆發。 <p>◎1974，納拉揚領導展開反國大黨的群眾運動。在波卡蘭爆炸一個核裝置。</p> <p>◎1975，錫金成為印度的一個邦。</p> <p>◎1979，納拉揚病逝。</p> <p>◎1984，印第拉·甘地遭暗殺。拉吉夫·甘地就</p>	<p>「巴利文聖典學會」</p> <p>◎1937-1945，日軍侵華，中國佛教文物遭受嚴重破壞</p> <p>◎1954-1956，佛教第六次結集，即仰光結集</p> <p>◎1956，印度司法部長安貝卡於印度龍城率五十萬名賤民支持者，脫離印度教轉而皈依佛教</p> <p>◎1966，中國「文化大革命」開始，中國佛教受到迫害</p> <p>◎1973，日本國際佛教興隆協會在印度菩提伽耶建成日本寺</p> <p>◎1974，迦葉波於印度佛教聖地鹿野苑創建國際佛教研究大學</p> <p>◎1986，世界佛教徒聯誼會召開，議題是「世界和平與尼泊爾和平區」以「開發倫毗尼」等</p>	<p>◎1933，希特勒繼任總理</p> <p>◎1933，羅斯福繼任美國總統</p> <p>◎1937，中日盧溝橋事變</p> <p>◎1939-1945，第二次世界大戰</p> <p>◎1943，開羅會議，發表《開羅宣言》</p> <p>◎1945，聯合國成立，並設安全理事會</p> <p>◎1947，在巴勒斯坦分別成立猶太人和巴勒斯坦人的國家</p> <p>◎1949起，中華人民共和國</p> <p>◎1954，美國和蘇聯在核武軍備上進行競賽，形成核恐怖平衡</p> <p>◎1972，錫蘭制定新憲法，改國號為斯里蘭卡</p> <p>◎1975，越南統一</p> <p>◎1980，兩伊戰爭</p> <p>◎1990，西德與東德統一</p> <p>◎1990，波灣戰爭</p>

公元	印度簡史	佛教記事	世界記事
A.D. 1950	<p>任總理。</p> <p>◎ 1991，拉吉夫·甘地被暗殺。</p> <p>◎ 1992，巴布里清真寺被毀，印境印度教與穆斯林衝突愈發明顯。</p> <p>◎ 1998，印度開始進行核試驗。同月，巴基斯坦亦開始進行核試驗。自此印度和巴基斯坦成為擁核國家，引發南亞地區的核軍備競賽。</p> <p>◎ 1999，印度總理首次出訪巴基斯坦，並與巴基斯坦領導人舉行會面。印巴領導人立誓將消滅兩國的核對抗關係。</p> <p>◎ 1999，印度部隊在喀什米爾地區對武裝組織發動大規模進攻，並宣稱這些武裝分子是通過巴基斯坦滲透進入喀什米爾地區，導致千人喪生。</p>		<p>◎ 1997，英國將香港歸還中國。</p> <p>◎ 1999，澳門回歸</p>
2000	<p>◎ 2001，美國紐約和華盛頓地區發生恐怖襲擊，導致巴基斯坦加入美國的反恐陣營，打擊阿富汗恐怖組織，並鎮壓喀什米爾地區分裂組織。</p> <p>◎ 2001，新德里議會發生自殺性槍手襲擊事件，印度指控巴基斯坦情報機構策劃此次襲擊。12月，印度加強對伊斯蘭堡的制裁，並宣佈在三天內將陸軍部隊部署到巴基斯坦邊境地區。100萬大軍在印巴邊境對峙。</p> <p>◎ 2002，印控喀什米爾地區一輛巴士及陸軍兵營遭到襲擊，導致35人死亡，從而觸發印巴之間新的緊張關係。</p> <p>◎ 2007，不丹結束對印度之附庸國地位。</p> <p>◎ 2008，11月，印度大城孟買26日深夜遭到伊斯蘭激進分子發動血腥恐怖攻擊，約有二百人喪命，三百餘受傷，印度軍方指控此是巴基斯坦情報局所為，印巴關係再度緊張。</p>	<p>◎ 2007，緬甸番紅花革命</p>	<p>◎ 2001，美國911事件</p> <p>◎ 2003，美國發動伊拉克戰爭</p> <p>◎ 2008，美國爆金融危機，稱金融海嘯，引發全球經濟危機</p> <p>◎ 2009，歐巴馬就任美國總統，成為美國首位非洲裔總統</p>

【關懷佛教教育 共創人間淨土】

香光莊嚴雜誌社

Luminary Publishing Association

發行人兼總編輯：釋悟因

執行編輯：釋見錄 簡伊伶

美術指導：雅堂設計工作室

文字志工：宋滌姬 周麗花 陳素芬 陳國瑩

行政志工：朱梅芳 林宛心 邱菊秋 陳淑娥 陳世芬 簡伊萍

社址：嘉義縣竹崎鄉內埔村溪州 49～1 號

49-1,Hsiychoao,Nei-pu,Chu-chi,Chia-I,60406,Taiwan,R.O.C

電話：07-7133891 傳真：07-7254950 郵政劃撥：03308694 香光寺

網址：<http://www.gaya.org.tw/magazine> E-mail:magazine@gaya.org.tw

本刊流通處

香光寺 嘉義縣竹崎鄉內埔村溪州 49～1 號 電話：05-2541267 傳真：05-2542977

紫竹林精舍 鳳山市漢慶街 60 號 電話：07-7133891～3 傳真：07-7254950

安慧學苑 嘉義市文化路 820 號 電話：05-2325165 傳真：05-2326085

定慧學苑 苗栗市福星街 74 巷 3 號 電話：037-272477 傳真：037-272621

印儀學苑 台北市中正區濟南路二段 36 號 電話：02-23946800 傳真：02-23222837

養慧學苑 台中市西區大墩十街 50 號 電話：04-23192007 傳真：04-23192008

香光山寺 桃園縣大溪鎮福安里 11 鄰頭寮 16 號 電話：03-3873141 傳真：03-3873108

製版印刷：中原造像股份有限公司

行政院新聞局局版台誌字第 4548 號 中華郵政台字第 0343 號登記為雜誌交寄

中華民國七十四年二月二十日創刊 中華民國九十八年三月二十日出版

◎讀者若重複收件或需變更地址，請通知各流通處，以便修改。

◎轉載文圖請先徵求同意。

◎感謝財團法人伽耶山基金會於本年度(98年)與本刊合作出版。

ISSN 1027-5126 【非賣品】



一朵開敷的蓮華，表達香與光的意象。有兩種意義：

- 一、華開蓮現，象徵佛性的開顯；
- 二、香光莊嚴，象徵慧光照破無明痴暗。

香與光的結合蘊涵著香光尼僧團

悲願、力行、和合的理念，期望有志者一起同行，教育自己，覺悟他人，共同活出「香光莊嚴」的生命。